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號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號

CH

KDI  
ISSN C  
\$1.00 S



# 蕉風月刊

313期

一九七九年三月號

科幻文學作品專號

---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

編輯人：姚拓 / 白堇 / 梅淑貞 / 紫一思 / 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

ISSN 0126-6008 / KDN 0135/79

---

定價馬幣一元 \* m\$1.00 senaskah

# 蕉風月刊

313 期 / 目錄

科幻文學作品  
專號

封面

庫克·馮尼卡專題

Putueng Emujroen (泰國) 畫作

與庫克·馮尼卡一席談 / 5 / 明珠譯

論科學小說 / 14 / 呂應鐘譯

嘿！織女星：妳好！ / 18 / 呂應鐘譯

第五號屠場 / 20 / 呂應鐘

以撒·阿西摩夫專題

坐在家裏·神遊太虛 / 22 / 紫一思譯

科幻小說在美國 / 27 / 梅淑貞譯

公元三〇〇〇年 / 33 / 白水譯

如果我來設計女人 / 44 / 白水譯

科學小說的評論與研究 / 131 / 蕉賴婿譯

米特拉談科幻小說 / 120 / 冬弘譯

科幻片譚 / 122 / 公羽介

「海的死亡」及其他 / 48 / 公羽介

談「超人列傳」 / 50 / 寧西沱

食花怪客的廬山面目 / 52 / 賈世源

創作

兩封電報 / 54 / 蘇念秋

洞 / 64 / 陳政欣

舞會 / 66 / 謝清

人之鳥幻 / 69 / 柴拾薪

譯作

旅鼠與科學家 / 70 / 詹錦譯

萬花筒 / 72 / 眉孃譯

僵屍博士的小朋友 / 81 / 紫一思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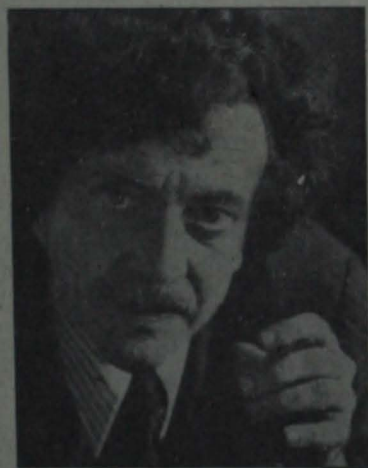
科恩禁狗法令 / 90 / 冬弘譯

深淵裏 / 95 / 眉孃譯

葡萄籐 / 106 / 柏嘉枏譯

太空別墅（詩） / 115 / 梅淑貞譯

風訊 / 132 / 編輯室



庫克·馮尼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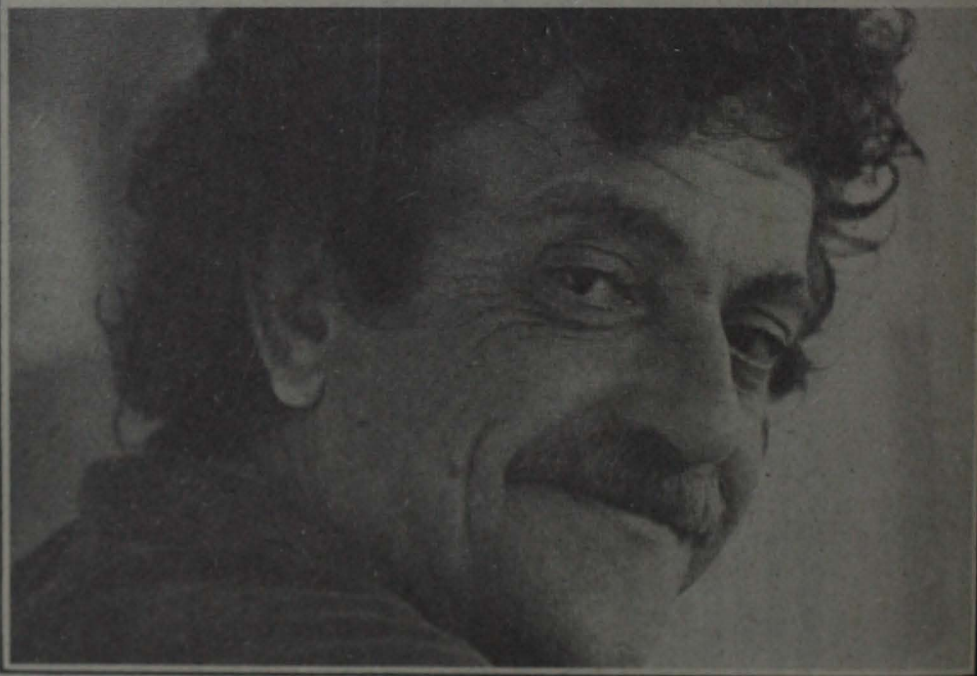
專題

KURT  
VONNEGUT

# 與庫克·馮尼卡一席談

訪問：DAVID STANDISH / 明珠譯

Jill Krementz 攝



問：除了可以賺錢謀生以外，你爲什麼要寫作？

答：我的動機是政治性的。我同意史太林、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所說的作家應該服務社會。我和獨裁者的不同點是「如何」服務社會。主要的，是我以爲作家應該，至少在生物學上，是改革的代理人。我們希望改好。

問：生物學上？

答：在社會的有機體內作家是特殊性的細胞。他們是進化的細胞。人類嘗試改變成另一種形式，無時無刻不在試驗新的概念。而作家是一種向社會介紹新概念的工具，也是向生命作出象徵性反應的工具。

問：由誰來控制？

答：人類要改變自己的意願。

問：好像達爾文說的那種？

答：我不很感激達爾文，雖然我懷疑他是對的。他的概念，只會使人類更加殘酷。達爾文主義說誰生了病是他自己活該生病，誰有困難也是他自己活該。當有人死時，殘忍的達爾文主義者就想像我們會因此活得更好。某人之所以高高在上因爲他是隻超級動物。這便是上個世紀的社會性達爾文主義，迄今仍然欣欣向榮。但是忘掉達爾文，作家是特殊性細胞，做應做的事，我們表達整個社會，正好像你身體內的表層觸覺細胞是爲你整個身體服務一樣。當社會陷入危難時，我們很有可能響起警鐘的人。在這方面我有個金絲雀在煤礦裡的理論。你知道吧，煤礦工人習慣帶着金絲雀下去煤礦以便測驗是否有妨害生命的氣體。在越南事件中藝術家也採用同樣手法，他們叫嚷了一陣就冷下來。可是這不會造成什麼改變，重要人物不會去注意它。不過我還是認爲，藝術家，所有的藝術家，應被重視爲警告系統。

問：在你的書裡，歡樂通常都蒙上一層悲哀的陰影，你是否認爲你基本上是個悲哀的人？

答：啊，我小時候會有過悲哀的事，我想這和我今日的悲哀有關。不過我現在的悲哀全由不滿所引起，因爲我想到我們可以做很多事，不太花錢的事，但我們却不去做。這和概念有關，我是個無神論者，也不參加葬禮，因爲我不喜歡，但我最後決定去看我父母的墳墓。我去看了，在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市豎立着兩塊碑石，看着那兩塊並排的石頭，我希望，我多麼希望，他們生時能過得快樂些。他們如果要活得快樂其實很容易，這就是我悲哀的原因。我很感激他們，因爲我從他們那裡學到有

組織的宗教是反基督教的，而種族歧視是愚蠢的，殘忍的。我也很感激，因為他們善於說笑。但我也從他們那裡學到入骨的悲哀。你知道的，小孩子什麼都學。他們出世時腦子空白，大人們可以放入任何東西。

問：爲什麼你的父母這麼悲哀？

答：我可以想像。我想是因為他們所愛的自以爲自己瞭解的地球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人類強過地球大概是他們悲哀入骨的原因。那當然是廢話，他們浪費生命去憂慮錯誤的事。他媽的，要使他們去思考正確的事其實是輕而易舉的。

問：你是否像你所寫的人物艾略特·羅斯瓦特一般溫柔地感受全世界的悲哀？

答：一個人若是到處去憐憫他人，那他也太自滿了。我很少那樣做。我只知道有很多人陷入困境中不能自拔。所以我很不耐煩那些不把別人的困難當作一回事的人。我相信有些人非常需要幫助，我爲愚笨和啞巴的人擔憂。必須有人幫助他們，因爲他們自己搞不來。有一個時期我會嘗試推動一個名爲「生命工程」的非牟利組織。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你來找我們，我們會告訴你。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你必須尊從我們的話去做，你一定先要絕對答應依照我們吩咐你的話去做，然後我們才向你提供最好的意見，可是從來沒有人尊守諾言。

問：另一種對付悲哀的辦法便是通過幽默來看待解決不了的難題。你是否這樣？

答：啊，我有試過，但笑聲只是絕望下的反應，正如眼淚一般，兩者都不能解決什麼。一個人只有在什麼事情都做好時才會哭，或笑。我四處演說，因爲我需要錢，我有時很滑稽。我最滑稽的事發生於聖母院大學，當時有個文學大會在召開。那是個大講堂，聽衆的情緒高漲到我講什麼他們都覺得好笑，我只要咳嗽一下或清清喉嚨，就引起哄堂大笑。我現在講的是個很可怕的故事，他們笑，因爲他們在受苦，却沒有辦法脫離苦海。他們無助，他們厭惡一切，因爲馬丁·路德·金才在兩天之前被人槍殺。大會在他被殺的星期四那天暫停一日，第二天才繼續開會。可是那天大家都很悲慟，只是勉強振作起來，然後是星期六，輪到我上台演講。我講的不是很好笑，只是在悲慟中才顯出笑聲之大。你需要大笑或大哭來調整情緒。任你做什麼也不能把金帶回來。所以狂笑是因極度絕望極度恐懼而生。

問：那算不算是黑幽默？是否凡幽默都黑？



答：或者可以這麼說，那些被費德曼稱為黑幽默家的人也並非個個都一樣。舉例說，我和唐利維就不像

，不過費德曼看到我們的共同點，所以稱我們為黑幽默家。爲了貪方便，批評家也用了這個名詞。他們只要一提黑幽默家，便包括了二十個作家。這好像是一種速寫法。不過佛洛伊德也會寫過絞台幽默，那是歐洲中產階級的幽默，那是人們在絕望下發笑。

我最喜歡的漫畫之一，好像是薛爾·秀佛爾斯坦畫的，畫着幾個男人綁着手吊在五米大的囚房牆上，雙腳也綁上鎖鏈。上面是一個插上鐵枝連老鼠也爬不過的窗口。其中有個傢伙向另一個說道：「現在我的計劃是……」。美國人講的故事從不說有人會逃不出絕境，我想在生活上這是可能的。

問：你認爲哪一種事最滑稽？

答：好像沒有什麼事能真正令我開懷大笑，我以開玩笑爲生，這是一種雕蟲小技。我有這方面的天份，就好像設下一個老鼠陷阱。你佈下陷阱，蓋上乾草，豈料自己竟絆倒，然後澎的一聲！我的書就好像一小塊一小塊石子嵌成的花磚，每一小石都是一個笑話。長度可以五行也可以十一行。如果我寫悲劇，我可以源源不絕的大寫特寫。我之所以寫得這麼慢，有一個原因是我要使每一個笑話都很好笑。你一定非這樣做不可，否則便是失敗。可是說笑話是我用來適應生活的主要方法，我只要一寫作便找有趣味的來寫，不然就索性不寫。

問：你怎樣開始寫作？

答：我以前讀書的那間中學出版一份報紙，創刊於一九〇〇年。學校爲不想繼續進大學的學生開了一門印刷課程，才忽然發覺到：「對呀，我們已有了排版機，可以出份報紙呀。」所以他們出了一份日報，叫做「短嶺迴音」。我的父母都會在那裡做過事，你想那有多久了。與其爲某個教師而寫，就像大多數人那樣，只爲某某先生或某某小姐而寫，我一開始就爲廣大的讀者而寫。

問：那時你已經寫科幻小說了？

答：你知道的，大多數的科幻小說都登在低級雜誌裡。我有時看看低級的科幻小說雜誌，正如我也看一些低級的性雜誌或飛機雜誌或謀殺雜誌。跟我同時期的科幻小說作家都自稱他們小時候如何沉迷科幻小說，怎樣花光所有的錢購買搜集跟交換科幻小說，怎樣心滿意足的看着那些書，爲那些正統世界目爲低格文人的作者喝采。我從來不做那些事，我覺得抱歉，我很害羞跟其他科幻小說作家在一起，因爲他們所談論的故事都是我未曾讀過的。我看科幻小說，是很保守的那種，像威爾斯，羅拔

；路易士·史弟文生，他的名字不大爲人知曉，可是他寫過「傑基爾與海德」。我也看蕭伯納的作品，他作了不少令人喫驚的推算，特別是他的序，對我來說「回到瑪士撒拉」就很科幻小說。

問：什麼原因令你選擇這一種形式？

答：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我當時在通用電器公司工作，看到一副切割噴射機引擎和汽渦輪旋轉的機器。如果這份切割的工作由一名機械師來做，工錢將會很昂貴。所以公司擁有一部由電腦操作的切割機，我被那部機器迷住。那是一九四九年，當時工作的人已經看到將來會有各式各樣由小箱子和打孔卡控制的機器。「演員鋼琴」是我對小箱子作用的反應。其實那樣做也很有道理。把一切需要決安的事都交給「卡塔卡塔」的小箱子去做也不是什麼壞事。不過對那些需要從工作中獲得尊嚴的人來說就不太好了。

問：「第五號屠場」主要是描述勒士登的轟炸，是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身經歷。是什麼原因使你以科幻小說方式來表達？

答：這些事是直覺的，你不會先開個戰略會議來決定你要做的事吧，你只是做你每天要做的事。而「第五號屠場」的科幻小說段落就像莎士比亞戲劇裡的小丑。當莎士比亞覺得觀眾已看了太多沉重的東西時，他就把場面弄輕鬆點。帶進一個小丑或一個傻里傻氣的店小二或諸如此類的人物，然後他再嚴肅起來，而星球旅行，顯而易見的是一種玩笑式的科幻小說，就像加挿小丑使場面顯得活潑一樣。

問：當你寫「第五號屠場」的時候，你有沒有嘗試以純粹紀實的方式去寫？

答：我不能，因爲這本書基本上是杜撰的。這個故事在我的腦海裡，我把它寫下來，不過有一點，當我寫到勒士登遭轟炸時我腦中完全空白，因爲我不記得。我去問我好幾個同伴，他們也說不記得。他們根本不想談它。

問：即使你記不起來，勒士登的扣留和轟炸有沒有使你改變？

答：沒有，我想你一定以爲有，因爲那是個烙印。勒士登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已經被相當程度的誇張了，因爲我的書是暢銷書。如果那本書不是暢銷書，可能那件事只是我生命裡一件很小的經驗。我不認爲人類的生命會被這種短促的事件改變。勒士登令人震驚，不過驚人的經驗不見得會改變一個人。它確實使我覺得我已付出代價，我挨餓的時間和關在監獄裡的時間一樣長，飢餓對於人類來說是一種正常的經驗，可是對一個中產階級的美國人來說就不一樣了。我足足餓了六個月，食物不夠，

我覺得是很聳人聽聞的事，因為我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有些人被德士撞倒或肺部失效，都是很深刻的。我只是餓了一個短時期——我加入軍隊時體重七十九公斤，從戰犯營出來時才六十公斤，所以我們真的挨過餓，今天才覺得自豪。

問：你承認你是個極端份子嗎？

答：不，因為我相信的事都是從在大衰退時期的小學公民課本裡學到的，課程由印第安那市四十三校的董事會批准。美國在當時是個理想主義化的和平主義國家。我在六年級時被教導應為我國只有十萬名的常規軍和將領不插手華盛頓事務感到驕傲。我被教導應為這點而自豪，另一方面也可憐歐洲要維持超過百萬大兵和把所有的錢都花費在軍衣上面，我永不忘記我的小學公民，我仍然相信它，我的考試分數很高。

問：有很多年青人和你有同樣的價值觀。你認為這是不是你的書這樣受歡迎的原因？

答：可能那是原因，不過我實在不知道。我當然不是為迎合年青人而寫，我沒有為他們把脈，我只是在寫作。可能我處理那種成年人以為已經解決了的大學生問題。我講述上帝的外表如何，他能要求些什麼，是不是有天堂，如果有，天堂是怎樣的？這是大學生所關心的，他們喜歡討論這些問題。而比較成熟的人則不耐煩這種問題，他們以為自己已經不受困擾。

問：但你仍然覺得這些問題重要？

答：這些問題仍然娛樂我，我不是受託人，特別是我不要去探聽上帝要些什麼，我就能更有效地為祂服務。我不想為了準備上天堂就去打聽天堂是什麼樣子。想想這些事令我失笑。我喜歡笑，所以我想，了又想。我不曉得為什麼。

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這些事可笑？

答：我想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很想知道生命到底是什麼，我聽到大人的討論，我覺得可笑。我常常認為每個小孩應有一本手冊，告訴他們住在什麼星球上，為什麼他們不會掉下去，他們有多少時間留在這裡，如何避免碰上有毒常青藤等等。我會經寫過這樣的文章，名字叫做「歡迎抵達地球」。不過到了需要解釋我們為什麼不會掉下去時，我就接不下。地心吸力只是一個名詞，它不能解釋什麼，如果能解釋地心吸力，我就會寫下去，寫我們如何繁殖，我們到這裡已有多久，還有一點點的進化論。還有一點我很想告訴他們的是文化的相對性。我進了大學才學習其他文化，我應該早在

一年級時就學了。一年級生應該明白他自己的文化不是理性的發明，世界上還有千萬種其他一樣美麗的文化，所有文化皆靠信仰而不是事實來維持，除了我們的制度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我進了芝加哥大學畢業班才肯定這些問題，這是很刺激的事。當然，現在文化相對性是很時髦的事，可能這和我在年青人中受歡迎有關。可是不是時髦，也是很值得捍衛很吸引人的事。它也是一種希望，如果我們不滿意現在的方式，我們還有其他選擇。

問：你成名後有沒有令你感到侷促不安？

答：沒有，我不覺得一回事，因為只是我的書受歡迎吧了。我不去看不去想那些書，它們是它們，它們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地位。我已經很少在公眾場合出現，因為我和我的書和我的地位多麼不相像。每星期大約有二三次，紐約街頭的陌生人遇見我和我說話，那就夠我開心的了。我不是一夜成名，我的一點小名氣是慢慢得來的。

問：你是否認為從今以後你的作品會有所改變？

答：當我寫完「第五號屠場」時我就想，如果我以後不想再寫作的話，我可以不寫。這好像是某種職業的結束，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我想花開以後就會有一種已經完成使命的感覺。花沒有要求為花而我也沒有要求為我。「第五號屠場」結束時我就有了這花的感覺，所以我有一種關閉感，我已經做了我應該做的事，現在一切已經正常，那就是結束。做完這個後我可以想像我的使命。

問：既然「冠軍的早餐」已經出版，你大概已決定了繼「第五號屠場」後仍然繼續寫作呢？

答：啊，「第五號屠場」和「冠軍的早餐」本來是同一本書，只是後來却完全分開來。它們就像一層一層的利久酒，像水和油，完全不能融合一塊。所以我倒完「第五號屠場」後，剩下的就是「冠軍的早餐」。

問：你想在「早餐」裡說些什麼？

答：我的年紀越大我就越想教導人。我說我真正想的事。我不會把思想像復活蛋般埋藏起來，好讓別人費功夫去找。現在，我一有了概念，我不會寫進小說裡，我會以隨筆的方式明明白白的寫出來。我在「冠軍的早餐」序文裡的那番訓話，是因為我不能在沒有文化下生存，而我發覺我沒有文化。當我想起文化時只有一堆商品在我腦中閃過，那是不能忍受的事。沒有文化不可能有生存。

問：「早餐」中的人好像都很絕望的整天在那裡爭吵，他們擺脫不了困境，有一部份還打算自殺呢？

答：自殺是這本書的中心點，很多藝術生命都以那種標點符號作結。我撿起那個標點符號，將它玩弄於書裡，更加了解它以後，把它放回書架上，不時拿出來探討。我對它的迷惑，很多人對它的迷惑，都是經濟大衰退帶來的遺產。那場大衰退對美國人的影響比任何戰爭的影響都大，這麼長的一段時期，人們覺得自己沒用。機器取代了工人。人類好像對自己喪失了興趣。所以在我小時候，我的腦袋已裝滿這些東西，我眼睛看到耳朵聽到每個人都說他跟不上時代，所賺取的也不足糊口。很多人都不想再活下去，他們都想死掉算了，因為覺得自己很丟人。我要聲明的是「冠軍的早餐」並非侗言自殺。我現在已過了自殺的階段。我覺得是件了不起的事，我從前認為這是逃避演講，躲開時限，不必付賬，不參加鷄尾酒會的最佳途徑。

問：所以你的書是你自己的治療法。

答：當然，那已經是街知巷聞。作家至少有解脫的辦法。他們可以每天醫治自己的精神病，如果我幸運的話，我的書帶給我的不只這些。我想做個有用的公民，國家的專職細胞。我有個感覺，「早餐」可能是最後一本治療書，那就太不幸了。瘋狂會在藝術上造成好些美麗的意外。我賦與我所寫的人物自由。我告訴他們，說我不再需要他們。他們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我想這也意味着我自己也有決定命運的自由。我不再需要關心他們。

問：你覺得那樣很好嗎？

答：我覺得不同，我很喜歡感覺不同的事。我已改變，某日有人對我說那是鍊金術者的秘密。他們不是要改變金屬的性質，他們只是假裝以便贏得富有的贊助人。他們最想做的是改變自己。

問：從今以後你打算寫些怎樣的書？

答：我可以猜想，其實這並非由我來取定。我每天一早上班，等着看打字機會打出什麼東西來。我像個抄寫員，我的工作只負責把故事從電報打字機上撕下然後交給編輯。我會寫些什麼，就要看其他人在他們年紀越大時會發生些什麼。我只靠直覺來寫作，我是很懶的，以後我的作品裡的美麗意外將會減少很多。我作為說明者的成份將會多過表演者。爲了要找話說，我最終可能會成爲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我的職業令自己震驚，怎麼一個只有那麼一丁點知識的人可以做到今天這樣，怎麼他可以竄改別的作家說過的話？我已經寫了很多。我不會中止寫作，如果我以後不再寫作也並無不妥。不過有一件事，寫「早餐」時使我有機會發洩我對我父母的憤怒，他們在生時應該可以活得快樂的。

我是個混蛋，如果我把他們無謂的悲哀留給我的孩子，我可以不必使他們覺得悲哀。雖然我打從十四歲開始便鍊吸香烟，我想我仍有足夠的氣魄追求快樂，我向來不會真正去嘗試的。我大去時，我不想我的孩子像我批評我父親般一樣批評我：「他說過很好笑的笑話，可是他卻是一個很不快樂的人」。

（譯者按：庫克·馮尼卡是最有文學性的美國科幻小說家，也是最嚴肅最滑稽的小說家之一。他的書曾被熱烈的討論，評論他的作品文章亦曾登在紐約時報裏。根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俘經驗所寫成的小說，「第五號屠場」，曾是暢銷書，並曾提名國家書籍獎。上面是他和「花花公子」雜誌記者大衛·史坦地緒的訪談。）



\* 馮尼卡十四歲便「鍊吸」香烟

\* 呂應鐘譯

Kurt Vonnegut 著

## 論科學小說

多年以前，我在斯克奈塔第城的通用電器公司工作時，因為整天被機器和機器觀念所圍繞，就寫了一本關於人與機器的小說，機器在本書裏自然佔了很重要的份量。（書名是『自動鋼琴』，以平裝本與精裝本同時發行。）我從書評家那裏知道，我是一位科學小說作家。我並不知會有此事發生，我想我祇是寫了一些關於生活，關於我在斯克奈塔第城不得不看、不得不聽的事情。「斯克奈塔第」是個名符其實的城市，但是現在的情況很糟。此書出版後，我就進入科學小說作家的圈子裏，而我實在希望能退出此圈子，特別是有那麼多的書評家對此名詞誤解。

被稱為科學小說作家的人，都是對科學技術特別重視的人。一般人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一位受人尊重的作者，又是一位瞭解冰箱是如何操作的人，就好像在城市裏找不到一位穿咖啡色西裝的人。此種情形之存在，大學教育應負大部份的責任，主修英文系的人被培養

成憎怕化學和物理，他們因為不像工程師那樣沉悶、古怪、乏味、好辯而感到驕傲。今日我們大部份書評家都是英文系畢業的，他們直到今天仍對科技感到神經過敏，因此他們自然瞧不起科學小說。

但是有人喜歡被稱為科學小說作家，因為恐懼有一日他們僅是人們所知的短篇小說作家而已，無人知道他們也是工程學和研究科學的專家，他們對於目前的身分很滿意，因為同事們愛護他，就好像舊式大家庭裏的成員彼此互愛，科學小說作家時常聚會，彼此安慰、稱讚又交換長達二十頁的長信，他們互相鼓勵，互相自對方獲得同情與歡樂。

我會與他們交往過，他們慷慨又有趣，但是我一定要說出事實的真相，這恐怕就要冒犯他們了。他們是一群喜歡參加各式各樣俱樂部活動的人，他們秘密在一起集會，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是如此的喜歡在一起，也就不會有科學小說作家這一分類了，他們喜歡澈夜不睡的爭論：「甚麼是科學小說？」某位仁兄會不時的問：「甚麼是藥？甚麼是復活星的準則？」

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無意義的社交團聚，這個世界就變得索然無味了。歡笑因而減少，出版品也減少了。有人會掛評科學小說的出版品：「如果有人肯寫，就有人出版他的作品。」不久之前是雜誌的黃金時代，衆人是如此的需要無聊的作品，結果電動打字機因而被發明，順便也幫助我從斯克耐塔第城裏逃了出來，這真是一大解脫，但是祇有一種雜誌，一位大學二年級生會要求立即承認他是一位作家，你們可以猜那是何種雜誌。

這並不是說科學小說雜誌、文選和小說的編輯們是無眼光的人，他們不是這種人，讓我解釋給你們聽。在此行業裏配稱為無眼光的人，百分之七十五是作家，百分之九十五是讀者——他們或者不是無眼



光而是幼稚，就是作家很懂機器，也不會引起未受教育群眾的注意，這些群眾由一九三三年出版的『通俗機械雜誌』知道有關科學的知識，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資料年鑑』告訴了他們所需要知道的政治、經濟和歷史，『麥琪與奇哥』這本書告訴了他們所需要知道的男女關係。

我會在一個稍微特殊的學校教一掛稍微特殊的中學學生，時下流行的科學小說對這些男孩子祇是另外一種薄荷，他們不能區分這些科學故事不同之點在那裏，他們認為這些作品嚴謹扼要，除了這些故事對他們來說，是一些無圖畫的滑稽故事書外，這些書之所以吸引他們，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自己應付的未來。就好像在過去，他們至少會有生面飽、處男等等的煩惱，他們在此種未來裏，至少是高階層的軍官。

奇怪的是美國太空計劃並不怎麼使他們興奮，這不是因為此計劃對他們來說太難懂了，相反的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計劃是由像他們一樣固執的青年所設計與捐助的，因而他們對太空計劃並不怎麼感到稀奇，他們祇是很現實：他們懷疑自己是否能高中畢業，他們知道任何想參加此計劃的人必須有大學學士學位，而真正的重要工作必須由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來擔任。

他們大部份的人都會高中畢業，現在他們每一個人都在積極的研究未來。『一九八四年』、『隱形人』、『包法利夫人』這些書都是為他們提供未來的最好線索，他們最熱衷卡夫卡，支持科學小說的人會說：「哈！歐威爾（Orwell）、愛力森（Ellison）、福樓拜（Flaubert）和卡夫卡也都是科學小說作家。」他們常做如是的言論，有些人更說托爾斯泰也是科學小說作家，這就好像我在說每一位名人都和我一樣，出身阿布斯隆三角洲（Delta Upsilon），也不管這位名人知不知道這個地方，這樣會使卡夫卡非常不快樂。

但是請注意——那些使科學小說卓然不群和活潑的編輯、編選文集者和出版家們，他們是聰明、敏感又博學多聞的人，他們是少數承認史諾的兩種文化融洽混合的美國人，他們之所以出版了這麼多的壞作品，是因為好作品太難找了，而且他們認為鼓勵任何有勇氣把科技包括在人類日常生活裏的作家是他們的責任，他們是值得稱讚的，他們要為新時代創造新的偶像。

他們也時常得到新的偶像，除了教育性的期刊之外，他們出版了美國最壞和最好的作品，儘管預算不足和讀者的不成熟，他們仍然能夠得到少數真正的好作品。對這些少數的優良作家來說，人為的分類「科學小說」仍是他們心所嚮往之處，這些作家很快的就老了，他們應該被稱為老前輩，他們不是沒有榮譽。科學小說的分類時常給他們帶來榮譽和愛。

此種分類有朝一日會消失，所有的分門別類遲早都會消失不見。如同科學小說作家所說的，越來越多的「非科學小說作家」會在其作品裏提到科學技術，並且至少會致以敬意。如果你的作品在會話、動機、人物描寫和普通識上不太行的話，你可以使你的作品變得更糟，祇要你在你的作品裏添加一些化學和物理甚至巫術的東西，然後把它寄給科學小說雜誌就行了。

# 嘿！織女星 妳好！

哈佛大學的卡爾·沙岡和蘇俄斯登堡天文學會的薛克羅夫斯基兩人合作的喜劇，可說是喜劇的傑出代表作，是真正充滿喜劇成分的喜劇。起先並非是二人合作，但是結果確變成如此：沙岡博士是如此熱心的詮釋薛克羅夫斯基的『宇宙、生命、心靈』，他竟變成了此書的第二作者，對薛克羅夫斯基來講，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又把沙岡的詮釋再加以註釋，結果使得他的原書變得更厚了，此書之最後結果是一本關於宇宙的權威論著，這是寫給普通人閱讀的。

書中的例句如：「爲甚麼太陽會照耀？」還有：「想像宇宙好像是一塊沒有烤過的葡萄蛋糕。」對這個沙岡的註解是：「這是最糟的推理。」

這兩位作家從來沒有見過面，蘇籍作家寫給美籍作家說：「我們相遇的機會比星際宇宙人訪問地球還少。」他們之不能相遇與政治無關，這祇是他們兩位天文學家都不喜歡旅行。意外的是某日外太空會有人訪問地球或是我們已有外太空人來到地球的可能性會比零要大些，這些作者估記在宇宙有足夠的高深技術文明，使得每隔一千年訪問一次地球是可以實現的事。

讓我趕快補充說明：他們二人確定我們目前是不可能會有外太空人訪問地球。沙岡今年爲一個委員會工作，此委員會是檢討批評美國空軍處理不明飛行物體的工作報告，沙岡的解釋是這樣的：

飛碟的神話代表了傳統的父性神和必須接受科學要求的時代壓力之間的一種妥協……不明飛行物體的屢屢傳聞以及美國空軍與科學團體會員的堅持解釋無此事，使得大眾相信美國政府裏藏有陰謀，不肯告訴大家不明飛行物體的真相，但是因爲大眾是如此的熱烈期望這些不明飛行物體應該是仁慈的、聰明的和來自星際間、誠實要求我們必須接受這種強有力的邏輯與最令人相信的證據事實。

在他的論調裏，除了數學上的可能性之外，沙岡和薛克羅夫斯基否認我們曾被外星人訪問過。

祇有未來才算數，這兩位作家雖然向我們提出了許多警告，實際上他們保證地球上的人，有一天可以以光速探測整個太空，他們提到靠分散在太空裏的原子以維持生存的星際噴射機，他們又提到以裝在磁性瓶子裏的反物質為燃料。他們耐心的向我這個笨人解釋一些我不懂的問題：例如在接近光速的速度進行時，人心與鐘錶的跳動速度就減緩，還有太空船上的時間與我放在壁爐上的時鐘的時間不一樣。

我相信這些事情，我還相信更多的事情，因為我猜想這是我的責任驅使我這麼做，但是對於我的輕易相信別人，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此我解釋為智慧上的暈船病。

這兩位作家裏，美籍的天文學家比較通人情，他以友善的、稍微怪異的戲劇旁白承認，爲了某種原因，讀者對他的理論會感到噁心與害怕。沙岡博士在他的書中包括了插圖和令人驚駭的星際與變星的照片，還包括了查理士·休斯和查理士·亞當的卡通，這兩位的漫畫小心的把人類、史努比狗與宇宙連接在一起，至於薛克羅夫斯基博士，好像心不在焉的湯姆歷險記中的湯姆，他有用不完的盧布。

到今天爲止，人類的聰明智慧已使太陽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球突然變成了強力無線電能源，沙岡博士——這位人道主義者說道：「從太空星際的距離，可以探知地球有生物的跡象，包括了許外有害的美國電視節目內容。」一想到哥美·派耳和巴比來鄉下人這些笑劇電視節目是我們主要的星際間碟時，我們的頭腦就清醒了。

馮尼卡在第六部小說『第五號屠場』中，以正面方式正式的處理了他戰時的夢魘，他將之比擬為被天火所焚的所多瑪與蛾摩拉（聖經中的城市），認為這本小說「是個失敗，一個必然的失敗，因為作者是一根鹽柱。」我們希望回顧這塊廢墟的馮尼卡，能建立出一個新的世界。

本書描寫兩個人物，他們能洞察人類歷史的悲慘事實，但未嘗試促成改革。這部小說中的主要事件是德利斯頓城的毀於炸彈和大火，這也是馮尼卡本人在作為一個戰俘時所目睹的一次大災禍。主角畢爾格林的自由無得的洞察力乃是由於他能不受時間的限制，因而能把過去、現在、未來視為合一而並存的結果，隨之而得的一個瞭解是：死亡為一種幻象。

雖然畢爾格林擺脫時間的束縛的時期是在地球上，但其意義是由遙遠的行星「特拉法瑪杜」上的居民向他解釋的，他乘來自此是的一艘太空船前往該行星。雖然畢爾格林無法改善人類極荒謬的情況，但他確已對此獲得一種瞭解，因而加深了憐憫與同情。

馮尼卡的『第五號屠場』在一九六九年出版，其哲學觀念與前述作品差不多。本書採用中間開始的方法，除第一章與正文無關外，全書均將主角比利·畢爾格林置於巴門尼的斯（Parmenides）的方式出現在人生舞臺上。全書大體說來分三個階段，即「戰時的夢魘」、「戰後在紐約伊立姆城擔任配鏡師的生涯」以及「在特拉法瑪杜星上被關在動物園裏，和當年的電影明星蒙姐娜作伴」。第三場景時常轉換，但沒有轉折過程，沒有重要字眼或回憶場景，這種手法，目的是在表達作者的觀念。

馮尼卡和艾略特（T.S. Eliot）寫『四重奏』時一樣，企圖告訴讀者「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時刻都會存在過，而且會繼續存

# 第五號屠場

\* 呂應鐘

在。」但和艾略特不同的是在馮尼卡的宇宙裏，沒有自由意志，沒有善惡；凡存在的，都是好的。

畢爾格林對圍觀的特拉法瑪杜聽衆說，他在這星球上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安心過日子——尤其在野蠻的地球上，虛耗了大半輩子之後。事實上，畢爾格林最重要的發現便是人不會死——「人死祇是表面看來死了，他過去『還會』活，所以在葬禮上流淚是最愚不可及的事。」馮尼卡這本書的理性結構，便建立在這兩種古老的信念上，一是巴門尼的斯的客觀理想主義，一是某種形式的不朽。就憑此二信念，他才能在戰爭的夢魘中活下去。在這種哲學系統之下，任何可怕的事件，都不會有多大意義，因為它非時間中的定點，死去的人也不會失去他們的意志。

主角畢爾格林自己的大限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死的樣子是「一道紫光、一陣嗡嗡聲」，然後，不久之「前」，他又復活了。經過『泰坦星的女妖』強烈的悲觀主義歷鍊下，馮尼卡對人類悲衰處境的描寫，似乎比較樂觀了，『黑夜母親』、『貓的搖籃』和「上帝保佑你，羅先生」，一個比一個樂觀，到了『第五號屠場』，作者雖然憤憤不平，但已接受了人的現狀。

本書和其他五本小說不同，完全沒有壞人，俘虜畢爾格林的德國人出現的時間很短，而且還頗有人性；特拉法瑪杜星的拐徒不像綁匪，反倒像老師。而本書的副標題『兒童十字軍』（The Children's Crusade），卻流露出最尖酸刻薄的含義——把二次大戰的同盟國軍隊，比喻為中世紀不名譽的兒童十字軍，這一點也祇在小說正文前的第一章一筆帶過。

熟稔馮尼卡作品的讀者，會發覺作者已接受了殘酷的現實，認為訴苦無濟於事，任何事情在宇宙的尺度下，無分軒輊，誰也不比誰重要。

●以撒·阿西摩夫專題●以撒·阿西摩夫專題●以撒·阿西摩夫專題●



紫一思譯  
Martin Sherwood著

坐在家裏，  
神遊太虛  
——  
以撒·阿西摩夫

對全世界的科學幻想小說讀者來說，以撒·阿西摩夫（Isaac Asimov）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然而，他所寫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並不祇限於科學幻想小說，雖然其中廿多部是這類的經典之作，它們已被翻譯成多達卅種語文。他的著作從文學批評到科學研究，不一而足。他目前平均一個月就寫好一本書。

雖然現代的科學幻想小說家可能認為阿西摩夫的手法過時，他把有關機械人，盛衰的銀河帝國及迂迴曲折的太空飛行，描寫得栩栩如生，對科學幻想小說神速的演變，發揮了意義重大的影響。

阿西摩夫三歲那年，他的雙親便移居美國。他很小便開始文藝創作。他說：「我十一歲便開始寫作。當然，寫得不是科學幻想小說。我嘗試寫一些我會讀過的書本之類的東西，短小的探險故事。我嘗試模仿我讀到的作品，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足夠的書本好讀。」

「我的父母窮得很，家裏沒有書。當我六歲時，他們把我拉到圖書館去。不過圖書館祇准我每次借兩本書。而且我一個星期祇能去一次。所以，我的讀物少得可憐，我唯一可以滿足閱讀慾望的辦法，是寫自己的東西。」

「多年來，我斷斷續續地著作，直到了十七歲時，我才想到寫一些能刊登的文章。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寫好了第一篇小說。我當時半途而廢，過了一段時期又執筆寫下去。最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我把它——那是一篇科學幻想小說——投給一家雜誌，結果老編即刻把它退回來。不過退稿信寫得很中肯，於是我不斷嘗試。四個月後，我賣出了第一篇稿。過了大約兩年，我不時賣出作品，再過了大概三年，我再也沒有收到退稿信了。」

阿西摩夫投第一篇稿的時候，他正在大學唸三年級，選修化學。大學畢業後，他再接再勵，結果考獲酶動力學博士學位；雖然他唸的純粹是物理化學，因為他研究過酶，於是受聘請教授生物化學。他說：「當然，由於我很需要一份工作，我是不會拒絕的。況且我所讀到的生物化學也够我開始工作。我知道得稍微比學生多一點。我在教了一年半左右的書後，在一九五一年寫了一部有關生物化學的課本。」

阿西摩夫擔任全職學者，直到五十年代尾。當他開始從事學者生涯時，他把它當着是主要的飯碗，靠寫作找些外快罷了。不過，後來他卻認為寫作顯然比當學者更有利可圖。阿西



摩夫也够眼光，認爲自己不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居然自己可以向其他方面有更好的表現，他便毅然放下教鞭。（不過他仍舊和波士頓大學醫學院保持聯系，在那裏講學和保留副教授的身份。）

他說：「當科學家是一回事，當研究者是另一回事，做個創新的思想家更是另一回事。我覺得，我十分適合做科學家，不過我永遠不能出人頭地，永遠不會成爲第一流的科學家。我似乎認爲，要是當作家，我將屬第一流。雖然別人會認爲科學研究者的地位比一位區區作家高，我卻覺得，如果我可以某一方面成爲第一流的話，又何必在另一方面居第二流呢！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必須在寫作與研究兩者之間作一個抉擇。這個選擇是簡易的，我寧可作一位第一流的作家，而不願做第二流的研究者。就以我的教書工作來說，我堅持我是第一流的；在寫作上，我還是一名教師。」

那時，阿西摩夫已出版了他最有名的科學幻想小說：*The Foundation Trilogy*，這部選集收集了多篇描述太空奇境的作品。

然而，巧的是，阿西摩夫改行專職寫作後，他卻逐漸轉離科學幻想小說。在他決定成爲全職作家的同時，「蘇聯第一個人造衛星射入太空，弄得美國舉國坐立不安。呈現一種令人不敢相信的國恥情緒。」

「我感到非常憤慨，因爲美國滿以爲自己是個科學民族，可是卻在學校裏忽略了科學。科學沒有受到重視，它遠落在橄欖球和類似事物之後。我覺得任何可以寫作、認識科學的人有絕對需要爲羣衆創作，教育他們。我滿腔熱情地負起這種工作，結果在不知不覺中，我寫得書全是幻想小說。」

雖然阿西摩夫費了一年苦功，才寫好第一篇小說，可是從此以後，他寫作的速度大大提高。他的第一百本書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面世，第一百五十五部書在一九七四年六月推出。他說道：「算起來，我平均一個月寫一本書。」

究竟阿西摩夫如何能夠在一個月內寫一本書呢？他說：「我先坐下來寫第一遍草稿，看過一次，和作必要的修改，通常是在隔行間改些東西。跟着我用打字機重新打一次。要是我太忙的話，我管不了用筆修改。我想我從來沒有把故事寫上兩次，除非寫得不恰當時，我會

把它澈底修改、刪除或是索性撕掉，不過這種情形很少發生。」

「我真正省時的地方，是我不用花時間去作歸納。我坐下來便開始寫個不停。當我要停止時，不管是寫到那裏，我都會停下來。當我需要停下來，要去聽電話，或是會見某人，我祇是感到疲倦時，我就停下，即使是一個字還沒寫完。當我再坐下的時候——即使是隔了許多天，我會馬上接着下去。」

到底阿西摩夫希望能再寫多久呢？他說：「在五十年代尾和六十年代初，我曾希望自己在死去之前寫一百本書。從那時起，我便沒有甚麼真正的大志了。祇要我要寫下去，我將繼續寫。即使我每個月寫一本書，直到了一九九〇年還是微不足道。要是我知道我不能寫上超出某個數目的書，失敗的機會也強；我不要計算到底能寫多少本書。」

一九七二年，阿西摩夫回到科學幻想小說的天地，寫了「神靈他們」(Gods' Themseba)一書。對許多把他當作過時作家的人來說，這部書是個驚奇。阿西摩夫說：「我的故事很少寫到地球以外的生物，而且很少談到性，而沒有甚麼感情。它們全是高度理性的。多年來，我一直強調我這麼做的原因，是我要這樣做。當我開始寫神靈他們時，我祇要寫第一部就夠了；而且這一部的寫作風格，是十足的阿西摩夫作風：非常理性，沒有女人，和許多明爭暗鬥的科學佈局。當我拿給我的主編看時，他說：『夠了，讓我們弄一部新奇的小說；我已等得不耐煩了。』可是我沒有說一大堆話去辯護。我想，我會多寫兩個部份，繼續處理我所提出的問題。當我寫好了之後，它看來合情合理，因為我在第一部份裏提到了另一個世界，所以我能夠把故事放在另一個世界裏。」

「我覺得這是我處理地球以外生物的地方了，而且也可以加上性愛。結果，我寫描寫了我誠心相信是科學幻想小說中所見到的最好的地球外生物，這個部份充滿了性愛的味道。其中的差不多每一段句子都牽涉到性愛，不過當然這是另一個世界的性愛，跟我們所說的性愛毫無關米。另一方面，別人說，假如他們在文字上作一些修改，然後大聲讀出來的話，他們就會收到最好奇的效果。我想我寫得很玄妙，不過人人都對我這個老頭子都感到驚奇呢！」

究竟這個老頭子對於科學幻想小說一般上的新趨向，抱着甚麼看法呢？阿西摩夫說：「我的東西是在四、五十年代寫的，我往往認為它們是真正的科學幻想小說。我擔心科學幻想

小說正在消失。不過我認爲這是一種「倚老賣老」的看法，也不把自己的觀點看得太認真。我希望我能够通人情地擁有充份的感受與智慧去瞭解目前人類的感受，而不把它們誤認爲是宇宙定律。」

「科學幻想小說現在比以前受到更廣大的讀者接觸，你必須發展更寬大的範圍。這意味着科學幻想小說已吸取了主流小說的一些格式。最近幾十年來，主流小說本身也式微了；許多園地已經消失，沒有了低級雜誌、通俗雜誌來刊登普通的小說。假如一個人要發表短篇小說的話，祇可寫科學幻想小說以外，他差不多沒有其他辦法。所有有興趣寫作——通常是實驗性地創作——的年輕人都被逼寫科學幻想小說。因此，他們發揮了獨具一格的嘗試，他們對人類感情的關注，渴望在科學幻想小說中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而我卻從來不能做到這點。我其實不算是真正的作家；我祇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除了許多有關科學的書本與虛構小說以外，阿西摩夫最近向其他領域發展。他在寫完了兩部「莎士比亞專論」之後，跟着寫了拜倫的「唐璜」注釋本和米爾頓的「失樂園」釋本他說：「我已經走到了這麼一個階段：當我想到某個概念時，不管是怎樣的荒謬，我還是可以把它寫成一本時，而且我的出版人也令我好笑。好像「唐璜」之類的作品，也許是失敗之作，不過我喜歡寫它們，一些人也許喜歡看它們。我覺得我一生已捱了不少苦頭，今天總算享受幾件稱心如意的樂事罷。妙的是，爲了讓我開心，出版人倒願意吃虧呢！」

阿西摩夫大約一半的著作，是來自自己的靈感，其他的是憑出版人的意見寫成。雖然他仍舊主要是位推廣科學的作者，當別人問他，到底打算爲自己寫些甚麼書時，他的答案是寫更多的小說：第四集的 *The Foundation Trilogy*，「神靈」的續集，以及 *The Caves of Steel* 與 *The Naked Sun* 的第三集。

阿西摩夫的朋友多是科學幻想小說作者。（他說：我一個月要寫一本書，空閒時間不多，所以當我交朋友時，他們往往是同行。）他討厭旅行，所以他大部份有關科學的東西，是靠讀書而不是跟科學家的交談寫成。也許，七十年代的阿西摩夫將創作出把虛構與事實揉合一起的作品；然而，他當然會好像他所說的：「坐在家裏，神遊太虛」，做自己最開心的事。

# 科幻小說 在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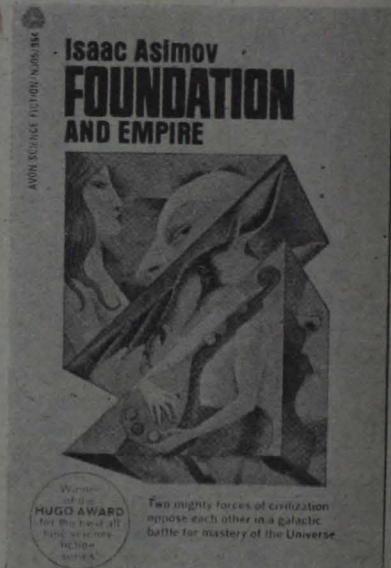
Issac Asimov 著

梅淑貞譯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在美國產生，可是當時完全沒有人去注意它。那是一分在四月出版第一期名叫『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的雜誌。

即使有人注意到它，最多也祇當它是另一本泛濫了美國書報攤子的「低級」雜誌。這種雜誌，印刷在便宜的紙上，飾以花花綠綠的封面，給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帶來充滿動作與懸疑的故事。有些雜誌全面登載些謀殺案，神祕故事，有些是西部英雄，其他是些飛行探險，間諜，戰爭，體育，愛情或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緊張刺激故事。

報攤源源不絕地為不同口味的讀者提供他們所喜歡看的東西。一本祇賣一角或角半的雜誌，能付給作者的稿酬也是有限。爲了要生活，這些「低級」雜誌的作家便不得不寫得多且快。作品的文學價值雖因此而受損，不過却永缺少其刺激性。現在除了這些低級雜誌以外又加上了『驚奇故事』，只須化兩角半便可爲公眾提供一種名爲科幻小說的新刺激。這本雜誌的創辦人和編輯是一名爲休果·真士巴克（Hugo Gemback）的電氣工程師，到了今天，每年的世界科幻小說會議常年大會上頒發的最佳科幻小說獎就以他的名字（Hugos）爲名。休果·真士巴克自己創造了科幻小說這個名詞，不過科幻本身並不新鮮。幻想是科幻小



說的近親，和人類一樣古老。會說話的動物、男巫女巫、怪獸、魔術師、奇怪的地方和奇怪的動物等等，都存在於最古老最原始的文化裏。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就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飛行月球故事。

不過真正的科幻小說並不單純是幻想。任何人都可以寫探訪月球把衛星當作是另一片異土，好像比馬達加斯卡島還遠一點。不過如果要寫月球，說明它的微弱地心吸引力，空氣和水的缺乏，兩星期環繞太陽一週，地球在太空裏的行動及面貌，可不那麼簡單了。這就是真正的科幻小說。

真正的科幻小說事實上不可能存在，除非人們已瞭解科學的理論，並用在寫作上。它也不能存在，如果作家不明白及不尊敬科學歷盡千辛萬苦才搜集出來的真像。

究竟是甚麼原因驅使作家以科學來表達幻想，驅使他們去研究科學家做了些甚麼和怎樣做？

認為社會可能改變是一種新概念。在十九世紀以前，人類社會的特徵改變得實在太慢了，人們就以爲它本質上是不會改變的。展望未來時，他們明白可能會有新君主、新帝國、新征服、新災難，但這些小變動不會影響人類的基本生活。人類繼續過着與以前一樣的生活，作家去寫一個處理未來生活的故事倒不如寫今日的生活更有表現的餘地。

至一八〇〇年，工業革命已在大布列顛生根，並且開始蔓延到其他地方去。隨着時日的進展，它帶給受影響的地方越來越多的改革。人們開始發覺到舊的習慣已在激烈的改變。輪船、火車頭、電報機、罐裝食品過程的發明，都會經強烈的震撼世界，從戰爭的性質到食物的性質，無一不變。人們開始預期改變，從而產生了好奇心——他們的子孫將如何生活？他們死後的數百年間世界將有些甚麼改變？真正的科幻小說就在這種想滿足好奇心的情況下產生。

十九世紀期間科幻小說在多國受到歡迎。美國人愛倫坡（1809—1849）是第一個寫得小心周詳的，接下來是法國人朱爾·威恩（1828—1905）、英國人H. G. 威爾斯（1866—1946）和波蘭人佐治·蘇羅斯基（1874—1915）。他的作品『銀色星球上』出版於一九〇三年。這幾個人全部寫月球之旅，因爲太空裏的另外那一個世

界自有其特別吸引人的新疆域。可是這幾個和一些像他們一樣的人祇是孤立的例子，孤立的作家，從不在文學市場上碰面。在這種情形下，建立不起任何科幻小說家團體。市場也不够廣泛足以吸引到他們。

就在那時候休果·真士巴克作了重要的事。他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本全面性刊載科幻小說的定期刊物。每個月，它需要好幾篇長短不一的小說，而這些必須向各地尋求。起先，因為供應短缺，真士巴克不得不重刊威恩、威爾斯和其他早幾十年前作家的作品。但當美國人發現了「驚奇故事」並構成搶讀熱潮後，其中就有人覺得有必要寫這種吸引人的小說。很快的，投給真士巴克的來稿就源源不絕。

在一九二八年，真士巴克買下並出版了一名美國化學家愛德華·史密夫「天空的雲雀」一書。在故事裏，作者的想像力不受約制，他不寫地球和月球的故事。祇消幾頁，作者便把讀者帶到遙遠的星球和科學進步到難以置信的宇宙去。「天空的雲雀」十分轟動。有了那個故事後大家便不再以歐洲大師為馬首是瞻了。科幻小說成了美國所特有，在以後數十年內，美國成了領導人，其他國家成為追隨者。

因為「驚奇故事」的成功，其他模仿它的科幻雜誌紛紛出籠。市場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轉寫科幻小說。一本新的雜誌「奇異故事」( *Amazing Stories* ) 在三十年代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雖然科幻小說本身擁有成爲一種新的文學源流的潛力，它的意義不容低估，可以它早期時卻有淪落在低級雜誌大海中的危險。粗糙的寫作技巧，過份注意科學的感官刺激，使它難成以成爲嚴肅文學。

把科幻小說從這種危險中打救出來的是已故的小尊·W·康貝爾，他在一九三八年成爲「奇異故事」的編輯，並立即將它改名爲「奇異科幻小說」。康貝爾立刻着重於現實主義。作家若要寫科學，就必須明瞭科學的操作。如果在寫的人物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就必須知道科學家和工程師如何思想如何談吐。讓或們摒棄那種描寫瘋狂科學家和他的美麗女兒橋段，祇寫真實的難題和可信的解決方法，康貝爾說。

康貝爾孜孜不倦地從稿堆中搜索和鼓勵那些他認爲走對了路的作者。在兩三年的期間內

，他聚集了相當可觀的一羣日後操縱這方面領域達一世代之久的美國青年科幻小說家。他們瞭解科學和科學家，並且也像康貝爾一般醉心於抓住科學進展對社會的可能影響。

在那個康貝爾所稱的「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被他所羅致的作家計有：亨因林 (Robert A. Heinlein) / 司徒真 (Theodore Sturgeon) / 康姆 (L. Sprague de Camp) / 梵獲特 (A.E. Van Vogt) / 安得生 (Paul Anderson) / 雷爾 (Lester Del Rey) 和本文作者以撒·阿西摩夫。

他們的成就顯著。當其他人還沒有想到鈾分裂的發現會帶來甚麼影響時，除了少數幾個物理學家以外，康貝爾的旗下作者已經很老練的探討這問題。最奇異的可能是亨因林以筆名寫的那篇『不滿意的解決』，刊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份的『奇異科幻小說』。遠在還沒有人在美國政府內想到原子彈時，這個故事便已經描述一大羣秘密的研究人員聚集一起從事製造核子武器。核子武器發明後用來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祇是故事的一小部份而已。最大的問題還是戰事過後如何處置這件核子武器。故事中的一個角色建議美國應該利用這件武器來操縱全世界，但是亨因林的英雄搖頭說不。沒有人能夠壟斷智力，他說。如果一個國家能做得好，其他國家也一樣做得到。亨因林跟着十分準確的預測道，擁有核子武器的超級大國一旦爆發戰爭便會引起全然的摧毀，所以也叫人不敢想像。

即使當美國快馬加鞭在高度秘密的情況下研究製造原子戰以便搶先納粹黨推出這種新武器時，克拉夫·卡爾曼已寫了一篇名為『截止日期』的小說（刊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份的『奇異科幻小說』），裏頭對原子戰的工程細節有令人吃驚的準確描寫（其中包括詳寫爆炸後的影響）。看來這不祇是純粹的巧合，所以美國的保安人員差不多立刻出現於康貝爾的辦公室裏。他向他們証明，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得到原本的鈾分裂報告書。他本身就擁有早期的有關論文。「其餘的」，他說道，「是簡單的推論。」

在四十年代初期雖說科幻小說和核子力量的聯系叫人喫驚，它在其他方面也一樣準確。星際旅行，通常是最受歡迎的科幻小說的其中一種，也越來越實際化了。

在我賣給康貝爾的第一篇小說裏，我自己本身也成了一個令人注目的預言家。那篇名為『動向』(Trends) 的小說，刊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奇異科幻小說』。它描寫首趟的月球飛

行，發生在七十年代裏，後來証明我的估計慢了差不多十年。我寫的細節都錯得離譜，不過我卻寫對了一點。在我以前的那些寫月球之旅的科幻小說，都以爲人類一定欣然接受這種新探險。從來就沒有想到會有人反對的問題。在「動向」裏我卻提到有很多人完全不想飛去月球，他們寧願人類留在地球上管自家的事，根據我所知文學史上還沒有誰提出過這個觀點。天曉得，我竟不同意這個觀點，所以我在小說裏把他們都寫成壞人，因爲我對太空探險的興趣實在無窮盡。可是遠在一九三九年，我已經看到有人會反對，所以我是第一個把這點寫進去的作者。

那些看來仍覺荒謬的科幻小說將來或許會証明它一點也不荒謬。光速是一切物質（例如我們和我們的太空船）的絕對極限，所以爲了要使星際飛行得通，科幻小說家就必須想像他們的太空人是超越宇宙的。他們變出一社沒有速度限制太空人可以任意遨遊的「高空間」。現在科學家已在猜測是否有這種宇宙的可能性。

將這些和「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裏頭所寫的那些電腦和機器人合在一起看，你將會發覺康貝爾四十年代的科幻小說和七十年代的真實世界多麼相似。

真的，科幻小說一次又一次的証明它不是一派胡言而是深刻探討未來的可能發展，它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青作家加入這領域。他們並非全部深諳科學，不過都看到我們周圍的快速改變和人類應用工藝力量時所產生的龐大厲害關係。他們都看清楚沒有其他事比正確預測未來更重要，所以必須在難題未來臨前找出解決之道。

從六十年代開始科幻小說已不那麼強調機械，它轉向着重社會結構。今日的青年作家所關心的是人口過多和資源減少所帶來的問題。他們要考慮的是個經過一場核子浩劫後仍能生存或者能够解決災難性污染的世界。如果人類可以隨意控制遺傳因子的話，這將是個甚麼世界？一個世界政府將如何操作？兩性特徵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改變？科幻小說家真可以沉迷於這些無窮盡的猜測裏。

近十年來，美國的科幻小說家好像越來越悲觀。科幻小說家有一種寫無可避免的災難的傾向，或者寫爲了逃避災難就以建立苛政或狂野無政府狀態的社會。這並非象徵覺醒或絕望。其實是科幻小說家認清了他們的職責所在。他展望未來，不是單爲了寫篇冒險小說。如果



祇是爲了那個作用的話，他大可以退回去寫西部荒原或無意義的間諜加性愛小說。如果要說他對未來的勘查是有意義的話，那便是他正嚴肅的思考埋伏着的危險，並預測這些危險對人類的意義。

科幻小說家不會說：這就是將要發生的事。他祇說：這些事可能會發生，如果你不喜歡它，現在就採取行動，等到明天可能會太遲了。

未來若是未可樂觀，他就發出警告，可能因爲有他的警告將來就不致太慘。阻止災難侵害人民是政治家和政府的職務。比起從前那種改變緩慢影響亦小的日子，這決不是易事。今日所需要的是比從前更深入的想像力，更大胆的，更清晰的目光。

不單科幻小說家這麼想。以前那種迷迷糊糊過去就算數依賴傳統的舒服日子已隨着核子武器的發展而消失。此項技藝又再次向世人證明夢囈者比起實際人來是更好的預言家。今日那些稍爲有點價值的政府行政人員和商人都知道改變實在太快了，任何依照今日情勢作出的決定已沒有用，最好還是能準確地作些估計明日情勢的決定。

現在已經有一種叫做未來主義的新專業，世界各地人們都在預測在幾十年後甚至一世紀後會有些甚麼事發生。但是最初的未來主義就是科幻小說家，上面提到的專業還繼續保留它當初的特徵。很少有未來主義者不對科幻小說發生興趣的。因爲這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有人對未來毫無興趣，覺得科幻小說是愚不可及的話，那麼以他那種枯萎的想像力將永不會看清楚未來。

人類將能生存，如果他前瞻而不後顧，如果他勇氣接受改變，而不作無謂和毀滅性的抗拒。這就是科幻小說的教益，我很榮幸我會是那教益的一部份。

作者簡介：以撒·阿西摩夫，十八歲時便賣給奇異故事雜誌第一篇科幻小說。他不單是這方面的第一流作家，本身也是名副其實的科學家。他很多產，出版超過一百三十本書，近年來轉寫非科幻小說、文學、歷史、神學、詞源學等著作。

# 公元

## 三〇〇〇年

\* Issac Asimov 著

\* 白 水 譯

究竟人類在今後一千年的展望如何？

這個問題是不可能肯定答復的，因為答案部份要看可能發生的無法預測的事件來決定。可想像的是（如果不是很可能話），地球說不定遭到一場來自太空的進攻。舉個例子，以另一件可想像的事，是一種新過濾性病菌可能對人類引起一次毀滅性全球傳染病。

再者，一部份答案也胥視我們的選擇而定。人類也許選擇要打一場熱核戰爭，明顯的，將來的面貌，將和一個沒有發生這種戰爭的未來，有着天淵之別。

無法預料的事——無論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還是外來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很可能是屬於大災變。要是發生這種事，我們將看到我們的社會受到激烈擾亂，科學工藝瓦解，出現重大的死亡與毀壞。究竟我們多久才能擺脫這種困難，我們不能肯定，不過即使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人類說不定還在拼命設法找回失去的東西呢！

不過，讓我們排除大災變的可能，因為它們是深遠莫測的。讓我們假設地球生活繼續下去，沒有發生驚天動地的事；假設我們走的方向是可以預視的，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生活的延續。若是如此，究竟公元三〇〇〇年的生活又如何呢？

假設一個沒有發生驚奇事物的未來，意味着生活將以當前的改變方式繼續改變。我們所走的方向不會驟然轉彎；一切將保持不變，只是多了。

究竟這個不會突然轉彎的方向，是什麼方向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發明原子彈以後廿五年裡，人類出現了三大改變方向。

第一，世界人口平穩地增加，速度前所未有的快。這種增加在世界落後國家特別明顯，在這些國家裡，現代醫學技術——包括好像殺蟲劑和抗生素的使用——首次消滅了傳染病，降低了死亡率。

第二，歐洲對世界的支配已經分崩瓦解。獨立黑人國家在非洲崛起，目前在舊地圖的不列顛印度帝國上，出現了五個獨立國家。中國在現代史上第一次成為超級大國，日本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極其慘重的挫敗，它現在却在經濟上，比以前任何時候強大。

這種改變也影响到立國較久的國家。其中一些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久已殖民的國家，現在充滿了自覺的活力。黑人，印第安人及各族白人正在美國挺身而出，高聲矢呼。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裔人，比利時的佛蘭芒人以及瑞士的法裔人地區都不安。許多新國家發生宗教、語文及部落磨擦。世界不僅僅一天天受到民族主義侵害（這種主義的苦處已經夠了），更糟糕的是受到我只能稱為「地方主義」的思想作祟。

第三種改變是一種持續了兩世紀的變動，不過現在的速度將顯著加快。這種改變就是全世界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目前石油、金屬及世界一般資源的消耗率，在一九〇〇年——甚至是在一九四〇年——時——是沒有人可以預視的。

假設上面三種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口，變大的地方主義以及提高的科技——繼續朝着它們走了卅年的方向走去，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科技不斷發達，它只可以一種永遠增加的速度消耗能源，才能做到這點。如果我們只想到我們今天隨時可得到的能源的話，這意味着我們將永遠燃燒更多煤、石油及煤氣、不斷建造更多核子發電站。

這使我們碰上一些問題，不斷使用現有的能源，無濟於事，只能把環境變壞。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空氣污染；使用核能帶來輻射污染危險。再說，科技日漸昌明，意味着生產和在製造過程中，使用更多會對泥土和水造成化學污染的物資，或在物資用過和拋棄後，造成廢物污染。

世界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阻礙了嘗試要緩和科技發展速度，避免這種污染的工作。每一年，越來越多人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美好東西。看來，只有繼續提高科技水平和繼續造成污染，才能緩和這個要求。要求更多糧食的壓力，再次使世界上的泥土受到更大重負，雖然它正給污染損害。

有關明智地處理科技與人口問題，以及結束兩者無限度增長時代的決定，受到了那些滿懷正義感地認為本身曾受到壓迫與欺騙直至現在的人那種新自覺所阻撓。世界上較貧窮國家，對於凍結成長概念，感到憤恨，因為目前先進國生活水平高，而他們的却低。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是把非正義變成永恒。

因此，如果我們繼續像以往般前進，讓污染增加、科技加速及地方主義越來越重要的話，除了災變以外，我們還能希望什麼？污染將繼續摧毀生態學，資源將繼續消失。互相磨擦將繼續耗損人類的精力。由於人類爭先恐後搶奪世界上日漸消失的物資，磨擦將加劇，最終加速人類滅亡。

那麼，假如我們繼續以現在的情況前進，究竟我們還有多少時日？這很難算得準確。然而，假如我們想想過去卅年來，我們的學校制度，司法制度，政治過程，城市的狀態，街道上的安全、福利事件的盛行、吸毒者、失落的青年的改變——雖然社會不斷繁榮，我們只能懷疑我們是否將生存另外卅年。何況要生存到一千年，就更不必說了。

不管會不會發生一場熱核戰爭（一個瓦解社會在仇恨與壓迫之餘，可能被發動一場類似戰爭），野蠻主義將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一旦我們複雜得無法想像的科技社會微妙均勢動搖和開始垮倒後，它將繼續以更大和更災變性的速度垮倒，從肌荒、流行病及暴力奪走數十億人的生命。

到時，世界剩下的情景，將是科學幻想小說作者描寫的好題裁——三五成群的原始人在過去的大片廢墟裡游蕩，製造傳說來解釋廢墟，看不懂他們可以找到的書本，不能使用可以找回的器具，除了最簡單的工具以外，也不懂得如何以新的器具來取代破碎的，除了再去尋找以外。

人類最後是否會東山再起呢？也許會。不過如果一場熱核戰爭加快了災變降臨的速度，最怕輻射水平將使人類不能在世界大部份地區生活。假如新野蠻人發現他們世界沒有了石油，最富饒的煤礦燒盡了，最豐富的金屬蘊藏變得空空如也，薄薄地分佈全球表面，那麼一個科技世界的基礎也就給毀了。

那麼在公元三〇〇〇年，人類說不定還會嘗試把他們的物質水平提高到今天的水平，他們可能不會成功；可能永遠不會成功。

我是否太悲觀呢？

在上面所說的三大變動中，兩個——即日漸增加的人口和加劇的地方主義——必然只會帶來危險。不過，第三個改變——即發達的科技——却有令人產生希望的一面。難道它不會爲我們帶來一些未曾夢想過的好處，緩和我們對一切可怕事物的憂慮嗎？這種突飛猛進的科技說不定會產生對我們有益而不是毀滅的意外收穫。

例如即使我們排除了無法預見的奇事，憑我們現在的知識，到了本世紀末葉，我們還很可能達到控制核子聚變能力或學習商業化利用太陽能，或兩者的地步。若是如此，我們將擁有在地球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能源了。聚變能不會造成化學污染，只會產生最低限度的輻射危險（程度遠比目前的裂變能低得多）。太陽能——如果只是利用抵達地球的陽光——將不會造成任何形式的污染。

還有什麼呢？難道我們不能學習利用海洋作爲無窮盡的食水來源，無窮盡的礦物來源以及新食物的豐富來源嗎？難道我們不能把聚變爐裡的廢物加工，變成各種可以再使用和不能毀滅的元素，從而消除污染嗎？難道我們不能解開光合作用的謎團，學習如何使用太陽能，直接以二氧化碳、水及礦物製造食物嗎？

若是如此，世界人口繼續增加又有何關係呢？如果我們活在一個大家可以分享一切的富饒世界裡，地方主義——至少它危險的方面——就不會消失嗎？如果大家豐衣足食、經濟好、娛樂夠，想不到非正義，當然造成流血的彼此仇恨將消除，雖然人類還會有競爭。

這聽來不錯，不過讓我們想想！……………

目前，世界人口增加的速度，將使它在卅五年後增加兩倍。如果我們假設科技的發明與創造力每卅五年增加兩倍甚至以上，究竟世界人口可以繼續每隔卅五年增加兩倍多久？

永遠？

不，它將受到限制，即使我們允許科技不斷前進。

目前，人類在地球上的總重量是大約一億八千萬噸。如果在卅五年後增加兩倍，再過另外卅五年又增加兩倍，餘此類推，到了公元三三三〇年，人類的重量將等於這個地球的重量。這是一種萬萬不可能的局面，它意味作不管科技如何昌明，人類總不能繼續以目前速度增加到甚至一千五百年之久。絕對不能！

你們也許認為這是因為我作了可能虛假的設想，認為人類將給限制在地球上。你們也許認為如果我們想像科技無限地進展，人類將設法跑到太陽系其他行星；我們將設法控制其他星球，使它們和地球一樣適合人類居住。那麼，當然我們可以繼續以目前的速度增加世界人口到更長久的時間。

非也。我們可以想像數以十億的人移居其他星球，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計算到了公元四〇〇〇年，人類若以現有速度不斷增加，它的總重量將等於整個太陽系——甚至包括太陽在內——的重量！到了公元六八〇〇年，它將等於已知宇宙的總重量！

因此，我們必須遲早停止，我們在不久將來的某個時候，一定要停止增加人口，無論科技發展到什麼程度。

不過假設人口繼續在增加一個時候，同時科技也並駕齊驅。又假設人口繼續在增加差不多四百年。這個時間的大約四十巴仙將使我們進入公元三〇〇〇年，這也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目前，世界陸地人口總密度是每一平方哩住大約七十三人。這看來不多，不過當然這只是個平均數目而已。南極人口密度是零，不過在工作日，紐約曼哈丹島的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哩十萬人！

以世界人口目前的增率，到了公元二三五〇年，地球陸地表面的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哩十萬人。即使人類均勻地分佈在陸地表面上，地球大陸與海島又只不過是一個擴大的曼哈丹而已！

即使我們假設科技可以應付這個問題，它將意味着以目前人口增率，地球上的荒野將在不到四世紀光景內，完全消失。事實上，除了屋頂花園以外，青蔥的草木、空無與未鋪砌的土地將消失。

爲了餓飽芸芸衆生，人類不能受到其他動物的競爭，於是到了最後，人類將是唯一的陸地動物。假如人類要靠自然生長的食物過活，他必須成爲素食者，種植含有最低量廢物 and 不能消化成份的食物。這可能意味着靠酵母和其他微生物生存。或者他可能被迫殺死海中一切動物，把海上全部浮游生物佔爲己有。

從那裡，人類又何去何從呢？當我們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時，人類又身處何地？假如成長哲學繼續驅使人類不斷積極地增加人口和開發地球，我們也許想像人類到海底殖民。即使人口增率大大消減，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地球整個表面——陸地與大海上——將住滿好像曼哈丹密度的人口——每平方哩十萬人！

下一步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用化學方法，利用陽光和簡單的化學製造食物嗎？地球上植物供應目前只利用五十分之一的太陽能；我們可否設法利用全部陽光，以供應比植物世界供應人類的食物多出五十倍的食物？

假如全部太陽能給變成食物，世界全部人口的係合質量將把太陽的熱能發射到全球。如果人類均勻分布，全球的氣候將一樣溫暖，不過如果人類集中某處，將會造成一股難以忍受的熱浪。

當然，地球將沒有讓任何其他形式生命——植物或動物——立足的餘地。整個地球將住滿厚厚一層又一層的人，別無他物。

事實上，如果我們擺脫幻想，我們會一定同意，如果科技有了相當增長，這麼一個世界無論是在公元三〇〇〇年或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維持的。（即使在幻想中可以的話，也沒有任何頭腦清醒的人，要住在這種世界裡！）

讓我們老實地說，如果人口增長沒有停止，前進的科技是沒有用處的，它只能拉長人類的痛苦。只要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繼續破壞我們富饒的城市地區和進一步剝削正在惡化的泥土，我們也不能合理地希望地方主義的慘烈磨擦會緩和與平息。

因此，如果我們要去設想一個沒有災禍的未來，人口必須在數十年——而不是數世紀——

——裡不能增加。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世界人口將穩定下來，不然的話，人類可能瘋狂地走向浩劫，到時，或者欲罷不能呢！

然而，即使人類迅速採取明智的限制人口措施，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世界人口將達到七十億大關（如果沒有發生戰爭或飢荒）；無疑的，這個數目將大大超出地球幸福的最後價值。到時，地球將遭到莫大損害；有人將採取堅決行動，不只要阻止世界人口再增加，而且要將人口降低到某些可承受的水平。

可是，究竟地球的人口增率如何減至零點，然後變成減率呢？

這倒有兩個可能的途徑，一是把人類的平均死亡率提高，不然就是平均出生率減少（當然，兩者可以混合）。

假如我們毫不負責任地增加人口，而科技又趕不上（它當然趕不上），地方主義的壓力將增加混亂與暴動。死亡率自動上升，因為人們會因飢餓、疾病及暴行而死。不過，這正是我們所說的災變。所以要是我們假設一個沒有災禍的未來，我們必須假設以除了增加死亡率以外的方法來控制人口。

因此，我們擁有的唯一方法是降低出生率。任何人若不主張削減出生率，或認為應該減，而沒有實際辦法來確保出生率會削減，他一定自動等着必然發生的災禍。幾年前，我是其中一個預料必然災禍的人，不過，現在我開始振作了。

美國的出生率已經跌到人口增率不大的程度，並可能再降低；其中一個原因是避孕藝術在科技上有了進展，另一個原因是人民日益了解到人口過多的危險。其他地方的出生率也有跡象顯示在低落。甚至中國——擁擠人口的縮影——也推行節育運動。

如果這種趨勢持續和增大聲勢，我們也許可以瞻望一個穩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科技將以合理的速度前進，能夠應付不再是無法克服的問題了。若是如此，人類將有機會以一個有作用的科技社會，生存到公元三〇〇〇年。這個社會不只是和今日社會一樣發達，而且甚至更加發達。

究竟公元三〇〇〇年的社會，面貌如何？

也許那個世界將從廿世紀瘋狂混亂、毀滅中學習到教訓。它將安定下來成為穩定的社會



，並且對人口增加的惡果感到害怕。到時世界總人口大概是十億，死亡率甚至比目前低，但出生率也同樣低。

從我們的標準來看，那將是一個年老的人口。人類也許還是頂多能活上一百歲，不過將有越來越多人活到百歲之齡，而且生活更加舒逸，加上出生率又低，到時兒童與年輕人的巴仙率將相當小。

就社會制度而言，由於人類活在一個基礎牢固、成熟的社會裡，改變的步伐將緩慢。但這不一定意味着生活各方面的創造力將消失。

當然，在體格特紀上，在僅僅千年內，人類多少會改變，然而思想態度乃是文化的產品。公元三〇〇〇年的社會較不以青年為中心，或以工作為中心。人口少了，個人主義勢必有更大的發展餘地，人人有更多選擇。

由於人口少了，科技又先進，更多人將把精力轉向建設性的消遣，不光是爲了吃飯而工作，或只是爲了娛樂而不擇手段去行動。總人口中的藝術家、作家、手工匠、運動家、學者及藝人的巴仙率一定比現在高得多。

簡言之，個人將有更大的各種選擇，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進步」的最佳定義。由於世界上的工作大部份交給了機械，個人可以安排時間適應自己。如果他得到科技教育，獻身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工作」，他可以這麼做——不過他沒有需要這樣做。當然，將有足夠人選擇担任世界的工作，讓世界繼續活動。

當然，在人口穩定後，女人將自動和男人一樣，得到全面的社會與經濟的平等。由於社會不會希望女人在延長的壽命，多生孩子，由於甚至這些嬰孩可能在母體外成長，然後由社會——而不是私人——撫養，究竟女人將來如何過日呢？

如果她們不能夠盡量與男人平起平坐，她在無聊之餘將嘗試生育，而這却是公元三〇〇〇年社會最急於阻止的事。因此，女人將受鼓勵和男人一樣參與各種活動——不管是必要工作或是個人嗜好，或只是消遣。有了這種機會平等後，我們有充份理由假設女人將充份發揮她們的學術與創造才能。

在公元三〇〇〇年成爲基本的至少一種科技進展將是目前已存在的通訊人造衛星。

早在公元三〇〇〇年之前，我們已預料地球上兩個地方之間的音訊傳達將簡單得像在隔街呼喊一般。利用激光射向通訊衛星和反射回地球，數以百萬計（電台、電視及電話）波道將可擠在一起使用。地球上人人可以有自己的波音和私人電路。資料轉移將使每個人挖掘一個世界圖書館的資料，和複寫任何喜歡的書或報紙。所有在地球任何地方發生的文化事件，可以馬上——在發生時或過後靠錄音或錄象磁帶，或在地球任何地方——看到。

這意味着促使人口大大集中的社會壓力將減少，由於人民可通過閉路電視開會，而不用踏出家門，由於工廠與辦事處日漸自動化，甚至用機械人担任要求不高的勞動與思考工作，經濟壓力也降地。早在公元三〇〇〇年之前，都市也許縮少，人們將住在相當小和散佈的社會。

人口將分配得更好。先進科技——包括廉宜與大量的能源——和對氣候的先進控制，將使到地球大部份地區可以住人。到時，要在安迪斯山脈某個山谷生產日常必需品，將好像在哈德遜河生產一樣容易；生活中的學識與文化方面，在兩地一樣隨時可得。

國家將以標誌形式存在地圖上，不過到時實際上有一個世界政府；人口向各處分布，族與族間混雜，以致民族主義優事無法發生。人口比較均勻的分佈也包括經濟懸殊的平衡，使到貧窮與富裕不再存在。有的懸殊將是個人選擇生活方式的差異。人類將不同，不過這是他們選擇要不同，而不是受到外來環境勢力所迫。因此，他們將說不同的語言，倘使他們選擇這麼做，不過他們也會說我們叫做的「標準地球語」，這種語言最接近英語。

這一切是否空想？也許不是。假如人口水平受到限制，科技又有機會發展，世界將變得愈來愈電腦化。電腦根據準確的數據輸入和理性規則作決定，永遠不會情緒不定，以致提出一些促長戰爭的措施；或是十分不實際地認為穩定社會可以群眾不平  
等為基礎。

我們在電腦推理——不是人的情感——引導下，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將進入一個不僅是女人，而且所有人都會得到機會平等的世界。由於地球人口少了、有了更大的人口分散、較不擁擠的環境、馬上的通訊、理性的電腦化、以及大家樣樣充裕，地方主義將無法抬頭。

人們的愛好與思想也許仍舊不同，某人也許不同意或甚至厭惡另一人，然而只是歧見將不會造成精神病的行動。事實上，在一個遺傳工程突飛猛進的社會裡，個人之間的歧見將被視為最偉大的一種資源，因為這種歧見代表大量各種不同的基因集中——這是對人類極大的好處。

在公元三〇〇〇年，地球表面較少的土地將用來耕種。十億人口所需求的糧食比我們今天的需求小，到時耕地當然也是自動化，不需要人類的管理。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氣候控制將是實際的，加上人類對泥土化學與物理有了更深的了解後，他們可能在佔目前世界耕地十分之一的土地上，生產品質更好的必需糧食。這將越來越真實，因為海洋將有效地發展，以供應足夠的人造食物。

很可能的，較大的陸地生物——尤其是食肉動物——將絕滅。人類會被迫代替，以維持一個健全的生態學。受控制的捕獵將減少較大的食草野生動物數目，使到各種野味成爲日常的普通食物。

這一切的結果是：世界更多地區將成爲「荒野」。我把這個詞括號起來，因爲那時的荒野也許跟今天的荒野不大相同。那些給人類消滅和正在消滅的動物，一去不返。而人類對環境造成的損害，甚至不能在公元三〇〇〇年之前治愈。那時，雖然人口相當少，它將分佈全球，幾乎處處皆有人烟，他們多會設法更密切與環境共存，以求舒適。

因此，公元三〇〇〇年的世界也許像一個廣大的國家公園（或是地球公園），裡面的草木、野獸可能繁殖得比現在還多，不過將受到密切的監督。

事實上，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人類可能到地底下另拓天地。這當然有好處，他們將能逃避氣候的極端和風吹雨打。運輸也會更容易。地下的時間調整也較合理，因爲沒有一年從頭到尾長短不一的白晝黑夜。

這些地下城市將不是要逃避戶外生活，事實上剛剛相反。在任何地下城市，人們只需乘一陣子的升降機，就能看到野外。那時的荒野將比現在的野外更接近人民。那時的荒野將不會因爲人類的出現而給破壞與毀滅。

因爲一種大量不污染的能源將使到野外清潔、健康。人類能夠適應環境，意味着他將故意地盡量使野外多樣化。那時的郊外將有山有水，以及一切，確保一個平衡和使人類最愉快的生態學。

究竟這種生活是否太受限制、太呆板、太平淡呢？它對於那些習慣了變動與動蕩的人來說，是否蒼白得令人不快？我們是否寧可冒災難的巨大危險，而不要過枯燥的「馴化」日子？若是如此，請記住到現在爲止，我談的只是地球而已。畢竟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地球將早已不再是人類的唯一家園，即使科技只是以適度及實際的步伐前進。

那時，月球將成爲地球建立已久的殖民地，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它實際上將被全面開發，並支持更多的人口，那裡的人將一如地球人過着進步、復雜——甚至冒險的生活。

然而，跟地球比較起來，月球將有很大的差別。舉個例子，月球殖民者將永遠住在地下，永遠經歷一個完全受操縱的環境，永遠不知道什麼是空曠的荒野。

他們的世界原則上更近於太空船的顯微世界，所以他們更容易適應漫長的太空飛行。除此以外，月球的表面地心吸力只等於地球的五分之一。這意味着在月球表面上較容易發射火箭，而且比在地球發射需要較少的推力與加速度。況且，月球上也沒有大氣層造成阻力和高得危險的溫度。

那時，一旦月球殖民地建設妥善後，月球移民將進一步探討太陽系。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他們將在火星上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殖民地，並在較大的小行星，甚至木星的一些衛星上，建造哨基地呢！

其實，我們可以說，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太陽系將給適當的開始。

假如作爲人類核心世界的地球和月球上古老殖民地達到呆滯的成熟期，那麼人類將到其世界和漫遊在金星與土星空間的人造太空船上，尋找活力與探險。

事實上，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人類（在難以預料的科技進展協助下）將準備經過漫長航程，探向其他星球。在擺脫了地球的牢籠後，人類將來也會擺脫太陽系的大牢籠。

於是人類將飛向深遠的星際太空航道，穿梭星球之間，前進擴展，並找到我可以看到的最遠將來裡，一切危險與冒險的樂趣。



如果

## 我來設計女人

\* Isaac Asimov 著

\* 白 水譯

（前言：一家剛剛創立的現代派婦女雜誌，要我寫了這篇文章。我感到滿腹狐惑。我問道：「難道妳們不覺得有點那個嗎？好像設計一個乳房長在背後的女人，好讓她們跳舞時覺得更加有趣？」

「不！不！」她們說：「正經點。」  
於是遂成此文）

假如由我設計一個女人的話，究竟我能夠怎樣地把她的現有結構改造呢？因為我身爲一個異性男人，已經建立了一套牢不可搖的條件反射，能夠對於現有的她，產生快感的反應。最低限度，就以她的表面、形狀與皮膚肌理來說，我已經習慣了喜歡現在的一切，我個人投票贊成保留現有的女人。

可是，表面、形狀與皮膚肌理並不代表女人類與地球在她成爲女人之前，她是個人，使到人類與地球上萬物分別的，是一個複雜的理解與創造的頭腦。

那麼，究竟我是否要改造女人的頭腦呢？

讓我們來研究研究。如果女人的頭腦真的在某個重要方面顯著地輸給男人的頭腦的話，那麼我必然會把前者改造。我們重新把它設計，讓它和男人的頭腦平等。

我不會因為自己對男女平等抱着抽象與理想的渴望而這麼做。我的慾望比這還要自私，我們人類面對一個敵視我們的宇宙，人類在幾千年文明中取得不少勝利後，現在正面臨最重要的關頭。人類所面對的問題與危險，包含了潛在的、無法想像的大災變。爲了避免浩劫，當然我們一定要絞盡腦汁，要求可能的解決辦法。

如果女人的頭腦顯著地不如男人頭腦的話，又如果它不能在人類抗拒自己與宇宙的大戰關中，負起平等的責任的話，那麼，我再也想不到人類有什麼行動會比改造女人頭腦，使它跟男人頭腦平等的工作更加要緊。改造了女人的頭腦之後，就會一下子把地球的智能提高兩倍，甚至增加我們生存的機會。

不過話說回來，女人頭腦是不真的屬於劣等呢？從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點。啊！很多人（多是男人）倒是大談特談女人比較衝動、比較沒有男人那麼理性、比較直覺、比較不聰明等等，不過這種陣腔老調只適合那些要將女人處在次要地位的男人和那些沒胆擺脫次要地位的女人。

如果爲形勢所逼，女人必須接管「男人的工作」的話，她們勝任愉快。每遇上什麼危機時，男人突然發現他們可以向女人求救。

由於沒有證據證明女人頭腦的確不如男人（除了那種利己的概念以外），從我能夠觀察到的事物來看，我深信女人頭腦和男人頭腦是平等的。

然而，世世代代以來，女人一直給緊緊地綁在次要地位上；沒有平等機會擔任世界上重要的工作，得不到平等教育，得不到平等的領導機會等。因此在我們的世界上，人類一半的頭腦被人爲地約束，不能協助解決我們的問題。所以在改造女人頭腦時，最重要的是把任何使女人屈服的東西除去。

究竟這些「什麼東西」是什麼呢？究竟什麼東西促使女人屈服呢？

顯然的，兩性之間最大和最明顯的區分特色就是：女人要生兒育女。

男人和女人對孩子的遺傳特徵，作出平等貢獻。在受精時，女人的卵和男人的精子含有等量的染色體。然而，卵也含有食物供應，維持發展中已受精的卵經過一個初期，直到建立了一種比較長期的營養系統，這種長期系統完全是女人的工作。

已受精的卵移植在女人的子宮壁；成長中的胚胎從女人的血管吸取滋養，並把廢物排入女人的血管，前後歷時九個月。做女人的必須饑餓兩個人，必須挺着難過的肚子和擔當懷孕的不便，必須經歷嬰孩擠出生育通道時的痛苦。

男人在生育工作上的角色雖然極其重要，可是在射精後，便算大功告成。

在原始社會裡，由於兒童死亡率高，人類——甚至是那些渡過嬰孩時期的人——壽命低，人口只可以由高度出生率來維持，女人必須不斷生育，不光是生育他們，孩子出世後還得哺乳他們多月，還要以痛苦換來的愛心，撫養他們長大成人。

只要女人是一部生產嬰孩的機器，她的一生必定只擔任這份工作。這樣的生活除了服從以外，還能是別的呢？當然，社會會盡其所能去說服她，該作一架嬰孩機器，是她唯一適合的工作——不然的話，女人為什麼那麼心甘情願地，明明知道生命寶貴，還要白白浪費一生？

現在，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女人一定要做生產機器的世界了。目前的壽命率高，兒童死亡率低，其實，世界早有人滿之患了，所有頭腦清醒的人都認為，我們不應該再增加人口，而應該設法人道地減少人口。

女人不能生太多孩子，是重要的，女人在這個時刻有「不必要」的孩子，更是不堪設想！然而，節育還主要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的責任；要墮胎的是女人，照顧私生子的也是她，對一個嬰必要嬰兒負責任的是她而不是男人（事實上如此，假如理論上不是），即使她結了婚。

因此，當我重新設計一個適合我們當前社會需求的女人時，我要走的方向是很簡單的。我將把她設計到只有在願意時才排卵，這將意味着：

- (1) 她毋需經過月經期，除非她因為某個原因要這麼做。
- (2) 她可以隨時與男人性交，而不會有懷着孕不必要嬰孩的危險。當然，她不會給硬硬強姦到懷孕。

(3)她只可以在她認為有利的情形下，以及和她深切認為要他作孩子父親的男人交合，生下一個孩子（或至少有機會生下一個）。

讀者看了會不會大吃一驚？非也。當前情形才真正令人大吃驚呢！胡亂生下孩子，是獸性，每種動物都做得到。

要做人，要有一個能夠經過深謀遠慮來判斷與控制事物的頭腦，當然意味當你需要而不需要時有個孩子。這就是自願排卵的意義了。它將是自然，固有的節育方法。

我的話還未說完，如果懷了孕後，女人改變初衷，又如盼望中的有利情況不出現；又如出現了意料之外的困難時，又怎辦呢？我會把女人設計到她可以在懷孕頭六個月內，隨時把胎兒消溶。這將是自然，固有的墮胎潛能。

還有，男人的天生能力是把精蟲射入女人體內，讓嬰兒在母體裡全面成長。我將把女人設計到她也可以喜歡時，把已授精的卵排出體外成長；然後和男人一樣，免除懷孕之苦。

要記得，一個在母體外成長的胚胎，也可以更加容易檢查出生育缺陷，以及最終鑑定良好的遺傳形式。到時，人類的進化將因此更有效和受到更有智性的控制。

你使我可以這樣改造女人，使她生育後代的角色，變得和男人一樣不再是什麼大困難的話，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使女人處於次要地位，而人類的智能將馬上增加兩倍。

不過，也許我做得不夠透徹，或許我們應該在每一方面，把女人設計的完全平等，發展一個單性社會，靠發芽和其他天性方式來繁殖。

不！有性繁殖不斷地混合每一代的遺傳基因，加速了進化和提高進化效率。如果這種基因混合是重要的話，我寧可保留目前把精蟲射入女體內的制度。我也寧可保留一些不重要的生理差別，使到一性的成員在肉體愛情的遊戲上，可以體驗到他或她所沒有的東西。（一如我所說的，我有異性愛的偏見——而且是在搞改造女人的工作）。

不過，在貢獻了等量的遺傳物質，卵子受精和樂趣過去後，我要以後的一切東西都平等。我也不要幫女人一個忙，就讓她們負起救世的一半責任好了，其實這也不是一份輕鬆的任務呢！



# 海的死亡及其他

公羽介

馮尼卡 (Kurt Vonnegut) 當然是一位科幻小說家，雖然他幽自己一點說是書評家告訴他的。個人孤陋寡聞，而且他的確曾被一些「飛碟滿天飛」的刮龍書嚇怕了，因此至今較為熟悉的西方科幻小說家也祇有馮尼卡。祇讀過他的『第五號屠場』(臺灣有中譯本，洛夫譯，水芙蓉出版社)，過去、現在、未來及地球、特拉法瑪杜星不分先後的混雜在一起寫，讀時偶爾還會糊里糊塗，但過癮程度依然超過看改編自本書，由喬治·萊·希爾導演的電影版。電影應該算是好電影，可惜看時拷貝不全，並且有些地方經過改編，已不如原著時刻時空倒錯上天入地般不可預測的神氣。書中的畢爾格林這位驗光配鏡師，能在不快樂的日子中，去學習爭取快樂，是我個人最大的收穫。其他的，記得的倒不多，祇知道馮尼卡也是位極幽默的作家，寫到悲慘的地方，一樣讓人笑得出來，但是過後會難過，是同時難過自己的笑得出來。馮尼卡，所以沾有一些黑色的色彩。這一點，電影亦或多或少拍了出來。

張系國編譯的『海的死亡』(純文學出版社，七十八年十月初版，一七八頁)沒選馮尼卡，不知是否他最短的短篇也很長(書裏『紫太陽之歌』附註說：「可惜他們的科幻小說——按，是指娜黛麗·查理·漢能伯——都太長，我一直懶得動手譯」？本書精選了十一篇科幻小說，除了三篇美國的，其他各國像西班牙、阿根廷、義大利、波

蘭、瑞典、英國、丹麥和中國各收一篇，張系國在代序『科幻小說的再出發』裏指明，原則上希望從每國選出有代表性的精彩作品，以免科幻小說有被限於某一方之弊，同時每篇文末的附註，能使「讀者在讀完原作後，可以更進一步的瞭解作品的背景及內容。」可以說十分有心的推介科幻小說，也十分的替有心的讀者着想。

中國篇精選的是醒石的『望子成龍』，關於這點，也恐怕不外是自醒石陸續發表在報紙副刊上的有限的幾篇科幻小說精選而已，該不是編譯者（尤其是知道醒石就是張系國時）偏心或有私心，而是在中國的小說創作園地裏，基於中國人比較關注人間世的天性，中國小說的主流一直是寫實主義，科幻文類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處女地。張系國寫得不好，這由文評家來評定，而會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地』（純文學出版社）裏讀過『超人列傳』的，則該老早心裏多少有數，並且應該承認張系國當年所走出的這一步，穩而有姿。如果更進一步讀過他的『香蕉船』（洪範書店出版社）、『棋王』（先是盲心出版社，後改洪範出書）或『昨日之怒』（洪範書店）等書的，更應知道張系國這位有心人（他的熱誠，亦可由他的其他隨筆文集如『天城之旅』、『孔子之死』、『快活林』等發現），無論他往前走得多遠，如何身爲域外人（他的另一個筆名，『快活林』的文章就是原先他以這個名字在『中國時報』副刊所開的專欄所輯）或者遊子，他始終不忘屬於他鄉土的一片土地，瞭解這點，也就不會奇怪『望子成龍』文後他的附註會說：諷刺重男輕女的觀念。「鄉土科幻小說」，或許也可算科幻小說的一種呢。

從『地』、神童棋王、遊子魂系列、釣魚臺事件的『昨日之怒』至科幻小說精選的編譯，張系國都讓我祇想說，他始終是位有希望的作家。

# 談超人列傳

多年前在「純文學」讀過張系國的「超人列傳」，印象頗深。我個人對科幻小說並不感到特別興趣，接觸也少，以中文書寫的祇讀過這一篇，張後來有沒有往這一方面發展也沒留意。最近又再讀了一次，有些有趣的感想——這小說談論過的人必定不少，但是這麼芝麻綠豆的東西恐怕沒甚麼人屑寫，那麼就讓我試寫寫罷。

總是覺得缺少了點甚麼，留心一下，原來是顏色。全篇小說着寫描寫色彩的，恐怕祇有斐人傑超人手術成功後，見他前妻丹娜的一段，「她仍穿着那襲寶藍色白沙邊翻領的洋裝」，也還不是特別刻意的寫，要是引起讀者注意，也還是因為那是「他最喜歡的那件」，溫情主義的作用。如果是別的小說，怕沒那麼使人不安。但是張系國有這樣細緻的觀察力，這樣美麗的描寫：「起初，一切都是黑暗。有罡風自四面八方吹來，呼嘯着繞他旋轉。他赤條條的和罡風搏鬥……他不再掙扎，便靜靜地頹息在虛空之中。然而無色無空無形無狀的所在，也有無限的寂寞。」所以要是「超人列傳」某些段落被塗上顏色，應該是會更豐富，更立體的。

是張有心如此？不是罷，為甚麼呢？理性的廿三世紀，超人周遊列星，想必時時見到色彩特異的奇景，起碼看科幻電影得到的印象是這樣。要是黑白效果是爲了表達超人生活的單調刻板，那麼寫到凡人時就更加應該着力寫繽紛的顏色對比。一如在黑白電視看彩色片，再好看也覺得不够喉。

性場面也是這樣。斐人傑最後一次洗澡，以他這麼關心自己外表的人，是否應有更性感的描寫呢？性無疑是凡人和超人最顯著的分別之一，胡博士長篇大論解釋超人時，一再強調「沒有獸性的慾望，也沒有性的煩惱」，送凡人上太空「還得替他解決大小便性慾等麻煩」，可見張也覺得這是必需交待的。斐人傑手術之後，往自己下身一看，

「突然意識到缺少了甚麼」，是不寫之寫，後來戈德博士一章，更是專爲性而關的。或者是因爲我本身愛看性場面？洗澡一場沒有特寫，甚至沒有暗寫自瀆，感到可惜。

讀科幻小說是很理性的，小心翼翼，就像讀偵探小說，特別留意小節段故事合不合理。『超人列傳』我最大的疑問是：廿三世紀科學這麼發達，爲甚麼要派巡視員去聯繫各星球上的超人，不能用雷達嗎？或者同類但是比雷達強的新發明？還有小一點的不通之處：斐人傑訪提摩太博士，提摩太拒絕見他，後來衆超人回地球開會，提摩太也來了，他是怎麼得到消息的？他孤僻的脾氣，不接見斐人傑，其他的超人去送信可想也不會見的。衆超人返地球，怎麼倒是接踵而至，居住在兩個不同的星球的超人想向對方借資料，「可能得花二十年的時光往返一趟」；首先近兩百超人接到消息的時間就可能相差幾百年，住得遠的飛回來也要幾十年罷，不可能回來得這麼快，也不可能幾乎同時抵達，雖然無可否認連二接三的太空船降陸的場面是壯舉的。腦移植專家胡博士，怎麼是凡俗之身，而不是超人，似乎也說不過去。他雖近二百歲，卻「年輕而精力充沛」，是否意味着他有更進步的秘方？

向來人家介紹我看科幻小說，我第一個反應總是「不如看武俠小說」。『超人列傳』倒真有武俠之風，寫胡博士，提摩太博士和戈德博士用的都是武俠小說寫高人的筆法，非常親切。又富幽默感，時有神來之筆。寫到後來，漸似『紅樓夢』首章之混沌未開，文字經濟實惠，有力得體，反而搶盡故事的風頭。我喜歡的是張系國的文字，「從另一個角度探討知識份子的未來」，倒顯得小兒科了。

# 食花怪客的廬山面目

\* 賈世源

所謂牧神，是一種半人半獸的妖怪，出發在森林地區，追隨酒神，而且向澤畔的仙子，水汪汪的仙子求愛……

余光中的『食花的怪客』，收入余著『焚鶴人』，一九七二年四月，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印行，是一篇「文藝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的幻祇不過是映顯內心世界的真的一面鏡子，科學與科技的成分則幾乎降至零點。如卡夫卡的『悅變』開端：「格里戈·森薩從煩躁不安的夢中醒來而發現自己已變成一條大蟲……」最近有人說卡夫卡的小說與喬哀斯『悠力西斯』可以歸類為科幻小說，便是以由幻相真為出發點。

『食花的怪客』中，教古典田園詩的賈思莊教授聽到「忽然有一陣節拍迅疾的步聲自長廊的彼端傳來，愈來愈響，漸漸聽得出是獸蹄的奔蹠，叩地鏗然。……門外闖進一個人……」便是似真似假，似夢非夢的寫法。之前，作者告訴我們賈教授「想做點荒謬的事情」了，「想着想着，賈思莊竟產生一種幻覺……」他幻想自己是一隻黃蜂，飛出窗口，「飛出去，在下課的鐘聲之前飛回來……」

然而響鐘之後，他再度踏進教室，那陌生人——穆申「食花的怪客。牧神的化身？」「灑脫地坐在窗臺上，一手擁着 芙雅（賈思莊斷定她是為愛情而生的。）圓滿的肩頭……」

「到後來他的食花，作者全文最後一段的敘述，顯示一切都非幻覺。」

這篇小說頗能進窺作者機心巧妙。余光中用許多對比與象喻。穆申的出現，是由胃教授講解一首關於牧神的古典田園詩所引出。我們看到現代的古典詩教授在城中校園室內的講臺上幻想，然後穆申在他那似幻似真的時期出現——野性、年輕、粗壯、放任，然而在室內，他也祇給胃教授「一付頭角崢嶸的樣子」的感覺與「隱隱傳來獸蹄頓足之聲」，胃教授並沒有發覺他是「半人半獸的牧神」。

直到大家因穆申的提議而到室外上課（「天氣這麼好，悶在教室裏，多悶扭」）時，胃思莊方才發覺他的腳是一對羊蹄，「而幾乎是在同時，他看到陌生人的額頂，赫然有一對角！」但是他的學生沒有人見到這「真實的幻象」。

在青草地上杜鵑花叢中，沒有人把心思放在書本上，他們在這一時刻，可說是「回歸自然」。「胃思莊頹然把書闔上……忽然有一曲笛音揚起……」這支田園的笛音把他們師生帶入牧野的曠遠中去，如癡如醉之後醒來，這個陌生的青年「隨手採了一束杜鵑花一朵接一朵地嚼了起來」，然後又津津有味地嚼草（「把那些死的春天吐掉罷。要吃，吃活的。」），「連根帶泥，不到一刻工夫，那把青草和糾結在一起的小紫花全吃光了。」於是他們——包括胃思莊教授，都成為食花客，祇是胃思莊啃了立刻便吐出花瓣，他似乎要嘔出來。這時，他發覺食花的怪客在甯美雅身上「兩人在爭噬一朵粉紅的杜鵑，多鬚的嘴壓在豐腴的脣上。」

最後，「兩個男人扭成一團」，暴力使到「一時秩序大亂」，「最後，來了兩名校警。」

這篇小說分為三個部份。從食花之前到食花之後，怪客出現，然後消失，胃思莊也回到室內的牀上，最後一部份是余光中對胃思莊「真實的幻想經驗」的詮釋。我們在這部份發覺，食花的怪客是真是假已不重要了。胃思莊能在幻象之後看到自己真正的內心世界，感謝食花怪客的變角，觸破了覆蓋在他真實世界上的一層布幕，他也終於看到真正的他自己。所以「第二天早晨，仍是晴天，胃思莊仍舊繫那個紅領結來上課。」陌生人當然不再出現了。幻想的經驗——當然不是憑空幻想，幻想總是下意識或潛意識的淨現——是不是比真實的經驗有時候更來得真實呢？余光中的這篇文藝科幻小說回答了這個問題。

\* 蘇念秋

## 兩封電報

費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雪。

晚飯後，隆美爾夫人獨自坐在壁爐前的靠背椅中。她不是在烤火，是在看火。自從她丈夫失蹤和唯一的兒子意外死亡後，冬天，每到晚飯後她總是這樣。這習慣已經有三十年了。壁爐上面的鐘響了，同時外面響起一片教堂的鐘聲。她慢慢抬頭看鐘，針指在十二點。

外面傳來歌聲和歡樂聲。

門鈴響了，不久管家史密斯小姐送進一封電報。



「這封電報是太空署派人專程送來的。他想見你，夫人。」

隆美爾夫人眼睛沒有離開火，臉上毫無表情。史密斯小姐輕輕嘆口氣，搖搖頭，悄然退出。

隔了許久，隆美爾夫人才從身旁的茶几上拿起那封電報。很厚，封套是太空署的，上面沒有註明電報是從哪裡來。她沒有拆開它，祇略看一眼，又丟回几上，眼光又回到火上。

史密斯小姐又送來一杯熱咖啡。

鐘又響了，一點。隆美爾夫人彷彿從沉思回到了現實。她的眼睛在電報上閃一下，慢慢伸手拿起電報向火裡丟去。沒有丟中，在壁爐邊碰了一下，掉在地上。

隔了一陣子，史密斯小姐送來一杯熱咖啡放在几上，加幾塊木柴在壁爐裡，一眼看到地上的電報，檢起來放回几上。

室中又剩下隆美爾夫人一個人，她仍然靜坐不動，看着火。

外面的教堂鐘聲漸漸稀疏。

鐘又響了，兩點。她眼睛又轉向電報，慢慢伸手拿起，拆開。

我最親愛的桑尼亞：

眼睛剛碰到這熟悉的稱呼，她全身猛地一震，雙頰泛白紅，淚珠潸潸下，雙手緊握信紙壓着胸口。

過了許久，她揩乾淚。

我最親愛的桑尼亞：

自從我倆分別以來，大概地球上已經三十個春天過去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還在人間。我是多麼希望你還在，至少能活着看到這封家書。孩子該已經是中年人了，希望他也能看到這家書。

以地球上的時間標準計算，我離開地球以後才過了六天，現在是第七天。

太空船離開地球後，速度不斷增加，最後的慣性速度是光速的八百倍。算起來，我在太空中才渡過了地球上時間的七天，而地球上該已經過了十五年了。這封電報需要在太空中走十五年才能到達地球，你收到時，已三十年過去了。你該已經是白髮蒼蒼了。



這次太空船飛行是受歷史、考古、人類三個學會的委託，以超光速的速度離開地球向太空飛，用配有無限大倍數望遠鏡頭的照相機攝下地球上人類過去活動的情形。

這次試驗性質，原定一天後就返回地球。但爲了應付一旦太空船發生意外故障，短時間不能飛返地球，或根本不能飛回地球，太空署基於人道精神，以我在正常情況下還能再活三十年爲準，在太空船中儲備了可供三十年用的氧氣和提煉食品。

分離前，我心裡明白這種飛行的危險性，所以我特地提議旅行。記得我倆會到我的母校普靈斯頓大學童話般的校園中散步；在黃昏，會到紐約港登上自由女神頭頂上看船進港出港；在尼加拉大瀑布前携手佇立；會到威斯康辛州一個湖上釣魚；最後回到費城，在一個黎明，我倆到當年結婚的教堂。

記得我飛行的那天是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

太空船上對向地球的望遠鏡的倍數是無窮大，也就是說，不管離地球多麼遠，從望遠鏡中看，地球上的一切就如同電影中那樣清楚。

升空後半小時，速度向等光速接近，地面上一切行動的速度愈來愈慢。不久速度增加到等光速，地面上一切行動完全靜止。甘迺迪角上的人群像是舞臺上的木偶，又像棋盤上的棋子。

飛行的速度繼續增加，超過了光速，地面上的東西慢慢動起來，甘迺迪角上的人倒退着走，倒退着進汽車，汽車倒退着開。

地球不再是向它的東方轉，而是向西轉。

地球繞太陽的方向也改了，正同以前相反。

我的速度愈來愈快，地球轉得也愈快，地面上一切活動東西的行動也愈快。

美國的一天很快過去了。大西洋來了。航行的船是倒退着航行。

歐洲出現了，非洲出現了。

飛行的速度更快了，地球上的時間和空間縮得更短更小了。

亞洲出現了，中國的長江黃河不再是向太平洋方面流，而是從太平洋方面西流。

夏威夷有許多地方有許多少女在跳草裙舞。

美國大陸又出現了，剛剛不久前所看到的一切活動現在又類似地倒退着出現。我的速度還在增加，將快到正常速度——八百倍光速。

地球上的母親們抱着嬰兒倒退着進醫院，出院時嬰兒沒有了，只是大腹便便。大腹又一天天小下去。

人們把墳墓掘開，取出棺材，倒退着運回去，空棺材從房子裡抬出來運回棺材舖。各處小戰場上輪的人，死的和受傷的，都起來了。

以地球上的時間標準來算，我已過了十二小時。這是爲了方便而言。事實上如果不是觀察地球上的現狀，如果不是爲了向你敘述得容易明白，我根本用不着把時間觀念放在心中。在太空中已經沒有很深的時間觀念，連這一點淡淡的觀念還是從地球帶來的心理習慣。

十二小時過去了，該回地球的時刻到了。可是，我最親愛的桑尼亞，我已改變初衷，我不想回去了。我不是不再愛你，也不是對你情已經變冷，而是，唉……讓我慢慢說吧。

隆美爾夫人把信緊緊靠着胸膛，淚又流下，雙手在抖，嘴唇在抖，灰髮在變白。鐘響了，三點。她淚乾了。

一天過去了。我在太空中祇過了地球的十二小時，恐怕你在地球上已過了將近一年了。我離開地球以後地球上發生了些什麼，我不知道；即使地球已經毀滅，我也不知道。我永不會回去，也永不會知道。我所能看到的全是地球上過去所發生的。我是在看地球上的歷史——倒敘的歷史。這部倒敘的歷史已經不存在地球上，而存在太空中，在地球無限個方向的空中，以光速的速度遠離地球。太空中處處都有地球的歷史。如果地球的年齡是一千億歲，那麼，地球歷史的第一頁就遠在離地球一千億光年的地方；也就是說，在以地球爲圓心，以一千億光年的距離爲半徑的太空圓周內，處處有地球的歷史，每個地方所不同的，是歷史的角度和歷史的頁數。歷史的第一頁，是我現在追讀的最後一頁。我知道，在我生命終了的時候，我讀不到那一頁。現在我是以八百倍光速的速度飛行，即使我能活到一百歲或兩百歲，我仍然讀不到那最後的一頁。

一天過去了。我決定不回去了。我求你原諒我。唉，你原諒與不原諒已沒有區別。我永遠再聽不到你的聲音，你的電報，地球上的任何電報，永遠追不上我，因為電波的速度與光速相等，而我現在的步伐是光速的八百倍。

你我生命的長短也有了差別，差得很遠。將來在你生命終了的時候，我在太空才祇不過過了三個星期左右。

現在我有點累，想睡一下。

隆美爾夫人一手抓着信，一手端起咖啡慢慢喝，神態像是在等待隆美爾先生在太空中醒來。

鐘又在響，四下。她又看下去。

一覺醒來，看看儀器錶，睡了六小時半，算一算，地球上人們過了將近三十個星期。

地球轉得很快，上面幕幕景象如同電影加快了放映速度一樣。墳墓掘開，人活過來。年老的退向中年。中年的退向青年。小孩退回嬰兒。嬰兒退入母胎。母胎小下去。做母親的人們退向年青。年青母親退成少女。

婚禮也是在倒退，新婚夫婦們穿着禮服退回進教堂，從教堂出來，分手了，各自退回向少年。少年時他們彼此曾經相遇，完全陌生地擦肩而過，沒有任何表示。

第六天。

這裡沒有陽光和月光，也沒有日夜的區分；沒有春夏秋冬，也沒有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也沒有新年和國慶，甚麼都沒有，地球上的這一切在這裡全失去了意義和光彩。我腦子裡所留下的祇是輪廓式的蒼白記憶。

第七天。

聖經上說上帝花了六天工夫創造了世界，後來又說人生下來就有罪，如果信仰上帝，死後一定入地獄。

桑尼亞，我告訴你，這全是鬼話、謊話，全是最初一些窮人和受苦的人和老年人根據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各種神話和傳說編排出來的鬼話，用來欺騙自己、安慰自己、粉飾自己的

窮苦，逃避對死亡的恐懼，同時要別人也相信。人類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要勉強別人相信自己的想法。這個特點也就是人類最大的愚蠢。地球上各國許多大學裡還設立了哲學系，專門培育這一類的愚蠢家。與其生活在充滿了愚蠢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不如一個人流浪在沒有人迹的太空中。

地球上人類的歷史，就在發生了一剎那後，立刻就離開地球，以光速的速度無限個方向進入太空。不論是暗殺、偷盜、劫掠、強姦、欺騙、戰爭，或其他任何行爲，祇要是在戶外發生的，發生後同樣地都進入太空。

在地球上，在人群社會中，任何一個行爲都被分門別類；或者是好是壞，或者是非，或者是道德的不道德的，或者是高尚是卑下，或者是……

在地球上，每個人所有的是一腦子記憶和站在剎那間上的軀體和寄生在軀體上的生活習慣。每個人的行爲發生後，剩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記憶，消化記憶。我的問題也就在此。

我以前曾經做下許多好事，也會經做下許多壞事；會做過高尚的事，也會做過卑下的事。對那些好事和高尚事，我常引以自喜自滿自傲。可是一想到我會有過的壞和卑下，唉，我無法忘掉它們，我的智慧不高，還不能帶着我超脫它們，或幫助我化解它們。

然而，現在看過了人從墳墓到母胎的過程後，再從太空中看地球，人的一生不過是一場自然的現象而已，正如同任何一種花或樹，在世界上的存在，祇是自然律藉之而表露出的現象罷了，本身根本沒有任何絕對的價值和意義。

並且每個行爲，不論是好是壞，是高尚是卑下，是對是錯，全沒有區別，也全沒有意義了。

現在，不論我的過去是怎樣，一切都成了過去，真正的過去。人世的文明不再有任何壓力存在我肩膀上和良心上。這裡沒有社會，良心已成了多餘的東西。我現在覺得自己是個新世界新生的嬰兒，清清白白，自由自在。

最最親愛的桑尼亞，我是會經從地球逃出來了。地球上的人對我如何批評，我沒有想過，也不願想。只求你別傷心。

我在地球上時，我同你所看到的是一樣：人的起點是母胎，終點是墳墓。我離開地球後，

看到的正相反；人的起點是墳墓；終點是母胎。人沒有死亡，祇是漸漸消失。

我已經看到我們的孩子退成嬰兒。不久我將會看到他退回你腹中。我又將會看到我倆穿着禮服倒退着進入教堂，倒退着出來，回家脫下禮服，分手了。我將會看到我倆成爲互不相識的人。我會看到你同另一個男人很好，我也會看到我同另一個女人很好。最後我會看到我倆都變成嬰兒退入各人的母胎。

如果將來我飛返地球，我將再看一次我在地球上的一生，也就是把原來的一生再過一次。而過的方式是，一個我在太空中看，另一個我在地球上生活。兩個我都是真的。

兩個相反的方向的人生我全看過了，再回到地球上，人生對我還有什麼生趣？

地球上人都希望過兩次人生，一次做試驗，到終點再變成嬰兒，重新開始過第二次人生，腦子裡裝着第一次人生的記憶做參考。人都以爲第二次人生一定會過得美滿。

然而人生之所以有情趣，之所以令人留戀，就是因爲每個人祇有一次人生；有遺憾，有殘缺，有謎，……總而言之，有看不透猜不透的奧秘性。

現在人生對我已失去了奧秘性。即使我再回到地球，我會成爲一個毫無喜怒哀樂的人。這樣的人，你能忍受嗎？

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也許是必然的，但每個人的誕生卻是一次偶然。偏偏人人又都想從這「一次偶然」中享有必然的快樂。我想，人們的苦惱恐怕正是起自這種強求。

活八十歲是一輩子，活二十歲也是一輩子；當皇帝是一輩子，當乞丐也是一輩子；幸福是一輩子，不幸福也是一輩子；怎麼過不是一輩子？

我在地球上時，是靠着這種想法支持自己。現在，你能也讓這種想法支持你嗎？何況我會曾經有過幸福的聚首，又何況你可以在想像中同我一起漫遊太空。

唉，再見罷！我要睡了，當我再醒來時，也許你已經離開了人世。

隆美爾夫人對着信出神，頭髮在變白。

鐘又響了，五點。

她抬眼看鐘，然後站起，慢慢走到壁爐邊，把信一張一張投進火裡。燒完了，她走到櫃子前，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瓶子，轉身時看到旁邊花瓶中的白玫瑰，低頭嗅了一下，回到椅

子中坐下。她打開瓶塞，倒出藥片，同咖啡一齊喝下。

天在亮，隆美爾夫人坐在椅子裡神態安詳而遙遠。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死神已經進到了房中，這時走到她身前，低頭在她額上深深一吻。

公元四四九七〇年秋天，太空署收到一封來自太空的電訊。

陌生的人類：

我的名字叫海明威。隆美爾，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乘太空船「情婦一號」離開地球，正常速度是八百倍光速。

我離開地球後，以地球上的時間計算，我在太空中過了三十年，而你們已過了二萬四千年。現在我距離地球二萬四千年，這封電報在途中需要經過二萬四千年，到達你們手中時，大約是公元四九七〇年。

現在我不知道你們在實行什麼制度，提倡什麼主義。我也不知道你們最珍貴的東西是不是還是自由。以海盜起家，以暴發戶姿態發財，最後像老妓一樣沒落下來的英國是不是還在打腫臉充胖子，自以為是白人中最高尚最優秀的民族？白種人是不是仍然自以為是世界的主人？你們社會中還有沒有娼妓？還有沒有戰爭？我最醉心的中國杭州的西子湖和最令我難捨的日本京都城是不是還在？

這些我全不知道。他有三樣東西我深信一定依舊在：酒、鎖、和監獄。它們是人類最早的發明，將來的壽命會同人類歷史同樣長。

離開地球後的三十年，除了在第七天給我妻子一封電報外，我沒有向任何人表達過意思，也沒有聽到過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的聲音。我是絕對孤獨，絕對寂寞。

我不斷看着地球，看着人類的倒敘歷史。我看到自己駕着軍刀式機在韓國上空，被我擊毀的米格機又從灰燼恢復原狀。不到三天功夫我看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看到了自己變成了嬰兒，退回入母胎。我沒有了。不到兩天功夫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過去了。接着出現的熱景是拿破崙火燒莫斯科。

我看到德國哥尼斯堡一條菩提樹的林蔭小徑上天天同一時間有個人散步，我想那一定是呆板哲學家康德，在編排石頭思想體系。

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宗教革命，流氓十字軍東征等也倒退着演過去了。都像兒戲一樣。

年青的耶穌在荒野上遊蕩。

亞歷山大大帝活了過來，從印度，小亞細亞，埃及退回到希臘，最後退回到馬其頓。他變成了一個小孩，最後退回進母胎。

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出現了，消失了。

孔子在一條小河旁邊和學生們跳舞唱歌。看他的神態，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中國後來竟然有那麼多的人靠着註解或解說他在自辦的補習班中對學生們的吹噓爲生。

中國到處在打戰，那大概是他們的春秋戰國時代。

金字塔上的石塊一塊一塊折下運走，金字塔沒有了。  
地球上的人愈來愈少。

初民社會出現了。人披着戰皮和樹葉，男男女女個個是掠奪者，殺人者，強姦者，淫蕩者。原來以前我在地球上的舞會中酒會中音樂會中看到的那些君子淑女都是這群男女的後代；再回想到那些教堂中隆重而神聖的婚禮，尤其是皇室的婚禮，唉……：

地球上沒有人了，祇有動物。整個宇宙中，人，祇剩下了一個。在人類倒敘歷史的這一頁，我沒有看到亞當和夏娃，也沒有看到伊甸園，我自己又不是亞當，我倒覺得自己是上帝。

現在我清清白白，自由自在，這正是我逃離地球的原因。這目已達到了。可是現在我感到，完全的清白和完全的自由等於死亡一樣，現在我覺得，人，祇要活着，並且要活得有點滋味，是需要帶一點點罪和一點不自由。

然而現在我到哪裡去犯罪？到哪裡去接受不自由？回地球？太遲了。我的體力已經快到終點了，太空船裡的糧食和氧氣也快完了，我的生命快要結束。

那麼怎麼辦？任何一個星球都是一片荒涼，任何一個方向的空間都通向無限。究竟到哪裡去？又能到哪裡？回地球？太遲了。即使我能再多活三十年，同時氧氣和糧食也夠，還是不行。因爲我不願回去了。

地球上已經沒有人；人沒有一個死去，也沒有一個活着，每個人出現的一生，所表現的全是兒戲：荒謬、矛盾、可笑、無聊。

如果回返地球，到達的時候應該是大約公元二六〇三〇年。這個年代中還有誰認識我？甚至於記得我？我還會有甚麼朋友？你們的制度，風俗，習慣，我完全陌生。你們的觀念我也是格格不入。即使你們無條件對我好，我的命運也會同博物館中的木乃伊沒有兩樣。此外，地球是不是還在？

如果我離開地球後地球已經毀滅，我也無法知道，因為地球毀滅的情景是同樣地以光速的速度離開地球所佔據的那一點空間向各方向散飛，而我的速度是八百倍光速。所以地球毀滅的情景不但追不上我，反而離我愈來愈遠。

現在我是宇宙中唯一的人，而這個人最後將歸於老死。我一方面看過了地球上的我返回母胎，另一方面在太空中的我又將老死。第三個我現在是同這個太空中的我在一起。這位第三個我的心中是一片空虛。

現在我已經比你們多活了二萬四千歲，但是最後仍然不免一死。人類爲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追求不朽？現在我明白了。不朽是死亡帝國派駐在人心中的安撫大使。

現在我絲毫不想不朽。在太空中，不朽有什麼用？

不朽是時間觀念的產物，時間觀念是人群社會的產物；太空中沒有人群社會，沒有時間觀念，哪裡有不朽？

現在在太空中的我祇是一個輪廓，一個圓形，一片蒼白。

我逃來逃去，可以逃離地球或太空中某一個地方，但逃不出這宇宙自然律的手掌，因爲我是這宇宙中的一份子，我的出現存在，和消失全是自然律的傑作。人要反抗自然律，祇有一條路，自殺。

我一生，也祇有在現在要自殺的時候，才覺到我的真實存在。

別了，陌生的人類。如果你們能找到我妻子的墓，請爲我在她前面放一束花。我記得她是喜歡白玫瑰。她的名字是桑尼亞，在費城。

\*原刊「新入小說選」，亦舒等著，香港：友聯出版社，友聯文庫，一九七一年一月再版



# 洞

早晨。他一張開眼，就看到牀頭的鬧鐘標示着七點。他感到疲倦，睡意猶濃地讓眼皮鐵圍似地落下。再睜開眼時，時間已滑走了五分鐘。他不想去上班，不想爬離那溫暖的牀。通常在七時十分他就該已準備妥當上班去了。他躺在床上，構思着請假的理由。想着，想着，突然腦海一陣空白，甚麼都消失了，眼膜上反映着一片白。

當他的意識再次浮現時，映現在他的眼膜的是他手背上的皮膚，及皮膚上一根根的手毛。根根手毛是棵棵的樹，根植在大地的皮膚層下。他的意識給手毛攔住了。他的眼光從一根手毛移到另一根，從一棵樹移到另一棵樹，他在樹林間巡視着。突然他感到缺了甚麼東西，定眼一看，原來缺了一根手毛。有個毛孔，這毛孔沒有毛，祇是個黝黑的洞穴。洞，一個開向地心的洞。

他好奇地向洞穴走去。接近邊沿時，他伏下，爬在地上，向洞口移去，那是個黑黝黝的洞，透不住任何光線的洞。他把頭探向洞口時，一不小心，鼻樑上的眼鏡竟向洞中跌落。他

吃了一驚，雙手向眼鏡一撈，整個身子就向洞中跌去。

當他鎮定下來時，錯誤已造成，他已跌向那黑洞。

黑，看不見一切的黑。他感覺到他直線的跌落，無休止地往黑洞飛落下去，他往洞口上望，洞口的光芒消失了。突然他醒覺，他連方向的意識也消失了。他是仰着身子，還是伏着身子跌落，他是頭上脚下，還是腳上頭下，還是躺臥着身子跌落？沒有洞口的光作爲標示，他連自己的坐標點也失去了。他感覺到他的身子漸漸地不再移動，漸漸地停止在黑色的空闊，其實，他是否在移動中，還是在靜止的境界，他已無從分辨，四週都是同樣的黑，同樣的摸不着邊際。「摸」，腦海裏靈光一閃，他急忙用手往臉上摸去，竟摸不着任何物質。他雙指向變眼一插，就如同插入空闊似的，沒有任何觸覺。兩隻眼已成了兩個黑洞，抑或連雙眼洞都根本不存在。或者手、手，他急忙雙手往空闊互相拍擊。沒有聲音，連空氣也不會波動。是手不在了，還是耳朶失靈，抑或沒有空氣這媒介把聲音傳遞？眼睛盲了，還是在黑暗中失去了作用，他感到很疲倦，他想喊，或者他已經喊了，可是音波已給黑暗堵死，他存在嗎？他想把腳一踢，想踢到任何能證明他存在的物質。他是否踢了？他不知道，因爲他根本觸不到任何物質，他是否存在，已無從證明，除了這「意識」還在自問着，或者就祇有這意識存在空闊罷。

「不，我還存在着。」他的海浮現這個念頭，「即使我的身體已不再存在，我的腦子還存在着，我還能思考！」他反抗着他已死亡的意念，再三地告訴自己還存在着，而能够思考就是存在的價值。

然而，這是甚麼地方？黝黑的子宮？他是游戈在子宮帶的精子。還是受了精掛在子宮壁上卵子？或者是游戈在宇宙的黑洞中的一顆還能思考的腦子？或者是醫院架子上盛在瓶子裏向人們展示的腦袋？

他在哪裏？

突然，他感到這一切都不是重要問題，重要的是：

「我怎麼會跌入我自己的毛孔洞裏去？」

七八年九月廿七日

謝清

# 舞會

一日，玻恩特打開信箱，發現有一張請柬在內。他拿入屋內，折開一看，上面如是說：玻恩特先生，查閣下乃本地區惟一精於描述微生物的偉大詩人，閣下的大作留傳四海，在文壇上已享有一把交椅的資格。現本組織，將於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本組織總部舉行「全球文人舞會」以讓全球文人互相結識並交換寫作心得。特此誠邀閣下赴此盛會。盼望閣下準時光臨，全球文人集團外交處上。

夜，將全球文人集團外交處之大廈點綴得雅麗非常。全球文人大多數都依時出席。當然，一定會有些情願在家啃蕃薯或捲在被窩裏做其文壇帝國大夢的頑強份子，不願出席啦。

玻恩特年輕時亦參加過一些舞會。爲了保險起見，他出門時，須手取了個臉具戴上。因目前流行的風氣是帶着面具做人。

一踏入會所，玻恩特便發現他帶面具是一點也沒錯。舞會裏到處都見到皮笑肉不笑的頰臉。

一位乾瘦的男士走過來和他打交道。玻恩特先生，久仰久仰。（因這人口齒不清，聽來有點狗養狗養之音）。聽說你以微生物爲主題，寫了好多詩？呵，是的。你不覺得這些詩

沒有甚麼存在的意義？玻恩特聽了十分不解：這怎麼說？你不覺得嗎？它一不能反映社會，二不能教育羣衆，三不能宣揚愛國思想。一無是處，有甚麼意思呢？玻恩特這時不能不仔細看看來者的面目，因這人一開口，就用大教條來壓人，儼然像似坐正文壇第一把交椅的大頭頭。當然，玻恩特除了看到對方那變閃縮不定的小眼外，便是那張表情十分超然的面具。我可不這麼想。玻恩特說。我寫微生物細菌詩，不爲甚麼，也沒有閣下所講的那三個偉大目的。我寫，因我覺得爽快。我祇寫我心中要寫的。管不了他人甚麼。那你這麼做不是不負責任？那乾瘦者說。我祇對自己負責。如果連自己都無法寫出忠於自己的東西時，去說爲社會負責之類的话，是天下最荒謬的事！你這樣寫對社會是完全沒有作用的！乾瘦者下結論。如果要對社會起作用，我看最澈底了當的方法是棄筆從政。對方一時爲之語塞。狠狠的以那雙小眼白了玻恩特一眼，留下一句：「真是毒草，禍害人羣」。玻恩特哈哈大笑：多努力罷！我們現代的救世筆主！

舞會的確舉辦得十分成功。放眼看去，流沙派，濁水派，現代孔子派，森林派，厨房派，狂風派，火藥派，假鋤頭派等文名都擠身一堂。當然，在這種場合，沒有幾場舌戰，是十分不智的。因此，整夜戰火四起，羣舌亂交。有者銀牙斷落，有者怒上鬪尾，更甚者舌斷齒隙。一夜衆聲騰騰，文風亂捲，星月無光。

一直到主人鳴鑼三響，表示舞會正式結束。衆人才將聲音湮息，悄然而出。在門口，按照規矩，得除下面具，一一和對方道別。

玻恩特手脚較慢，最後一個步出大廳。長廊處，望見門外握別之人，脫下臉具後，面具個個一樣。大驚之下，猛問主人爲何如此。主人曰：何必大驚小怪！在電腦管制之下，人人都是相同的數字。祇有控制電腦的人，他才有自己的一套嘴臉。不然，當局爲何免費製造這些不同的臉具給你在不同的場合應用？

說完，他亦脫下臉具，向着玻恩特：你看，我還不是和他們一樣？  
玻恩特驚惶非常：那我的臉呢？

（七八年九月九日初稿  
七九年正月廿八日寄）

天地時光之悠悠游游中，我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秦沫秦沫，秦沫是我麼。我又何必要有甚麼呢。在聖地樂園的人，還要有甚麼的必要麼？相由心生，神聖悅樂也該如此啊。我等了這麼久，天機還沒有悟化，或者已經悟化了。我不知道。我已決心向前走，走入漫漫的黑暗……。等待是本質的存在。行動是虛無。一切都在一念一悟之間。我現在不知道我是誰，我是甚麼身份，我身在甚麼地方，我是在甚麼時候。我在做甚麼。於是我便進入我的另一個境界，被黑暗吞沒……。

他看見自己的裸體在黑暗中走入更黑暗的境地。

我感到四面八方的磁力向我吸來，我是不是在騰浪中。閤上眼罷。於是我看見山嶺上的十三藍鳥像箭飛向牠們前邊的黑暗。我向前走，方向與牠們的方向相反。我再次張眼，牠們正朝向我飛來。我與牠們之間還有一個更黑暗的空間，我必須摒棄衆念才能邁前一步，我如果再向前踏進一步，我會是甚麼呢？十三藍鳥正在向前飛來。

這個星球果然是個聖地與樂園。他終於向前跨入一步。於是他與黑暗之極合二爲一。十三藍鳥飛向前。於是十三藍鳥與黑暗之極合二爲一。一切在黑暗中化解。在這個黑暗之極的分解場祇有細胞與氣在運行，循着各磁場的方向。他與十三藍鳥已不復存在。在不知幾許時速之後，他與十三藍鳥的結合體終於成形。

我是甚麼。甚麼是我。我是鳥人。我是人鳥。我是鳥人，還是人鳥。我是人的更高境界。我是鳥的更高境界。我是人的更高境界，還是鳥的更高境界。我是我的更高境界。是我。我不是我。

他轉過身來。黑暗裏他甚麼也看不見。星際閃着晶晶礫礫的光芒。一切寂靜。他看見十三藍鳥向前飛去一閃而失。前面也是一片黑暗。我不是甚麼。我除了是我再不願是甚麼。所以我才到這個星球來。我不能忘記這星點記憶。我還是在坐在岩石上，等待天機下一次的顯現，十三藍鳥的幻影飛出。……

(一九七九·二·十二。吉隆坡)



\* 柴拾薪  
人之鳥幻

終於在山霧的迷離中，他看見一隻藍鳥從山那頭的黑暗中飛過來……二、三、四……他坐在他的星球的岩石上，等待着，不知過了幾許時日……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他看見十三隻似鷹非鷹的藍鳥在山頭的迷霧間飛翔旋迴。

我在這聖地與樂園的星球等待多久了？他站起來，雙臂向上舒張。他的前面是遙遠無際的黑暗，星球以外的天際空間虛無飄渺亮閃着點點晶晶的光芒。我的星球，不是預言中的聖地樂園嗎？我從地球自我放逐到這兒，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麼，壓倦了那兒的戰亂，侵略、機械、衝突、災難的周行，獨自到這兒來……但在這兒，我現在該做甚麼？我的太空船已無法回航，我在我的聖地樂園星球活着孤寂着……人沒有戰亂苦難時，他要做甚麼呢？我要做甚麼呢？他轉過身去。藍鳥依然盤旋在山嶺晦暗的空中。

他一直向前走去。黑暗像隻巨大的黑眼珠。他像一隻向前直行的黑蜘蛛。向前行實在不容易，要放棄很多東西，好像越來越重的傳統，好像記憶，這些都是束縛。單單下決心已不容易了。我祇是凡夫俗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那種，憂心滿懷不能當機立斷常常徬徨在一念之間。一念之間，是的，天涯水岸，我不知道我還有甚麼。這些不知

# 旅鼠與科學家

疲累的科學家終於解下他的背囊，打算在一塊岩石上坐下。他在這冬季凜冷的氣候中浪遊於北歐的高山峻嶺間。

「兄弟，請留意。」有聲音說道。

「對不起。」科學家喃喃地說，他驚奇地發現一隻差點就被他坐着的旅鼠正跟他說話。「對我來說，這是令人驚訝而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學家在旅鼠旁邊坐下，說道：「你竟然能夠說話。」

「你們人類總是大驚小怪的，」旅鼠說；「當其他動物也能做任何你們能做的事的時候。然而有許多事是其他動物能做而你們做不來的，比如說軋軋地叫，或者唧唧叫。便是其中一個例子。軋軋或唧唧叫，祇不過是蟋蟀的一樣小本事，你們卻要依賴羊腸與馬毛來達到目的。」

「我們是依賴性的動物。」科學家自承說。

「你們是奇異的動物。」旅鼠說。

「我們一向來也認為你們是非常奇異的。」科學家說：「或許你們也是最神秘的生物呢。」

「如果我們要就淪縱任在以『C』音開頭的形容詞中，」旅鼠尖銳地說，「我想可以約略用來說你們那種種——殘殺不仁的、精神不安的、奸惡不義的、存心不良的與藏頭縮腦的。」〔註1〕

「你們也發現我們的行為舉動難以明瞭，一如我們不易明瞭你們的麼？」

「你們，你們可以那麼說，就那麼說好了。」旅鼠說。「你們殺害、你們破壞、你們虐待、你們監禁、你們彼此為饑餓而苦，你們用混濁土覆蓋充滿養份的大地，你們砍倒榆樹，為那些因砍倒榆樹而發狂的人建立精神病院，你們——」

「你可以整個晚上這樣不停地接下去，」科學家說，「數列我們

的罪惡與恥辱。」

「我可以整晚說個不停，直到明天下午四點。」旅鼠說：「這是因為剛好我畢生所研究的正是那些自稱為高級動物者。我知道所有關於你們所應知道的——祇除了一點——，以及一些特別枯燥的、可悲的、刻板的資料收集，這，也祇用『K』音開頭的形容詞。」〔註2〕

「你說你畢生研究我們的種種——」科學家問道。

「我確實如此。」旅鼠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你們冷酷、狡猾與肉食；陰險、縱慾與自私；貪婪、善騙與詭詐——」

「請你不必那麼辛苦耗盡氣力啦，」科學家平靜地說。「也許你有興趣知道這一點，我畢生研究的是旅鼠，正如你畢生研究人類，和你一樣，我也發現我研究的對象祇有一點是我無法明瞭的。」

「那是甚麼？」旅鼠問。

「我不明白，」科學家說：「為甚麼你們旅鼠都匆促衝向大海去淹死自己。」

「真奇怪，」旅鼠說。「我所不明白的一點正是為甚麼你們人類不這麼做。」

註1：原文為 [adjectives beginning with 'm'] (murderous, maladjusted……)

註2：原文為 [adjectives beginning with 'd'] (dreary, dolor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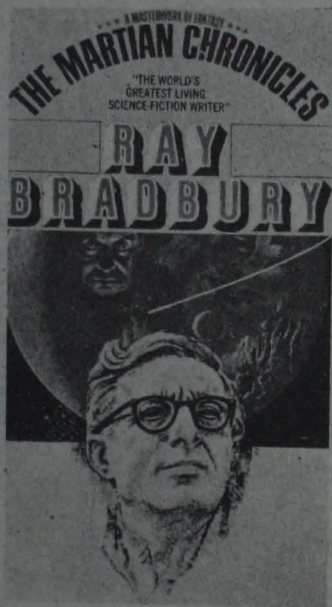
這是中文無法詮譯的，祇好另易之。



# 萬花筒

\* Ray Bradbury 著

\* 眉 孃 譯



第一次震盪，像一個巨型罐頭刀把火箭的側邊切開。那些人像蠕動的銀魚般跌入太空。他們分散在黑暗裡；而那艘太空船則碎成千萬片，繼續飛行，像追尋一個失落了太陽的流星。

「巴克黎，巴克黎，你在哪裡？」

像迷了路的孩子在冷夜裡的叫喊聲。

「胡地，胡地！」

「隊長！」

「何力士，何力士，我是史頓。」

「史頓，我是何力士，你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怎會知道？哪一條路是向上的？我在下跌。天呀，我在下跌。」

他們在下跌，他們像石子跌入井中。像大力擲出的石子般分散。現在完全看不見人，只聽見聲音，各式各樣的聲音，脫離軀軀的，沒有激情的聲音，充滿恐懼與絕望。

「我們離開越來越遠了。」

這是事實，何力士，整個人顛倒過來，在擺動，知道這是事實。他彷彿已接受這個事實，他們朝向不同的方向墜落，沒有什麼能挽回他們。他們還穿着密不透風的太空衣，蒼白的臉上罩着玻璃，可是他們却來不及戴上救生配備。有了它，可以造成小救生艇，不但可以救它，也可以救人，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商量出一些主意。但沒有了救生配備，他們就像流星，墜向無可挽回的命運。

大約十分鐘過後，原先的恐懼已經消失，代之是一種金屬般的沉默。太空裡交織着各種奇異的聲音，在黑暗而巨大的紡機上，縱橫交錯成最終的樣式。

「這是史頓向何力士說話。我們還能在電話上談多久？」

「那就要看你我之間走得有多快了。」

「我想還有一個鐘頭。」

「大概還有那麼久。」何力士說道，彷彿心不在焉而沉靜地。

「發生了什麼事？」一分鐘後何力士問道。

「火箭爆炸，就是那回事，火箭也會爆炸。」

「你去哪裡？」

「看來會撞在月球上。」

「我將回去地球。以一小時一萬哩的速度回去母親的土地。我將像根火柴般焚燒。」想着這個問題時何力士有一種奇異的置身度外的感覺。他的靈魂好像已脫離了軀殼，看着自己的身體一直往下沉，像很久以前的一個冬天他第一次看雪花飄下般客觀。

其他人都很沉默，想着命運竟播弄他們至這個田地，只能一直往下沉，往下沉，完全沒有挽救的餘

地。連隊長也默默無言，因為他知道沒有任何命令或計劃能夠使一切回復原狀。

「噢，下面還有那麼長的路。噢，下面還有那麼長的路，多麼長，長長的路在下面。」有一個聲音說：「我不要死，我不要死，還有多麼長的路。」

「是誰？」

「我不知道。」

「我想是史定生。史定生，是你嗎？」

「還有那麼長的路，我不要這樣。噢，天啊，我不要這樣。」

「史定生，我是何力士。史定生，你聽到我嗎？」

「陣沉默，他們正朝向不同的方向下跌。」

「史定生？」

「是。」他總算回答。

「史定生，看開點，我們都是同樣命運。」

「我不要在這裡，我要在別的地方。」

「我們也許有被尋獲的機會。」

「一定有，一定有。」史定生說道。「我不相信這些；我不相信現在發生的一切。」

「這是場噩夢。」有人說。

「住口！」何力士叫道。

「來啊。」一個聲音說。原來是阿柏蓋。他輕鬆地笑，同樣有一種事不關己的味道。「來叫我住口啊。」

何力士第一次才發覺他的無能為力處境。他十分惱怒，因為這個時候他最想做的是給點顏色給阿柏蓋看。他想想了很多年，而現在已經太遲了。阿柏蓋只是電話上的聲音。

跌，跌，跌……。

現在，他們好像已經發覺這種恐怖，有兩個開始驚叫起來。何力士看到其中一個向他飄近，越來越近，不停地狂叫。

「住口！」那個人差不多近在指尖，發狂般地叫。他不會住口。他還會叫上百萬哩，只要他還留在

音波範圍內，就會騷擾着每一個人，使他們不能交談。

何力士伸出手。這是最好的辦法。他使盡氣力才觸摸到那個人，他抓住那個人的腳踝，一路順勢上來抓住他的頭。那個人一面喊一面瘋狂似的亂抓，像一個溺水的泳者，喊叫聲充滿了整個宇宙。

不是這樣便是那樣，何力士想，反正月球或地球或流星也會殺死他，爲什麼不索性現在動手？

他用自己的鐵拳打破那個人的玻璃面罩。叫聲停了，他推開屍身，讓他自己下跌。

下跌，在太空裡下跌，何力士和其他人繼續死寂中漫長的永無休止的下跌和旋轉。

「何力士，你還在那裡嗎？」

何力士不出聲，可是覺得血往臉上湧。

「我是阿柏蓋啊，」

「好了，阿柏蓋。」

「讓我們談談，我們沒有其他事可做了。」

隊長插口說道：「夠了。我們要想辦法逃脫。」

「隊長，爲什麼你不住口？」阿柏蓋說道。

「什麼！」

「你聽見的，隊長。不要再以你的地位來壓我，你離開我有一萬哩，我們不要再欺騙自己了。就像史定生所說的，我們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阿柏蓋，看這邊！」

「好了，這是單人的叛變。我沒有任何損失。你的船是壞船，而你是個壞隊長，當你撞落月球時我希望你碎屍萬段。」

「我命令你住口。」

「來呀，你再下命令看。」阿柏蓋在一萬哩外微笑。隊長靜默下來。阿柏蓋繼續說道：「我們在哪儿，何力士？噢，是了，我想起來了。我也恨你，你是知道的。你和道了很久。」

何力士握緊拳頭，無助地。

「我要告訴你一些事。」阿柏蓋說道。「弄你高興。我就是五年前在火箭公司投票反對你的人。」一顆流星閃過，何力士朝下一看，他的左手已經沒有了。血狂湧，突然間他的衣服內已沒有空氣。

他肺裡還有足夠的空氣讓他轉過右手在左肘上打個結，束緊關節封住裂口。事情發生得實在太快了，他反而不覺得奇怪。沒有任何事能令他驚奇。現在裂口已經封住，衣服裡的空氣又回復正常。剛才還在狂流的血已經止住，因他把結打得更緊，變成了個止血器。

這些事都是他獨自一人在恐怖萬分的靜默中進行。其他人都在談話。其中有一人，勒士比爾，不停地大談特談他在火星上的老婆，金星上的老婆，木星上的老婆，他的財產，他美妙的日子，他的醉酒，他的賭博，他的快樂。不停地說話，當衆人都在下跌中。勒士比爾回味着他的過去，快樂地，一直下跌至死。

這是多麼奇異的事，太空，百萬哩的太空，而這些聲音在其中振盪。誰也看不見誰，只有顫抖的音波扯動人的感情。

「你生氣了嗎，何力士？」

「沒有。」事實上他沒有。那種心不在焉的感覺又再回來，他只是堆愚鈍的混凝土，永遠也不知落向何處。

「你一生只想爬上最高處，何力士。你時常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在我還沒有被趕出來之前，我在你身上塗了那個黑點。」

「那已經不重要了。」何力士說。事實上也是。都已成了過去。當生命已經過去時，它就像一閃而過的明耀菲林，銀幕上的一瞬息，它的偏見與激情濃縮照亮了一瞬間的太空，當你還來不及喊道：「那是快樂的一天，那是不快樂的一天，那張臉很醜，那張倒不錯，」影片已燒焦渣，銀幕轉暗。

從他外在的生命裡，往後看，只有一件悔恨的事，只是因為那件事他才要繼續活下去。是不是所有快要死的人都有這種感覺，覺得自己從未活過？生命是不是真的那般短促，在你還沒有吸進一口氣之前，已成爲過去？是不是對每個人都那麼突然，那麼措手無策，或者只有他，像現在這樣，才剩下幾個鐘頭的時間讓他思考？

其中一人，勒士比爾，正在說話：「是呀！我會有過好日子；我在火星金星和木星都有一個老婆。她們每一個都很有錢，把我當寶貝看待。我時常喝醉酒，有一次還輸掉兩萬塊錢呢。」

可是現在你在這裡呀，何力士想道。我從來沒有那些東西。當我生時我很妒忌你，勒士比爾；當我活着的一天我妒忌你的女人和你的快活日子。女人令我害怕，所以我去了太空，常常想要她們，妒忌你

擁有她們，財富，和你一切不受控制的快樂。可是現在，在下跌中，一切都成了過去，我也不再妒忌你，因為你像我一樣快要完了，現在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般。何力士昂起臉孔大聲向電話喊道。

「一切都完了，勒士比爾！」

沉默。

「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勒士比爾！」

「是誰？」勒士比爾發抖的聲音問道。

「何力士。」

他剛才很刻薄。他覺得自己的刻薄，垂死時沒有意義的刻薄。阿柏蓋曾經傷害他；現在他要去傷害別人。阿柏蓋和太空都傷過他。

「你現在在這裡，勒士比爾。一切都完了，就好像從沒發生過一樣，是不是？」

「不。」

「當事情過去了，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現在，你又有哪一點好過我？現在才是重要。有沒有好過我？有沒有？」

「有，是有好過你。」

「怎樣的？」

「因為我擁有回憶，我記得！」勒士比爾喊道，在遠處，憤怒地，雙手抱住記憶一般。

他說得對，像冷水流過頭和身體一般，何力士知道他說得對。回憶和夢想是有分別。他只懷着他想做的事的夢，而勒士比爾却擁有他做過的一切的回憶。而這個覺悟開始令他癱散，以一種緩慢的，顫抖的精細方式。

「那又有什麼用？」他向勒士比爾喊道。「現在又怎樣？當一件東西成爲過去就沒有用了。你比我好不了多少。」

「我很安祥。」勒士比爾說道。「我已活過。我不像你那樣，到頭來要學得這樣尖酸刻薄。」

「刻薄？」這兩個字在何力士的嘴裡打轉。他從來沒有刻薄對人，他這一生從來沒有。他從不敢刻薄。他一定忍了這麼多年，到今天才發洩出來。「刻薄」這兩個字溜回腦海中。他覺得眼淚開始注滿了眼睛，跟着滾下面頰。一定有人聽見他喘息的聲音。

「看開點，何力士。」

當然那是很可笑的事。在一分鐘前他還在勸別人，勸史定生，他剛才還覺得自己很勇敢，現在他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一回事，那只是震驚和震驚下產生的客觀性，現在他想把一生壓抑着的感情濃縮為幾分鐘的事。

「我明白你的感受，何力士，」勒士比爾說道，現在隔了兩萬哩，他的聲音越來越小。「我不會放在心上。」

但是我們是否平等？他問道。勒士比爾和我？就在這裡，現在？如果一件事情已經過去，它也完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反正你也是死。可是他知道他在找理由，因為這就像找出一個活人和一具屍體的分別。一個有火花，另一個卻沒有一種靈氣，一種神秘的原素。

這就是勒士比爾和他的分別；勒士比爾曾經充分地活過，這使他成了另一個人，而他，何力士，他最多也不是像死了多年一樣。他們從不同的道路走向死亡，跟其他事情一樣，如果有不同的死亡的話，他們就如日和夜的分別。死的性質，如生一般，一定有不同的方式，而一個人如果已死過一次，像他這樣，好死和歹死又有什麼分別呢？

一秒鐘過後他才發覺自己的右腳已經削掉。這使他差點笑起來，空氣又再次從他衣服裡溜走。他趕緊彎下身去，一看全是血！那顆流星削掉他腳踝以下的肉和衣服。噢，死於太空是最可笑的事。它一點一點地砍，像一個黑暗而隱形的屠夫。他把膝蓋的活門束緊，他的頭幌動得痛起來，掙扎着保持清醒，將活門束緊後，血保留住，空氣也保留住，他伸直身體，繼續往下跌，往下跌，這是唯一可做的事。

「何力士？」

何力士瞌睡地點點頭，倦於等待死亡。

「我是阿柏蓋呀。」那個聲音說道。

「是。」

「我想過了，我聽你的話。這是不好的，我們兩個都難受，這是很壞的死法。兩個人都使盡性子，你在聽嗎，何力士？」

「是。」

「我撒謊，一分鐘前，我撒謊。我沒有投票反對你，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那樣說。可能是我想傷害

你，看來你被刺傷了。我們時常打架，可能是我老得快也衰老得快，我想我聽了你那些刻薄的話令我覺得羞恥，不管什麼原因，我要你知道我自己也是個傻瓜。我說的話沒有半分是真的，只是想和你開玩笑吧了。」

何力士覺得他的心又活過來，剛才好像停止五分鐘，現在他的四肢又回復活力，震驚已過，跟隨而來的驚怒，恐懼和孤獨也逐漸消失。他覺得自己好像剛洗了一個早浴，準備坐下來吃頓早餐開始新的一天。

「謝謝你，阿柏蓋。」

「不必謝，別管它，狗娘養的。」

「嗨。」史頓叫道。

「什麼事？」何力士的聲音穿過太空，衆人之中，史頓是他的好朋友。

「我進了游戈的流星群。」

「流星？」

「我想那是每五年一次經過火星飛向地球的邁米棟流星群。我夾在中間，就像一個巨大的萬花筒，各種各樣的顏色各式各樣的形狀。噢我的天，太美麗了，那些金屬。」

靜默。

「我跟它們一起去。」史頓說道。「它們帶我一起走，我要死了。」他笑。

何力士想着，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太空裡只有大鑽石藍寶石翡翠霧氣和天鵝絨黑的墨汁，還有天神的聲音混在水晶般的火焰裡。

史頓隨流星而激發了他的幻想，那星群已離開火星多年，每五年一次飛向地球，以後的數百萬世紀內仍會出入星球的範圍，史頓將和邁米棟流星群一樣永恆不朽，情景如同當你還是小孩時持着長筒對準太陽觀望一般，萬花筒的五顏六色變幻無窮。

「再見，何力士。」史頓的聲音已很微弱。「再見。」

「祝你好運。」何力士隔了三萬哩大聲叫道。

「別搞笑。」史頓說道，然後他去了。

星星逼近。



現在所有的聲音都已逐漸消失，各人依各人的軌道而去，有些去火星，有些去更遙遠的太空。而何力士自己——他朝下看，只有他一人回去地球。

「再見。」

「看開點。」

「再見，何力士。」史頓的聲音已很微弱，「再見。」

多次的說再見，短暫的告別辭，而如今腦筋也在分解。那些發動火箭越過天空美麗而能幹的腦袋也一個個死去了他們活在一起的生命意義也在瓦解。如果說腦的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完結，那麼太空船的群體精神也因他們各自分離而死亡。阿柏蓋現在只是母體爆炸後剩下的一根手指，再也沒有所謂看輕或排擠。腦袋已經炸開，只剩下無用的毫無感覺的碎片分散各處。所有的聲音已經消失，太空是一片死寂，何力士獨自一人，在下跌。

每個人都很寂寞，他們的聲音像上帝說的話的迴音般消失，顫動在滿天星辰裡。隊長去向月球；史頓跟隨流星群；那邊是史定生；阿柏蓋去向冥王星；還有史密夫和鄂納和安納活和其他人，會在一起有商有量的人，都已像萬花筒的碎片般東分西散。

還有我呢？何力士想道，我能做什麼？我怎樣可以去補救一下我恐怖而空洞的生命？只要我能夠為幾年來自己不自覺的刻薄贖罪！可是現在除了我自己以外就沒有其他人，即使做了好事又有誰知道？不行不行。明晚我就跌進地球的大氣層裡。

我將焚燒，他想到，我的骨灰將撒在各大洲上。我將有用處，即使是那麼一點點，可是骨灰到底是骨灰，對土地總是有益。

他跌得很快，像子彈，像石子，像鉄墜，不喜亦不悲，將一切置之度外，現在一切都完了，他只希望做件好事，一件只有他一人知道的好事。

當我跌進大氣層，我將像流星般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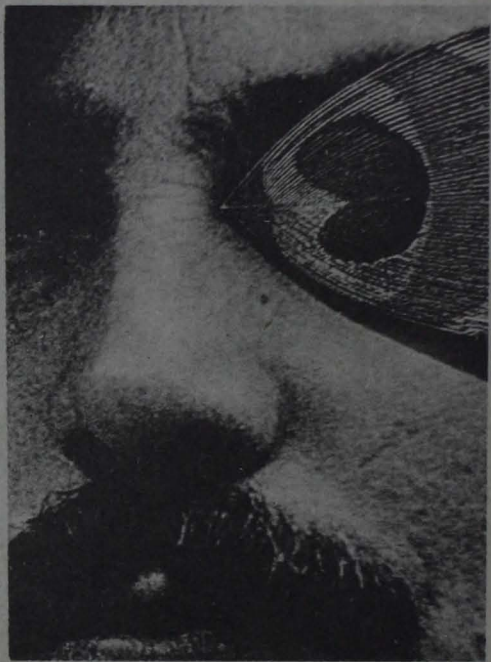
「不曉得會不會有人看到我？」他自語。

有個小男孩在鄉間路上抬頭望天，驚叫起來。「媽媽，看！一顆流星！」

那顆燦爛的白星跌入依利諾斯州黃昏的天空裡。

「許個願。」他的媽媽說道，「快許個願。」

# 小朋友的 博僵屍士



Robert Schreckley 著 \* 紫一田譯

我想我在這裡相當安全，目前我住在佐卡羅——墨西哥市一個最古老的地區——東北部一間小公寓裡。身為外國人，必然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個國家如何與西班牙相似，又如何不同。在馬德里，街道好像八陣圖的迷宮，不斷地迂迴深入，走向藏了許多奧秘的中心。把平凡隱藏起來，當然是摩爾人的一種遺產。墨西哥的街道則是倒轉來的迷宮，向外通到高山、通到空曠、通到永遠是那麽飄忽、隱約的發現。沒有東西被隱藏，然而在墨西哥，沒有東西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印第安人過去與現在的生活方式——一種以滲透性為基礎的防禦；一種好像海葵的透明防禦。

我發現這種風格偉大與可以與我和諧共存。我沒有隱瞞什麼秘密，所以我設法隱藏一切。我時常羨慕沒有什麼——除了一些把戲以外——好隱藏的盜賊。有些人卻沒有這麼幸運。

他們有秘密——口袋裝不了，小衣櫥也裝不了，甚至是客廳也容納不下，或不能埋葬在後院的秘密！

我不善於交際，我希望在伊薩克塔瓦山空無的山坡上，築間房子；那裡，幾哩內沒有其他人烟。不過那是瘋狂的行動。警方假設一個把自己與世孤立的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這個方程式平庸又真實。哎啊！那些有禮貌，毫不留情的墨西哥警察。他們十分不信任外國人，其實他們這樣也是對的。他們本來可找個藉口來搜查我寂靜的家，揭發真情——結果讓報章連續三天刊登聳人聽聞的哄動新聞。

由於我安份守己，我避免了這一切，或至少暫時避開。甚至是卡西亞，街坊上最忠於職守的警察，也不會相信我利用這間可滲透的小公寓，來進行一種傷天害理的恐怖秘密試驗，正如外間謠傳那般。

我的大門通常半開着，當店主把雜貨送來給我時，我叫他們進來。可是他們從不進來。因為他們天生尊敬別人的清靜，不過我還是叫他們進來。

我的寓所共有一排三間房，一間通到廚房。下來是客廳，接着是臥室。每間房有個門。我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門完全關上，也許我這樣迷信的坦白做得太過份。因為假如任何人走入我的寓所，把臥房門打開，往裡頭看的話，我想我將會自殺呢！

迄今，登門造訪的人從來沒有進入廚房以外的地方，我想他們大概害怕我吧！  
怎麼不是呢？連我自己也害怕自己呢！

我的工作迫得我要做一種不得意的生活。我必須在公寓裡吃三餐，我的烹任功夫很差，即使附近最糟糕的餐館也比我高明。即使是街邊小販煮得太熟的菜飯，也勝過我那些不能消化的膳食。

更糟糕的是，我被迫製造荒唐的理由，來解釋在家用飯的緣故。我告訴鄰居說，醫生不准我吃香料、辣椒、蕃茄、鹽……爲什麼呢？我肝部有種怪病。我是怎樣患上的呢？多年前在耶加達吃了染色肉類。

你們也許覺得這一切談何容易，不過我很難記住細則，說謊的人被迫活在一種討厭與不自然一致性裡，他的角色變成了他的懲罰。

鄰居容易接受我亂扯一通的解釋，他們覺得一點點不調和，很適合他們的生活；他們自認爲是真理的最佳仲裁者；然而他們真正判決的問題是貌似真實的事。

然而，儘管鄰居是這樣，他們還覺得我有些古怪的地方。當屠夫的文道會這麼說過：「博士，你知道嗎，僵屍是不吃鹽的？你大概是僵屍吧？」

究竟我在哪裡知道僵屍不吃鹽的事呢？在戲院裡，我想可能吧，或是從連環圖書上看到。我會發現一些老太婆在我經過時，她們作手勢要避開我的「鬼眼」。我也聽到小孩子在我背後交頭接耳地說：「僵屍博士！僵屍博士！」

老太婆和小孩子就是那樣！他們這族人的知識實在淺薄。不錯，連屠夫們也知道一點事。我不是博士也不是僵屍，然而，老太婆與孩子們們對我的看法，的確是對的。幸好，沒有人相信他們的話。

我照舊在廚房裡吃羔羊肉啦、小山羊啦、豬、兔子、牛肉、小牛肉、鷄，甚至野味。只有這樣，我才能夠得到必要的肉類來餵我的動物。

另外一個人最近也開始懷疑我了。不幸的是，那個人就是當警察的狄哥·璜·卡西亞。卡西亞個子結實，臉寬大，做事小心，是個好警察。在佐卡羅里，他被認爲是不貪污的差人。

據那個賣菜的女人講（她可能愛上了我），卡西亞相信我說不定是德國戰爭逃犯。

這是個好笑的念頭，但事實上錯誤，直覺上正確。卡西亞深信他不知怎麼的找到了真相。如果不是鄰居的說情，他現在可能已經採取行動了。那個鞋匠、屠夫、擦鞋童，還有特別是那個賣菜的女人都保証我是個好人。他們是平庸的理性主義者，相信他們對我性格的推測。他們責備卡西亞說：「這個外國人不是顯然是個安份守己、好心腸的人，慈祥的學者、夢想家嗎？」

他們也夠瘋狂了，但實際上錯誤，直覺上倒正確。

我寶貴的芳鄰稱呼我「博士」，有時又叫我「教授」。他們自動的給了我這些名譽學位，只不過是因爲我的樣子關係。我沒有要求得到銜頭，但我不拒絕。「博士先生」這個稱呼，是我可以躲藏的另一個面具。

我想，大概我的樣子看來像個博士吧：寬大且反光的前額，禿頭兩邊長着的灰髮，四方形、嚴肅和滿是皺紋的臉。還有，我的歐洲腔，細心的西班牙語法、善忘的作風，以及那副金絲眼鏡看來，我十足像個博士，而且是德國籍的。

我有了這個銜頭，必須名正言順，所以我自稱向大學請長假。我告訴他們，我正在撰寫一本有關托德克人的書，我將在書中記明這種神秘民族和印卡人有着文化聯繫。

「是的！各位，我希望我的書將在波恩和海德堡引起一陣哄動。它將冒犯一些既成利益。無疑的，有人將試圖形容我是怪人，因為我的理論將震動整個前哥倫比亞研究的世界……」

我來到墨西哥之前，早已準備冒充這種學者身份了。我閱讀了史帝芬斯、普雷斯葛、維基、阿芬索卡蘇諸家的著作。我甚至不厭其煩地抄了特萊耶有關文化擴散的論文。最初三分之一部份，普氏在這篇給推翻的論文裡，假定瑪雅族與托德克族之間曾有文化交流。這篇論文厚達大約八十頁，可謂洋洋大觀。我可以自稱是自己的作品。這份未完成的手稿，是我到墨西哥的藉口。任何人看了我桌上亂七八糟的厚手稿，就會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我認為這已經夠了；然而我却沒有想到我這種身份固有的動力。我的雜貨店老板奧鐵卡先生也對哥倫比亞前研究有興趣，而且知識淵博得令人不安。理髮師安德烈先生在離開刁狄胡坎（Teotihuacán）古跡五哩內的一個印第安人村落裡。還有那個擦鞋童佐格西維里奧（他的母親在一間麵包店里做工），則希望到一間出名的大學讀書，還很謙虛的問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在波恩（西德首都）的影響力……

鄰居對我的期望，令我受苦。我變成了他們的教授——不是自己的教授。因為他們的緣故，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國家人類學博物院，並且整天在刁狄胡坎、士拉、索奇卡哥埋頭苦幹。鄰居迫得我拼命為我的學術目的下苦功。結果，我簡直成爲了如假包換的人物：專家，擁有令人可憐的學問，也瘋狂得很。

這個角色滲透了我，纏住我，改變了我，以致我現在真的相信托德克族和印卡族有文化聯繫。我手上有無懈的証據，我認真想到發表我的發現呢……

這一切令我厭倦，而且相當不像話。

上個月，我受了一場虛驚，我的女房東埃薇拉太太在街上攔住我，要求我把我的狗牽走。  
「可是——太太，我並沒有養狗啊！」

「對不起，先生，你真的有隻狗。我昨晚聽到它在你的門旁哀叫和亂抓。我的規定——也就是我死去的可憐丈夫的規定——表明不准——」

「我親愛的太太，你一定弄錯了，我可以向你保證……」

卡西亞像死神那麼難以逃避的，抽了一支「好味牌」雪茄，在旁聽我們的談話。他穿了剛剛漿過的黃褐色制服。

「抓癢的聲音？也許是白蟻吧，太太。或者是蟑螂也說不定。」

她搖搖頭：「不是那種聲音。」

「那麼是老鼠吧，恕我冒昧，你的建築住滿了老鼠呢！」

「我知道老鼠的聲音是怎樣的，」她說。「齒真的伶俐。」不像是老鼠。這是狗的聲音，從你的公寓傳出來的。正如我告訴過你的，我的規定絕對不准養畜牲！」

卡西亞看着我，我要告訴他，他錯了，我是受害人；我在戰爭期間，在爪哇一個集中營當俘虜。

不過我也知道明確的事實並不重要，我對人類犯下的罪行是真實的。

當我就想開口承認一切時，西薇拉太太轉過頭來對卡西亞說：「究竟你要採取什麼行動？他養了一隻——可能兩隻——狗。他不知道在公寓裡養了什麼鬼東西。你要採取什麼行動？」

卡西亞默不出聲，他呆滯不動的臉使我想起了佐魯拉博物院特拉洛克的石面具。我自己的反應，是維持我隱藏秘密的那道透明防鏡。我咬牙切齒，蹙起鼻孔，作憤怒的惡狗狀。

「狗？」我怒吼道。「好吧！讓我帶你看狗。來吧，來搜查我的公寓。你找到每一條狗，我就給你一百比索，純種狗給兩百。你也來，卡西亞，帶你的所有朋友來，說不定我在家裡養了一匹馬呢！或是一隻豬？帶証人來，帶新聞記者來。我要你們準確地把我籠子裡有野獸記下來！」

「平靜點，」卡西亞說。他對於我大發雷霆，竟無動於衷。

「我處置了那些狗，才安靜下來！」我喊道。「來吧！太太，到我房間，到床底下找妳的幻想吧！當你滿意後，請把我這個月房租和押底金剩餘的錢退回給我，讓我和我的隱形狗另找他處安身！」

卡西亞奇怪地望着我。我想他見過了不少虛聲張勢的事。據說，某種罪犯常有這種情形。他對西薇拉太太說：「好不好我們去看看？」

我的女房東令我出乎意料之外。她說道：「算了吧！他已經提出了保證。」說完她便轉身走開。

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我就想吹完我的牛，堅持卡西亞自己去搜查，如果他不完全滿意。幸好我停止了。卡西亞對任何產業一樣看待，他不怕做傻子。

「我很累，要休息一下。」我說。  
於是一切化險為夷。

這回我鎖起了前門，因為我差點就闖禍。當我們在談話時，我養的一隻可憐的怪物，咬斷了皮帶，死在廚房的地上。

我照老法子除掉了牠，把牠餵給其他怪物吃。後來，我加緊了防範，買架收音機來淹沒牠們發出的小噪聲，並在牠們的籠子下鋪放厚厚的麥稈，還放了濃厚的烟葉，使牠們的味道聞不出來，因為我想到，如果用香氣，就會太明顯。

奇怪和夠諷刺的是，有人竟然懷疑我養狗。牠們是我的死敵，牠們知道我家裡的事。牠們是背叛的動物，就如我是一個背叛的人。假如狗會說話，牠們將跑去警察局告我一番了。當針對人類的戰爭最終爆發時，狗必須與主人存亡。

令我樂觀的一點是，最後一窩小怪物相當有希望。產了十二隻，有四隻生存，牠們越長越伶俐、結實。不過牠們不如我所預料的那麼兇猛。牠們那種基因遺產傳似乎消失了。牠們事實上很喜歡我——像狗般——不過這種遺傳當然是可以培養的。

人類有着許多關於把各種動物雜交育種，繁殖雜種生物的可怕傳說。好像獅頭羊身蛇尾怪物、鷹頭獅身怪物以及獅身人頭怪物等等。依我看來，這些古老的惡夢可能是未來的一種記憶——好像卡西亞感覺到我還未犯下的罪行。

布林尼 (Pliny) 和戴多路斯 (Diodorus) 記載了駱駝與駝鳥、獅與鷹、馬、龍及虎雜交產下的怪物。他們是否有想到狼獾和老鼠雜交會生出什麼怪物呢？現代生物學家對這種奇物又有何看法？

今天的科學家將否定牠的存在，即使我這種野獸蜂湧入都市內。任何有理智的人不會相信有這麼一種大小如狼、兇猛、狡猾如狼獾，群居和善於適應環境、戶子多如老鼠的怪物存在。墨守成規的理性主義者將不相信有這種不可形容和不足憑信的野獸，即使牠咬穿了他的喉嚨。

他的懷疑差不多是對的，這種雜交產物顯然是不可能的事，直到我去年繁殖了牠們。

一個人開始可能爲了需要而隱藏秘密，最後反成了習慣。即使在這篇日記裡（我打算在裡面透露一切），我發覺到我沒有寫下我要繁殖怪獸的原因，或是說明如何處置牠們。

牠們的任務將在大約三個月——即七月初——開始。那時當地居民將談論一大群動物出沒於佐卡羅附近貧民窟的事。他們只能模模糊糊地描述牠們的樣子。不過人們將談論牠們的大小，如何的兇猛與神出鬼沒。當局將接到報告；報章將報導。人們最初也許說牠們是狼或野狗，雖然牠們樣子不像狗。

人們將嘗試用標準的方法來消滅牠們，但會失敗。這些神秘怪物將蔓延整個首都，然後襲擊富裕的貝德雷卡和可約坎郊區。到時，人們將知道牠們是什麼東西都吃的動物，好像人類。人們將懷疑——正確地——牠們有着非常高的繁殖率。

也許過後，人們將發現牠們有高度的智慧。

軍隊將出動，可是徒勞無功，空軍將在郊外空中隆隆掠過，可是他們找不到轟炸的目標。這些野獸不是常規武器攻擊的集體目標，牠們住在牆壁後面，沙發下，衣櫥裡，往往就在你眼前。

用毒藥藥死牠們？這些雜種動物把你擁有的一切——而不是你給牠們的東西——吃光。

除此以外，現在已是八月了，局勢完全失去控制。整個墨西哥市都是軍隊；不過成群結隊的怪獸已侵襲托魯卡、艾薩克達班、鐵巴金哥、庫納瓦卡；牠們也在聖路易波多西、奧薩克卡及委拉古魯斯出沒。



科學家開會商討對策，擬定緊急計劃；世界各地的專家來到墨西哥，怪獸不舉行會議也不發表宣言。牠們只是繁殖與蔓延，北到杜蘭哥，南下維也赫摩沙。

美國將封鎖邊界——另一個象徵性的表示。怪獸侵襲皮德拉斯尼格拉斯，然後未得准許下越過蒼鷹山隘；出現在埃巴索、拉雷多及布朗斯維等地。

牠們像一陣旋風，席捲過平原與沙漠。像一股海嘯流入都市。僵屍博士的毛皮小朋友來了，牠們將留下。

最後，人類瞭解到問題不是如何去消滅這些怪物。不是，問題是如何阻止這些怪獸消滅人類。

這是可以做到的事，我毫不懷疑。不過人類必須全力以赴和費盡心思。這就是我繁殖怪物的目的了。

因為我必須採取行動，我要把我雜交的怪物當着一種平衡，一個負荷，以控制為所欲為的人類引擎毀滅世界及自己。我認為這個任務在道德上絕對必要。畢竟人類是否有權消滅任何他喜歡消滅的生物？萬物是否一定要服從他壞心腸的計劃，或是給消滅不可？難道萬物沒有生存的權利——一種不可能受限制的權利？

雖然我的做法極端，人類將得到好處。誰也用不着在擔心氫氣彈、細菌戰、落葉劑、污染等等。一夜之間，這些纏繞人類的問題都變成過去。人類將回到自然去生活。他將仍舊獨一無二，仍舊有智慧，仍舊是掠奪者；不過他以前逃避的他現在將再次受到某些限制與平衡。他將保留他最寶貴的自由；他可以隨意戳殺；不過他却失去了消滅的能力。

肺炎是最令人失望的東西，它殺死了我的怪獸。昨天最後一隻怪獸抬起頭望着我。牠大大的蒼白的眼睛有一層薄膜，牠拿起了腳爪，伸出爪，輕輕地抓着我的前臂。

那時我不禁哭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可憐的獸兒抓我，只是要讓我高興，他知道我是多麼希望牠長得兇猛、狂躁，變成人類的災禍。

這份工作太大了，牠蓋上了可愛的眼睛死了，沒有抽動一下。

當然，肺炎不是一個充份的解釋。除此以外，牠們根本沒有意志。自從人類搶先霸佔了地球以來，沒有動物有高昂的活力。奴役的流氓仍舊在殘缺的阿迪倫達克森林裡玩耍；奴役的獅子在克魯格公園裡嗅啤酒罐；牠們跟其他動物只在我們的默許下存在；擅自住在我們的土地上。牠們知道這點。

在這種環境下，你不能期望非人類動物之中有高昂的活力與志氣。志氣是勝者的特性。

我的最後一隻愛獸死後，我也完了。我太疲倦和心灰意冷，不要重頭做起了。我對我辜負了人類，感到遺憾。我遺憾，因為我辜負了獅子、駝鳥、老虎、鯨魚及其他面對絕種厄運的生物。最遺憾的是，我辜負了麻雀、烏鴉、老鼠、鬣狗——這些地球上的善物，那些生存着而給人類消滅的無用動物。我總是衷心同情那些被剝奪、拋棄或無價值的生物；我與牠們同類。

牠們是善物，是不因為牠們對人類沒有用處？難道萬物沒有生存權利，不可能受限制的絕對權利？難道世上萬物一定要繼續讓一類利用或給消滅不可？

一定有另一個人和我有同感，我將要求他接受戰鬥，成為對付同類的游擊隊，反抗他們，如他們撲滅一場大火。

我已經替這個假設的人物記下了他的功績。

至於我本人；不久之前，卡西亞和另一名官員來到我的公寓進行「例常」衛生檢查。他們發現了我幾隻怪獸的屍體，因為我來不及毀滅牠們。我被逮捕和被控告虐待動物，以及沒有執照就經營屠房的罪名。

我將承認罪狀，雖然它們是虛假的，我認為它們基本上是無可否認的真實。

\*冬\*

弘譯

\* Steven Schrader 著

# 科恩禁狗法令

許多歸列為科幻文學的作品，並沒有直接與科學有關。它們往往是直接關於生活方式（life style）；因此這類作品叫做生活方式科幻文學（life-style science fiction），例如毒品、耶穌及污染問題等，已經成爲了當今科幻文學的主要或是最低限度一種時髦的體裁。科幻文學也帶有豐富的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傳統。著名科幻小說作家 Luke Rhinhart 的小說：「骰子人」（The Dice Man）便是一部很好的生活方式科幻作品。

此書主人翁陸克是個憤世嫉俗的紐約人。他在無聊之餘，居然讓骰子來擺佈他的決定。爲了滿足骰子與自己，他強姦了樓下的一個女人。

起初是一種遊戲，陸克控制了選擇；骰子則操縱他的決定。他讓骰子決定他的所作所爲，成爲他的奴隸。結果，他變得越來越猖獗，甚至去殺人……。

如今，在生活方式科幻文學方面下功夫的作家已經日益衆多。這種趨向反映科幻文學工作者從科技轉向個人的一般興趣，並且反映他們逐漸對科技剝削地球，感到懷疑。

「科恩禁狗法令」也是屬於生活方式科幻作品，作者對今日世界環境受到摧殘，提出了抗議。

瘋人院裡的醫生，對我的進展感到滿意。藥物使我安靜，他們該讓我在週末回家。你們也許以為市政廳已經替我付了房租，或至少給我找個安身之處，因為現在我快要出院了。畢竟我幫了他們一個大忙，親自負責了不少的改良工作。也許我在我的計劃某些方面做得過份，不過回想起來，我認為除了徹底，甚至是怪異的行動以外，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事物。我為了一個有價值的事業而犧牲自由。當然，政府對這種英雄主義沒興趣。他們是國際主義者。一提到人口過多或是生態學，他們就會立刻給你潑冷水。先申請准証舉行和平示威，你在還沒有完成申請之前就會得到准証。不過如果你嘗試改善城市生活的質素，你就會發現受到諸多為難，政治很快地插手。這就是民主了。一如別人，國家元首只關心自己的福利，人民死活管他！

好像我的偉大見解是簡單的，當它們實踐後，便變得明顯了。不過！如果你是第一個把某個見解付諸實現的人——你就知道其中遭遇的滋味了。你將被別人形容是危險人物，然後給關進牢房裡，和我一樣給鎖在長島上，像個瘋人。不過至少有我的成就來安慰我——市議會已經通過了「科恩禁狗法令」。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它沒有叫做「西摩爾·科恩禁狗法令」。因為我肯定其他姓科恩的人現在一定假裝功勞是他們立下來，在爭奪光榮領功，而我却在長島上腐蝕，無法向世人道明真相。

那些狗的確令我坐立不安。我寫信給所有部門首長，我收到其中一些頭子的回信。他們說：謝謝閣下的關心，我們將查實閣下所投訴的事。假如調查有任何明確的發現，或是閣下將來能協助我們時，我們將通知閣下。請勿再聯絡我們，除非我們請求閣下這麼做。市政府公事要花上不少時間與精力去處理，有關事件的第二封信，將使我們有限度職員增加負擔。你忠誠的行政專員普洛茨謹啓。

情形越來越壞，處處是狗糞。早上，那些搬到我那條街經過裝修的富人住宅的小姐們，牽了她們的德國牧羊犬在人行道、路邊及馬路中心大小便。有些狗給放開，到處猛嗅、撒尿撒糞。狗主在閒談。我相信有些男人養狗的唯一目的，是要結識女孩子。我自己也想這麼做，想像狗兒在我們腳下拉屎時，一面與小姐們打情罵俏。不過，我不是虛偽的人，我藏不住我的感受。我就是不明白別人當狗在他們四週拉便時，居然還能夠悠然自在地談天說地。

街上開始有了臭味，也許是遍及整個城市的臭味——狗糞的集體臭味，不過我住那條街似乎有自己特異的臭味，似乎我們的狗吃某個牌子的狗糧或患了某種焦慮症，以致狗糞有一種甜甜、使人發膩和發霉的氣味。

我跟同街的人談起這件事。首先，我先找了當精神病醫生的胡夫。他每天早上，穿了寬鬆的灰色外套，給他養的德國牧羊犬拖到街上。

「你怎樣可以忍受這種臭味？」我問道。「你的狗到處拉糞，不是令人討厭嗎？如果是我這樣做？」

「你有一種糞便的毛病，肛門毛病，休養休養吧。花點錢，接受自己的大便和動物的大便吧！」他說。

「不，一定要找個辦法來解決，找給讓牠們拉屎的地方。在屋頂上，廁所或是狗廁所。」胡夫笑了起來，他給野蠻沖昏了頭腦。

我跟幾個女狗主談過，她們紅起了臉，不回答我。一個穿了黃色汗衫、皮革裙子，個子瘦小而乳房挺尖的女人竟然放狗咬我。

「咬他，靈哥！」她喝畜牲咬我，嚇得我沖上街道，及時好關了大門，免受皮肉之痛。

每天都踏到狗糞，我作夢也夢見狗屎。工作時也心不在焉，滿腦子想着狗糞。一天早上，茶點時間過後，我到浴室想把工作的無聊拖欠一點時，我靈機一觸，想到了個法子。我將好像狗兒般在地上撒尿，我帶領每個人照樣做。結果我們要請個工人，隨時準備拿個拖把和水桶來清理我們的小便。

「喂！來這裡，」我們喊到。一個穿了白衣制服和帽子的男人將應聲而來。

最後，我還是回去沖涼房撒尿。因為在辦公室拉尿不會有什麼效果。到街上比較好，比較戲劇化，而且人人看到。我總想到以張貼物和戴鈕扣展開一場大運動。在馬迪遜廣場舉行群眾大會等。

第二天早上，我八點鐘便出去，那個時候正是狗群到處拉屎的高潮時刻。人們牽了狗隻散步，畜牲在撒尿撒糞，狂吠、玩耍和追逐皮球及木棍。我走到街中心一棵樹旁，解開褲子，讓它和底褲一起脫下，然後蹲下撒個痛快。附近一個女郎見了不禁芳容失色，驚得目瞪口呆。

「芳，來走開！」她喊道。

人們從窗子裡探出頭來高叫：「別在撒了！瘋子。」

一個小女孩格格地笑起來，「媽媽，那個人在大便呢！」

我從容不迫地蹲在泥上，撒個爽快。

一輛警察巡邏車在街上停下，好像我槍殺了警員似來飛馳而至。車內兩名警察都跳下。最先看見我的那個女郎聲淚俱下地向他們講述事情經過。胡夫也在那裡。「肛門神經過敏症。」他搖搖頭對警察說。

警察走過來，我剛剛把上衣塞進褲子裡。他倆留了小鬍子和長長的鬚腳，我可以看得出他們會唸過人類關係課程。

「你在拉屎尿是嗎？」一名警察有禮地問道，他的手指着我撒的大便。

「我不否認。」

「好吧，先生，這是犯法的。我要寫傳票給你。」他看看他的伙伴。「我應該怎樣寫？」

寫他亂拋垃圾，擾亂治安還是行爲猥褻？」

「都寫下吧！」另一名警察說。

他寫好傳票交給我。

「別重犯了，不然你將惹來麻煩。」

在法庭上，我分發了複印聲明，解釋我的立場。我在工作時暗中寫好它。

要是狗能到處拉糞，人爲何不能？

法庭座無虛席，法官的樣子像胡夫，不過他穿了長袍，比較威風，雖然我知道長袍下的外套一定是寬鬆的。

「西摩爾，你向他人犯了不道德的行爲。」他說道。

我把一張複印聲明交給他。

「去你的，你瘋了，下次你就要坐牢不可。」

他判我罰款了事，然後，拿起小木槌槌了幾下，宣佈退堂。觀眾開始喧叫和打鬧，在法庭外面石級上，人群沖向我。

「我們支持你！」他們喊道。他們推選我作主席。

第二天早上，我那條街滿是報紙的記者和電視攝影人員。我們一群十多人站在樹旁，蹲下就拉屎。巡邏車四面八方聞風而來，攝影機的閃光燈閃個不停。

警察隊長說：「捉住科恩！」他們用手銬銬住我，押我進入巡邏車。在貝爾瘋人院，胡夫填妥了文件。

我喊道：「你們不能阻止我們！事情已無法控制了。」

「肛門妄想症！」他向我喊回。

我在醫院圖書館裡的舊「紐約時報」上，看到了我的新聞。在我被捕兩天後，時報揭發了狗糞事件，並指出了狗糞和癌症、哮喘及犯罪案件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央公園舉行的一項靜示威吸引了四千人參加，內亂瀕瀕發生。雙方人馬戴了鈕扣，一個顯示男人在撒糞，另一個顯示一隻蘇格蘭狗的輪廓。

禁止狗亂拉屎的運動聲勢日益浩大。市長大人也來醫院看我，他的樣子像胡夫，不過他比較高和英俊。他的外套很合身，不過多少還是寬鬆。

「我的事業存亡攸關。」他說。「閣下是唯一可以挽救我的人，科恩。打消你的運動，讓我不必採取立場，我將委派你去聯合國做官，什麼都行。」

我向他狂吠，然後拉起醫院裡穿的長袍拉糞。

他在法案通過之前辭職不干。

警方盡量圍捕狗隻，警察部隊增加一千名受訓警員。當然，要把狗隻趕盡殺絕，是不可能辦到的。醉心養狗的主人往往把畜牲藏起來。不過最低限度牠們留在屋內。狗不再在城市裡拉糞了，我正急着要出去親眼看看呢！

# 深 淵裏

\* H.G. Wells 著  
\* 眉 孃 譯



那個副官站在鋼球前咬着塊松木片。「史第文斯，你認為怎樣？」他問道。

「這是個主意。」史第文斯說，他的語氣不置可否。

「我相信它會撞裂。」副官說。

「他好像已經計算得很好。」史第文斯說道，仍然採取中立的態度。

「但想想那種壓力。」副官說道。「在水平上水的壓力是每方吋十四磅，三十呎下就雙倍；六十呎下三倍；九十呎下四倍；九百呎下四十倍；五千呎下三百倍；那就是說一英哩下兩百四十乘十四磅，讓我算算看，那就等於三千三百六十磅，那也等於一噸半，史第文斯，那是一噸半啊。而他將深入海底五哩，那就是七噸半——。」

「聽起來好像很多，」史第文斯說道，「不過那是很厚的鋼。」



副官不再回答，繼續咬他的松木片。他們所談論的話題是一個大鋼球，外面的直徑大約九呎，看起來像一粒大子彈。它精心裝置在一個巨大的沿着船身而搭成的木架子上，那些巨型的用來吊起它的桅幹吸引了每一個水手的好奇心，從倫敦港口到南回歸線都一樣。這粒鋼球有兩個地方開了圓形窗，嵌上厚重無比的玻璃，其中有一個已經半掀開。說話的兩個人那天早上才第一次看到球的內部。裡面鋪滿氣墊，在鼓漲的墊子之間突出一些用來操作的小釘子。每一種東西都刻意的加上襯墊，包括那個用來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氣的邁耶士儀器。即使有個人從槍口中發射進去也不會受傷。不過這樣重疊的襯墊也有其作用，因為等下那個人要從窗口中爬逃去，跟着窗口扭緊，整個物體從船上吊下海，然後往下沉，一路沉，沉至五哩下，一如副官所說的。整件事刺激了他的想像力，他想得太多而變得混亂，然他看見了剛才上船來的史第文斯，便像如獲至寶般向他說了又說這件事。

「我認爲，」副官說道，「那塊玻璃在那種壓力下會承受不住而碎裂。陶比利會證明壓力可以使大石像水般移動，你記住我的話……。」

「如果玻璃裂開，跟着會怎樣？」史第文斯問道。

「水就會像鐵柱般湧進。你有沒有試過讓一條筆直的水箭在高壓下沖射的滋味？那種水的威力就像子彈一般，可以把整個人壓碎。可以割斷他的喉嚨，切開他的肺，水將湧入他的耳朵……。」

「你的想像力多麼豐富啊！」史第文斯叫道，好像真的看到一般。

「簡單說一句，這是不可避免的。」副官說道。

「那隻鋼球呢？」

「只噴出幾粒泡泡，然後就永遠舒服服地躺在泥堆裡——可憐的天士德就像塗在麵包上的牛油，分散在撕裂了的氣墊上。」

「就像塗在麵包上的牛油。」他說。他把這句話重複一遍，好像很滿意似的。

「在看這件新玩意嗎？」一個聲音說道，原來天士德就站在他們後面，一身白色的新衣，嘴裡嚼着枝烟，一雙眼睛在潤邊帽下微笑。

「什麼牛油麵包的，威碧利儲？是不是又在埋怨海軍的酬勞低？不到一天的時間我就要走了。今天我們就得把吊索準備好。這樣的大晴天，再加上風平海靜，是把幾噸重的鐵塊吊進海裡的最佳日子，是不是？」

「這些都不會影響你。」威碧利儲說。

「不。七八十呎下面，我只要幾秒鐘就到達，將會毫無動靜，儘管大風在上面狂吹，水掀高得觸摸到雲朵。不，在下面，」他走過船側，其他兩個也跟着他走。三個人以手肘支持着俯身向前，盯着下面黃綠色的海。

「安寧。」天士德大聲地說出他的感想。

「你那麼肯定不會出漏子？」威碧利儲當面問道。

「已經試過三十五次。」天士德說。「不會錯的。」

「如果不呢？」

「怎麼會？」

「我不會進入那個討厭的東西，」威碧利儲說道，「給我兩萬塊我也不幹。」

「你真煩，」天士德說道，輕快的朝顆泡沫吐口水。

「我不明白你怎樣使用那個東西。」史第文斯說道。

「首先，我先被鎖進那粒球裡，」天士德說道，「當我把那盞燈開關三次，證明一切正常後，他們將用那架起重機把我吊過船尾，下面掛上那些沉重的鉛墜。最上面的鉛墜有個捲軸，捲上了幾百哩長的大纜，這些大纜就是唯一啣接鋼球和鉛墜的東西，等下當整件物體下去後，建上面的繩索也將剪掉。我們不用鐵鍊而用大纜，因為它不但容易剪斷，浮力也較強，這些都是要點，你等下就會看到的。」

「你看每個鉛墜當中都有一個洞，這些洞是用來讓鐵桿穿過，伸展出六呎開外。當鐵桿觸到海底，就會變成一個槓桿，扯動大纜的軸心。」

「就是那樣，跟着整件物體就徐徐落入水裡，吊索隨之剪斷。鋼球會浮，因為裡面注滿了空氣，所以比水還輕，不過鉛墜會拉着大纜一直沉到海底。當繩子抽盡後，鋼球也跟着一起下沉。」

「可是為什麼要用大纜？」史第文斯問道。「為什麼不直接把鉛墜縛在鋼球下面？」

「因為下面的撞擊力。整件物體會一哩一哩的直衝向下，跟海底迎面相撞。如果不是有大纜拖着的話，就會撞得粉碎。可是現在却是鉛墜首先接觸海底，因為這樣，鋼球的浮力作用才會發揮出來。它將慢慢的下沉，到最後完全停止，然後又再度上升。」

「現在又輪到軸心發揮作用了。當鉛墜撞到海底，整條鐵桿就會打在軸心上，跟着大纜就重新纏繞

軸心。我呢就被拖入海底，在那裡逗留半個鐘頭，開着電燈，然後軸心就會停出一把彈簧刀，剪斷大纜，我就會像蘇打水的泡泡般沖上水面，大纜本身將有助漂浮。」

「如果你不幸撞到船怎麼辦？」威碧利儲問道。

「我上升的速度將會配合得很好，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天士德說道：「你像粒炮彈。你不用擔心這些。」

「或者某些小蝦小蟹爬入軸心……。」

「我就要迫切去阻止這種事發生。」天士德說道，背轉身來注視着鋼球。

早上十一點他們已把天士德吊過船尾，天氣晴朗平靜，只有海天交界處為霧氣所籠罩。鋼球上部的電燈愉快的閃了三次。跟着他們慢慢的將他放入水中，有個水手站在船尾用鉄鍊綁住身體準備剪斷唧接鋼球和鉛墜的繩子。那個在甲板上看來奇大無比的鋼球，從船尾看下去却渺小得很。它活動了一下，那兩個浮在最上面的黑暗窗戶，就像兩隻迷惑的眼睛瞪住那些圍攏上來看熱鬧的人群。有一個說他不曉得天士德對這番翻騰不知有何感覺。「準備好了嗎？」指揮官問道。「準備好了。」「讓它下吧！」

繩子垂直後迎刃而斷，一陣奇異的旋渦湧上來。有人揮動着一方手帕，又有人喝了一聲采，却沒有引起響應，有個青年軍官慢慢在數着：「八，九，十！」再一次旋轉，一下急煞，嘖通一聲整件物體已擺正位置。

它好像停了一下，接着變得越來越小，水淹蓋了它，透過水面，它看來較大，也較模糊。來不及數到「三」，它已整個消失。水下透出一陣閃爍的白光，跟着只剩下一小白點，最後完全消失。現在只看見黑墨的水，有條鯊魚游過。

突然間巡洋艦的螺旋開始轉動，海水起了皺紋，鯊魚在錯亂中消失，浪花向着適才天士德下水明澈如水晶的海面湧過來。「什麼事？」一個海員向另一個問道。

「我們要停在幾哩外，」他的同伴回答道，「因為怕他上來時會撞到我们。」

巡洋艦航向新的地點。在船上那些沒有事可做的人差不多都還在緊緊盯住鋼球剛才下水的地方，以後的半小時內話題差不多完全集中在天士德身上。十二月的太陽高懸天空，氣候十分暑熱。

「他在下面會很冷。」威碧利儲說道。「他們說在某種深度下水會冷得結冰。」

「他將從哪裡上來？」史第文斯問道。「我忘了方向。」

「就在那邊。」指揮官說道，他對自己的無所不知感到驕傲。他的手指向東南方。「我想他就要上來了。」他說。「他已下去了三十五分鐘。」

「抵達海底要多少時間？」史第文斯問道。

「我想想看，五哩的深度，照每秒鐘兩呎的加速度來算，算來回，大約要四份之三分鐘。」

「那牠已超過時間了。」威碧利儲說道。

「差不多啦。」指揮官話道。「我想還要用幾分鐘的時間把繩子捲好。」

「我忘了那一點。」威碧利儲說道，彷彿放下心來。

跟着懸疑開始。一分鐘慢慢的渡過，那個鋼球並沒有湧上來。另一分鐘也過去了，沒有東西劃破油亮油亮的海。水手們紛紛各自解釋纏繞大纜的細點，臉上露出焦急的神情。「上來吧，天士德！」有個胸毛茂盛的水手不耐煩的叫道，其他人也跟着他叫，好像在戲院裡等待幕啓般。

指揮官生氣的瞪着他們。

「當然，如果加速度少過兩呎，」他說道，「就會比較久。我們不大肯定那個數字。我不很相信數字。」

史第文斯同意他的說法。幾分鐘內沒有人再講話。然後史第文斯的手錶「鈴鈴」的響起來。

二十一分鐘過後，太陽已升到天頂，他們還在等鋼球出現，沒有人敢出聲說他已經絕望。只有威碧利儲會先提到這點。他說話時鈴聲仍留在空氣裡。「我一直都不信任那個窗口。」他突然向史第文斯說道。

「我的天！」史第文斯叫道，「你以為——？」

「算啦！」威碧利儲只說了這句，剩下的就靠他自己去想像。

「我不很相信數字，」指揮官猶豫地說道，「所以我還不致於完全絕望。」午夜時分那艘砲艦在鋼球下水的地方打轉，一條白光毫無結果的向衆星下的磷磷水面探射。

「如果不是窗口裂開將他壓碎，」威碧利儲說道，「便是發生了更壞的事，可能軸心失效，他現在還活着，在五哩下，關在那個又冷又暗的小泡泡裡，那個地方從有天地以來便從沒有被一絲光線照過，也從沒有人居住過。他在那裡沒有食物，又渴又餓又害怕，想着自己不是餓死便是悶死。到底是哪一樣？我想邁耶斯機器也快要支持不住了。還會有多久呢？」

「噢天！」他叫道，「我們多麼渺小啊！是多麼大胆的小鬼啊！在下面，一哩一哩的水，全是水，還有我們四周圍的水和頭上的天。噢深淵！」他伸出雙手，一條小白影在天上悄然掠過，漸飛漸慢，停下，成了靜止的一點，好像是一顆剛飛上天的新星。然後它又倒飛回來，消失在星光的返照和海上磷光片片的白霧裡。

那個景象使他却步，手臂伸展，嘴巴張大。他閉上嘴，又張開，迫不及待的擺動雙手。然後他轉過身來向一個海員大叫道：「天士德喂！」再跑去找林德利和搜索燈。「我看見他。」他說道。「就在船的右邊！他的燈關着，他剛從水裡上來。把燈拿來，我們去看他漂浮，看他上來。」

但是他們等到破曉時分才能把探險者撈上來，那時他已被折騰得奄奄一息了。起重機伸展出來，整條艇的水手出盡氣力才把鐵鍊和鋼球相啣接。他們把鋼球弄上船後，便扭開窗口，向漆黑的裡邊探視（因為那粒燈泡只是用來照明鋼球上面的水，和內空完全隔絕。）

鋼球裡面十分炎熱，連窗口的橡膠也變得鬆軟。他們逼切的問題都得不到解答，裡面也毫無動靜。天士德完全不動的躺着，捲縮在鋼球的底部。船醫爬進去把他提上來，有一二分鐘的時間他們不曉得天士德是死抑活。他的臉，在船上的昏黃燈光下，閃着汗珠。他們抱他下去他自己的房間，發覺他還沒有死，只是處於極度的精神崩潰狀態，還有身上傷痕纍纍。他一動也不動的足足躺了幾天，一星期後他才講出他的遭遇。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說他還要下去。鋼球應該改裝，他說，以便他可以丟棄大纜，就是那樣。他有過最美妙的經驗。「你們以為我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水。」他說道。「你們取笑我冒險，而我却發現了另一個新世界！」他斷斷續續的講他的故事，又從錯誤的起點講起，所以不能以他的話來重述一項。不過下面是有關他的遭遇的敘述。

起先很不安穩，他說。在纜繩抽盡之前，鋼球不停的翻來覆去，他覺得像一隻皮球內的青蛙。他什麼也看不到，除了起重機和天空，還偶而瞥見船上的人群。他一點也不曉得鋼球會轉向哪一邊。有時他剛能站起來，還未站穩，球又再轉動，弄得他不分南北東西的顛倒。如果當初採用其他形狀的物體則會舒服得多，可是其他形狀在抵抗水壓方面又遠遠不及一個圓球體了。

突然間擺動停止；鋼球穩定下來，當他站起身，看見四周圍的水都作青藍色，一絲淡淡的光線從上面透進來，還有一群小小的浮動物體湧向他這邊。照他看是湧向上面的燈。當他再看時，水越來越暗，

最後暗得像半夜的天空，不過帶有一抹青色，而下面的水則全黑。水中透明的物體發出微弱的光，掠過他身旁時閃着淡淡的青色。

還有下跌的那種感覺！就像坐升降機，他說，只是沒有停止。你得想想看所謂沒有停止是什麼意思。只有在那個時候天士德才覺得後悔，他看到種種不利他的情況。他想到那種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墨魚人，還有在鯨魚腹中找到的半消化物質，或者死了浮着腐爛了半葬魚腹的物體。如果被什麼東西抓住不放怎麼辦？還有那軸心的試驗是否足夠？不過現在要繼續下去或是回去都已不值得考慮了。

在五十秒鐘內每樣東西都黑得像外面的夜，只有上面的燈光射進水裡，照在偶而游過的魚類或沉澱物上。他們閃得太快，他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有一次他好像經過一條鯊魚。然後鋼球因和水磨擦變得炙熱，看來他們低估了這一點。

他最先注意到自己在流汗，然後再聽到腳下的「絲絲」聲越來越明，就看到很多很小很小的水泡，像由外面煽動般湧上來。是水蒸氣！他摸摸窗口，也是很熱。他這才扭亮了空內的小照明燈，抬頭看看嵌在氣墊中用釘子釘緊的掛錶，知道他已走了兩分鐘。他驚覺到氣溫的差異可以使窗口裂開，因為他知道下面的水會冷得結冰。

突然間鋼球的地好像緊緊貼住他的腳底，水泡湧進的速度越來越慢，「絲絲」聲也消失了。鋼球翻了一下。窗口沒有裂開，什麼損壞也沒有，他知道沉沒的危險已經過去。

一二分鐘後他就到達深淵底部。他想到史第文斯和威碧利儲和其他人在他頭上五哩高，他說，比在陸地上飄過他們頭上的最高處的雲還要高，他們一定在奇怪他會發生什麼事。

他從窗口凝視，現在已不見水泡，「絲絲」聲也停了。外面是厚重的黑暗，像天鵝絨般黑，只有燈光穿過空洞的水顯出它的顏色，一種青黃色澤。然後出現三個火焰般的物體，一個跟一個的穿過海水。它們是近是遠是大是小他看不出來。

每一個都罩着一層光，像魚燈的藍光，那些光好像大量的噴烟，它們的側邊都是這種光，像船上開了燈的側窗。它們靠近燈時好像已失去光亮，他才看到原來是一些奇異的小魚，頭很大，眼很大，小的身體和尾巴。牠們的眼睛轉向他，他肯定牠們在跟隨他，被燈光所吸引。

現在同類的魚也跟着牠們。

他越下，發覺水的顏色越變得青白，那些小小的點子在燈光下像光線中的塵埃般發亮。這些雲狀的軟泥可能是鉛墜下沉時所掀起的。

當鉛墜拉着他下沉時四周是白茫茫的濃霧，燈光最多只能照到幾呎外，好幾分鐘過後那些沉澱物才再安定下來。那時，由球上的燈光和遠處的魚群鱗片照着，他才看見在重重黑暗的水下起伏着灰白色的軟泥，長着一叢叢的海底水仙，伸動着飢餓的觸角。

更遠處是一堆優雅的半透明的大海棉。這一層海底還分佈着一簇簇鮮紫色黑髮毛平坦坦的物體，他肯定是某種海胆，還有小小的，大眼或全盲的物體，有些像土鼈，有些條龍蝦，慢慢爬過光線明耀的地方，又再消失在黑暗裡，只留下溝狀的軌跡。

忽然間那群徘徊的小魚像受驚般分散開向他湧過來。牠們像青磷的電花般經過他身邊，然後他看見牠們後面有更大的物體跟着游向鋼球。

起先他只朦朧的看到彷彿像一個正在走動的人，後來它就完全地出現在燈光下。當光線照射到牠，牠閉上眼睛，顯然被迷惑住，他萬分驚奇地緊盯不放。

那是一隻奇異的脊椎動物，牠深紫色的頭像石龍子，不過牠擁有一般爬蟲動物所無的高額和腦部；牠的臉像極了人類。

兩隻大而突出像石龍子的眼睛，小小的鼻子下有着像爬蟲類的灰白口唇，耳朵部位有兩片大鰓蓋，伸出珊瑚狀的幼絲，跟小鵝魚和小鯊魚樹枝狀的魚鰓相仿。

其實牠類似人類的臉孔並不是身上最奇異的地方，牠有兩足足渾圓的身體由兩次蛙腿似的腳和一條長而粗的尾巴支撐着，而牠的前肢，像極人類的手，亦像青蛙，拿着一支尖端包銅的長骨頭。怪物的膚色多姿多彩；它的頭，手和腳紫色，而皮膚則像衣服般鬆鬆地披着，灰得發亮。牠就站在那裡，燈光照得它睜不開眼睛。

最後這隻深淵的怪物睜開眼，用空着的那隻手擋着光線，張開嘴巴發出一陣叫喊聲，聲音透過鋼殼和氣墊傳入內室。天士德想像不出一隻沒有肺的動物怎麼可以叫得那麼大聲。然後牠移向燈光照射不到的暗影去，天士德覺得牠正向他這邊移過來。他認定是燈光吸引了牠，所以把電燈熄掉。不久他便感覺到某種軟綿綿的東西輕輕敲擊着鋼球，跟着鋼球便擺盪起來。

然後那叫喊聲又再重複，他好像聽到遠處傳來迴音。敲擊聲又再繼續，鋼球擺動，倚靠在纏繞繩子

的軸心上。站在黑暗裡，他注視着黑淵中的永恒黑夜。現在他朦朦朧朧的看到其他閃閃發亮的半人半獸物體迎着他而來。

仍然不知道到底要做些什麼，他在左搖右擺的囚房裡摸索尋找外面那盞燈的開關掣，却意外地摸着自己小房內的照明燈。球轉動了一下，他整個人跌下來；聽到一陣驚呼聲，當他站起來，看到兩雙窺視的眼睛從下面的窗口望進來，浴在房間的燈光裡。

過了一會，聽到急速敲打鋼殼的聲音，可是最令他害怕的，是錘擊軸心裝置的聲音。他嚇得整個心差點跳出口外，如果這些怪物成功將它毀壞，他就永遠逃不出生天了。他想着想着覺得鋼球擺動得很激烈，腳下的地緊緊貼着腳。他關掉照明室內的小燈，開亮那盞照向外面的強光燈。海床和人狀的怪物一起消失，只有幾隻追逐的魚兒從窗外急速的下跌。

他立刻便想到那些奇異的深海居民已經扯斷繩索，他已經逃出來了。上升的速度越來越快，鋼球却突然煞煞停，把他整個人彈上鋪了氣墊的頂部。差不多有半分鐘的時間，他驚呆到不知所措。

然後他感覺到鋼球慢慢在旋轉，在搖動，彷彿被人拖着走般。他靠着窗蹲下，以身體的重量使球傾向那邊，不過他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蒼白的燈光無力的照着外面的黑暗。他突然想到若把燈扭熄，讓眼睛習慣黑暗，可能會看得更加清楚。

他做對了。幾分鐘後天鵝絨似的墨黑變成了半透明的黑，而在遠處，像英國夏日傍晚時分的陽光般黯淡，他看到下面有東西在動。他猜想這些怪物一定已扯斷了大纜，現在正拖着他在海底游戈。

跟着他模糊的看到在起伏不平的海底平原對面有些東西，似一大片向四處伸延的淡淡亮光，幅度大得像窗口的視線。他正被拖着去向那邊，線一直從鄉下拖向城市的汽球。他慢慢移動，慢慢地那片黯淡的光漸漸變得清晰。

將近五點他才抵達那片發亮的地方，那時他已大約可以看出是些街道和房屋的樣式，團團圍住一間沒有屋頂彷彿寺院的建築物。它像一幅地圖般在他腳下展開。那些房子全是沒有了屋頂的，只剩下牆壁，他後來才看見原來是由發亮的骨頭所造，使整個地方看來像淋浴在月光裡。

房子的內部擺動着伸出觸鬚的海底植物，長而細的玻璃似海棉突出如閃亮的寺院塔尖，和薄亮的海底水仙都閃耀在整個城市的光華裡。他看到人群在一片空地上走動，不過他停止比它們高出數哩的地方，所以看不清楚那些到底是什麼人。



跟着牠們慢慢的將牠拉下，下面的活動也越清晰。他看到那些雲狀的建築物道路是用珠子似的圓形物體排列出，也發覺到下面的廣場，停着一些宛似船殼的東西。

緩慢而肯定的他被拉下來，下面的物體也越來越光亮，越來越清晰。他覺得自己正被拉向城中心的一座大建築物去，偶而可以瞥見那群拉扯着繩索的各形各狀物體。他忽然吃驚地看到其中一條船邊，這個地方的最特出點，正圍着一大群人，向他打手勢，然後這座大建築物的牆壁靜悄悄地升起，阻擋着他的視線。

而這些牆壁是由發了水的木塊，扭曲的鐵枝，鐵柱，銅和死人的骨頭和頭蓋骨砌成的。這些頭蓋骨鋪成奇奇怪曲曲折折的線條，而大群小小的銀魚在這個地方游戈，從那些空洞的眼眶中進進出出。

他忽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叫喊和猛烈的吹號角聲，跟着是神奇的吟唱聲。鋼球下沉，經過巨大的有尖角窗口，通過窗口他看見一大群這種奇異的，鬼魅式的人正盯着他，最後他停下來，好像是停在一張放置在中央的祭壇上。

現在從這個位置上他可以重新看清楚這些奇異的深淵居民。令他大感意外的是，這群生物彷彿正向他跪拜，除了一個身披鱗片，頭上戴着閃閃生輝的冠冕的站着，爬蟲類的嘴巴一張一合，好像是其他膜拜者的領唱者。

好奇心驅使天士德又再扭亮那盞小燈，使到這群海底生物可以看見他，不過牠們一看到燈光便又躲起來。他的突然出現，引起了一陣亂糟糟的歡呼聲，剛才的吟唱已沒有了；而天士德，迫切要觀察牠們，又再把燈熄掉，從牠們眼前消失。有一段時間他完全看不見牠們，等到他可以分辨出牠們時，牠們又重新跪下。牠們就一直這樣向他膜拜，沒有休息也沒有間斷，一共達三小時之久。

天士德的故事最特出點是這個奇異的城市和它的人民，這些人永遠居住在黑夜裡，從不見太陽或月亮或星星，或青蔥樹木，或任何有呼吸的生物，也不知火為何物，也從看不見光，降了水中生物發出的磷光。

他的故事雖然奇怪，可是最奇怪的還是著名的科學家如阿當士和真京斯，對這種故事也深信不疑。他們對我說他們找不出理由說有智慧的，在水中呼吸的，有脊椎的動物，習慣了低溫與巨大的壓力，身軀沉重，不管死或活都能浮於水中，為什麼不能活在深海底下，像我們一樣，同樣是新紅沙石時期的後裔。

它們則當我們是奇異的流星，時常突然死亡的跌入它們神秘的水汪汪的黑暗太空。不只我們，還有我們的船，金屬，用具，也像驟雨般從黑夜中而降。有時下沉的事物也會毀壞碾碎它們，就如上面某些無形的力量所下的判決般，而有時却會降下些最稀罕最有用的東西，或東西有着最激發想像力的形狀。如果我們想像一下野蠻民族突然見到天外來了一個全身發亮的怪物會有些什麼反應，我們或許就能夠了解它們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降下時態度爲什麼會那樣了。

天士德或許在某些時候會向「大米更」號的官員詳細的講述他在深淵的奇異十二小時。可能他也有記錄下來的打算，可惜他沒有做到，所以我們只好從指揮官西門士、威碧利儲、史第文斯、林德利等人的追憶中把互相矛盾的片斷綴合起來。

我們只看到不完整的片斷，巨大的鬼魅般的建築，跪拜吟唱的人民，黑暗的石籠子似的頭顱與淡淡發亮的衣服，而天士德把燈開關兩次，却不能向它們表達那條連繫鋼球的繩子必須割斷。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天士德看了一下手錶，才驚恐地發覺到他才剩下四個鐘頭的氧氣。而那些爲他而唱的頌歌却仍舊殘酷的進行着，彷彿是他步向死亡的進行曲。

他不明白他如何獲得釋放，不過照鋼球所連繫着的遺留下的繩子來看，它是與祭壇邊緣相磨擦而斷。鋼球突然翻轉，他滾出它們的世界，像一個裹在真空裡的氣體生物般掠過我們的大氣層重回它的母土般。他一定像粒在空氣中上升的氫氣泡沫般在它們眼前消失。它們必定看作是一種奇異的昇騰。

鋼球上升的速度比下降時連着鉛墜的速度爲快。它變得過熱。它升上來時窗口朝上，他記得泡沫湧向玻璃。他預料隨時都會爆裂。跟着突然間彷彿他頭上裝上了個車輪般，整個鋪了氣墊的內室跟住旋轉，然後他就暈倒了。接下來他所記得的事是他的房間，和醫生的聲音。

可是這只是天士德斷斷續續的向「大米更」號官員所講述的奇異故事的大概而已。他答應以後會完整地寫下來。現在他只一心一意的改良他的儀器，在里奧進行改良工作。

如今所能說的是在一八九六年二月二日，他第二次下去海洋深淵，這次是乘坐經過第一次經驗後所改良的儀器。後來發生什麼事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曉，他永遠不再回來。「大米更」號在他下水的地方不停打轉，找了他十三天，終歸失望。然後船回到里奧，打電報通知他的朋友。所以這件事就如此流傳至今，不過會不會有人作努力去證明有關深海底無可疑的奇異城市的故事真實性，還不能加以否定。

\* Kit Reed 著  
\* 栢嘉柵譯

葡

萄

藤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火中，在水裡，驕傲地，好幾個世紀了，巴斯金家族都在照料着那株葡萄藤。沒人能夠很正確的曉得這藤有多大的年紀了，也不曉得是誰先把它栽種好了來使巴斯金家族照料它。當最早的居民來到這山谷裡頭時，它就已經存在了。至於是誰造了這龐大的溫室來容納它，或是誰吩咐了那些個卡車每個秋季到來載走那些葡萄，也沒人知曉。

巴斯金家本身也沒人知道；然則他們就開始就照料這葡萄藤，修剪枝葉，收割葡萄；天早時依舊替它澆水，天荒也照樣給它施肥。在它枝蔭下的小木屋中，他們一家就住下來了，把他們的時間都花在它身上；長期在溫室內忍受着熱氣，使得他們背也彎了，皮膚也軟弱蒼白。當他們逝世後就葬在這龐大溫室前的一塊家族地，沒有裹壽衣，也不用棺木，就直接的葬在土裡，好繼續滋潤着葡萄藤。巴家中只有長子才結婚，通常都到山谷外物色新娘子，如此才能找到不知內情的女孩子來替他們養照料葡萄藤的孩子。雖然沒有証據，却有人謠傳巴家每年舉行四次滴血的儀式，把土地從最基層處滋潤。

雖是裹在多面的玻璃牆內，這葡萄藤的陰影還是籠罩着整個山谷，即使在最良好的狀況下，菓農知道他們收成的菓實都比不上掛在溫室裡頭一串串的葡萄。當霜降得太早，或是早天把土地乾裂了，他們就歸咎於這株葡萄藤。對它，他們是又愛又恨的。夏季及春季，從山谷最角落處的人都來了，推肘接踵的往龐大的溫室處走去，靜靜的排着隊，依着順序進去看。再過些時候，連山谷外的人都慕名而來了。

溫室外寸草不生，周圍百碼之處土地貧瘠乾燥。訪客從微鼓的單一小徑走來時，還可以感覺到他們腳底下既強又大的根網展開。在他們面前的，是幽暗的溫室，每一面玻璃都填滿了奪框欲出的葉子和肥大誘人的菓實，到達門口時他們就把一枚銅板繳給最年幼的巴家女

兒，通過旋轉門，在欄杆前伸長着脖子，觀看張牙舞爪的籐身。順延着籐身，把視線一直拉到籐腳，小心依依的翻動着支撐籐身的泥土，大家都拒絕接受它竟有二十尺長直徑這個事實。地面交叉着一連串的木板小道，巴家的人就在這上面用剪子，鋤頭來敲鬆泥土，當葡萄籐的某些枝極從籐身移動下垂時，就用細皮帶綁好。葡萄籐主身在頭頂上蔓延，枝極糾纏着，都快要被那些個婉動曲折的巨大籐蔓捲髮淹沒了。整個的溫室都充斥着這單一的蔓籐所繁殖出來的枝極和菓實，甚至訪客都可以站在巴家木房子左側的洋台上，觀看成碼成碼的空間，交錯着木板道，被多葉的綠蔭籠罩。成串相同無瑕疵的葡萄就自這綠蔭下掛着，若竭力從這片綠色的陰鬱中仔細觀看的話，就可以看見巴家的人匆匆地在板道上往來走着，穿着三富禮棉布襯衫，像一群蒼白，飄忽的幽靈。有人說巴家人的生氣都被葡萄籐吸去了；也有人說巴家的人自這株蔓籐得到生命。無論如何，訪客可以自他們的行動中，感覺到一種匆促，一種可怕的逼迫感，而在下一刻他就要抓緊喉頭，像葡萄籐恐嚇他似的，把他要呼吸的空氣都洩去了，所以他才匆忙的轉身就走，逃到陽光下，難得注意到擠在欄杆前的人們。

雖然是如此被嚇着了，訪客還是會重遊舊地。在另一個季節，在他遠方的家中，當他閉上眼睛，就會再度看見那令人懷念的景象。像是什麼東西吸引他似的，於是他又回來了，可能還帶着新娘子，或是頭胎的孩子，說道：「我不是試着告訴過你了嗎？但這葡萄籐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於是來到山谷中的訪客愈來愈多了，慢慢的就需要造新路和吃飯的地方，因為其中又有些是從遠路來的，就須要找個地方休息才行，山谷裡的人就蓋起旅店。漸漸地菓農就減少他們的農產量，甚或不務正業，把錢投資在餐廳與旅店上。突地電影院到處都是；有人蓋了一個觀看溫室的平台，上面置了些紫色的陽傘，又置了些浴池；又有人製了小小的珠寶葡萄串子賣給訪客；甚至有人用瓶子裝了酒，說是釀自那株葡萄籐產的菓實。於是山谷裡頭的人都光鮮富有起來了。雖然他們還是生活在葡萄籐的陰影下，却都不再咒詛它了。人們轉而望着蒼穹，說道：「希望會下雨，葡萄籐需要水了。」或是：「如果降冰雹的話，我希望不會打破玻璃，傷到了葡萄籐。」最後人們完全放棄耕種，從那時起，他們就依賴絡繹不斷的訪客討生活。

查爾斯·巴斯金就是在這繁榮的時候誕生的。山谷裡的人不再迴避巴家的人，他們轉而

說道：「府上還是那麼忙嗎？」或是拍拍查爾斯的肩膀，說道：「嗨，查理，葡萄藤還好吧？」

他漫不經心地回答道：「好得很。」因為他快是二十歲的人了，而且是長子，是要找伴兒的時候了。從前，這是相當麻煩的事——以前巴家去求親的人須要駕着小車子或大馬車，翻過山頭，直到他來到一個沒人聽過怪藤的地方。

查爾斯的母親就是從這麼一個地方來的，她來的時候眼珠子被愛情迷濛着，耳邊盡是她丈夫的甜言蜜語，直到她到了溫室，才曉得她下半輩子要花在照料葡萄藤上。整個童年查理看着他的母親愁眉苦臉的，每個晚上都聽她講有關山谷外生活的故事。但自他出生以來短短的二十年，山谷裡的生活氣氛調調，並無變化。他的外祖父母來訪時並無異議，反而高興得很，市長帶他們進來時躊躇滿意的樣子，老頭子與老太婆欣賞着溫室，對着木屋讚歎不已，甚至拍拍藤身。直到他們走時他母親還抗議着，但他們只說：「親愛的，妳一定滿意極了。」

查爾斯自付道：「這當然了。」因為那些日子葡萄藤帶來了繁榮，看過的人雖然驚訝不已，却都很關切，說道：「多加些食料。」或是：「別讓它發生任何不測的事啊！」

於是查爾斯成年時，山谷中任何女孩子都願意嫁到這照料葡萄藤的家中去。有好幾個女孩子還刻意去吸引他。但他一直都鍾意着邁姐。費利蒙，她的父親就在山上經營享樂殿。

在夕陽下，他倆看着太陽的餘輝在下面溫室的屋頂閃爍，查爾斯道：「到山谷裡來吧，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不知道，」邁姐從他肩上望過去，看着燦爛的玻璃屋頂：「那個地方使我感到恐懼。」

「胡說，」她父親說道，其實他是不應該聽她們談話的：「還是得要有有人照顧那葡萄藤。」

「不錯，」查爾斯說道。忽地心中一陣閃搖凝住了他，也可能是一個預感：「我愛妳，邁姐。我會照顧妳的。」他依附着她，想着若是他們結婚了，一切就好了。

「邁姐……」

「子巴。」

婚後他們到海上旅遊去了，到溫室生活前他們有幾天的自由，回來時他們的皮膚都曬黑了，看來健康得很，查爾斯帶着她經過走道上等着看葡萄籐的人群。

有一些自覺地，他抱起邁如，走過階梯，「看，」他說道，一面把她放在陽台上：「我們回來了。」

她把頭埋在他脖子下，說道：「是的，我們回來了。」

當他們擁抱的時候他有些不自在，發覺溫室內光綫的顏色改變了些，氣氛也有那麼一點不對勁。這氣氛是比較凝重的，甚而有些混亂的意味。他感到混擾，拉着邁如的手，匆匆的走進屋子。

家人都圍坐在客廳中：父親、母親、莎莉和蘇。他們把工作服都換下來了，母親和其他的女孩子穿着紫色的盛裝；父親穿上他的琥珀色襯衫。他們擠在新人的四周，而在一兩分鐘後查爾斯才發現少了些什麼似的。

「公公呢？」

他母親含糊其詞的說道：「已經去了。」

「那兒？」

父親搖着他的腦袋：「他去世了，某些力量把他攫走了。」

蘇冷靜地說道：「也該是時候了。」

他母親爲了不使氣氛太難受，急促的說道：「我把他的房間改成了間可愛的寢室，這樣你就有一間自個兒的住所了。」

外頭響起了像是整株葡萄籐都搖動的聲音。邁如整個人都縮向查爾斯，他把她擁着，說道：「好，好得很，實在太好了。」

邁如喃喃地說道：「噢，查理，查理，帶我離開這兒。」

他躊躇着。

全家人眼都紅了，他們在等着。

他點點頭，拖着邁如，說道：「親愛的，來吧。」在梯階上他輕聲說道：「信任我，信任這葡萄籐。」

於是他們就上樓去了。外面傳來了聲音，像是一陣重重的嘆息。

查爾斯好早就起床了，但家人都已經在幹活。莎莉在旋轉門收錢，蘇蹲伏在木板道上，心不在焉的在除莠草。在溫室遠方的一頭，他的母親在梯上綁着籐簾。查爾斯向她走去。

「媽，有些改變了。」

她皺着眉頭，看看她所打的繩結，也不去理會他。

正午他們返回房子去時，邁姐已經振作起來了，她在廚房裡，頭髮綁在腦後，而且還吹着口哨呢！說道：「我做好派餅了。」

午餐時大家吃得很愉快，莎莉一直談論着她所看到的男孩：他經過旋轉門兩次，却從不挪移到欄杆去擠，他繳錢只是要和她談談而已。母親微笑着，向邁姐提供許多不管用的家事點子。父親顯得有些蒼白，一付心不在焉的樣子。

「那派餅，」邁姐突然插嘴。

大家不禁愕然：「葡萄子！」

眾人與她談完後，查爾斯帶她到房裡，嘗試着安慰她：「請妳不要再哭了，達令，妳只是一時無知吧了。」

「我只是想……」

「我曉得，不過妳却傷害了葡萄籐，我們絕不能傷害它的。」

那天傍晚巴斯金在溫室裡多花了一小時，是爲了想補救新娘子割下葡萄的原因吧！他沿着外圍的走道，除草，鋤泥。太陽下山前那個奇異，寂靜的時刻，他看到了他的父親，躺在近外牆的地面，緊靠着泥土，像進行神秘的聖餐儀式。查爾斯喊他的時候，他一動不動的。

查爾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拖回走道上，說道：「爸，你怎麼能夠這樣扒在泥土呢？」

老人看看他，難過的說道：「我……得如此。」

「爲什麼，爸？爲什麼呢？」

「你不會明白的。」

「爸，你沒事吧？」

老人惱怒的推開他的手，說道：「來吧，是澆水的時候了。」

最後一個訪客離去了，於是他們旋開了灑水器的塞子。晚餐就在柔和的水聲中吃了。那天晚上查爾斯和邁如緊靠着躺，不停的人造雨聲把他們催眠了。

他的父親和往常不再一樣了，在兩個月之內他就與世長辭。一種神秘的力量摧殘了他，在衆人眼前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去世後，葡萄藤更形茂盛了，枝極結菓累累，伸展着，蔓延着，直到查爾斯担心即使是如此大的溫室也不再能夠容納得下它了。他非常賣力的工作，又修枝又剪葉的，希望能夠節制它的生長，而他愈賣力工作却愈顯得力不從心了。他的母親和妹妹們像是受到傳染似的，吃力的拖着她們的身子工作，在他眼前漸漸的消失。

只有邁如像是正常的，忙碌的生活着，一些也不用憂慮溫室或葡萄藤的事。她懷孕了，當他們夢想着往後的日子，誰也沒提到葡萄藤的事。

只有莎莉對快要出生的嬰孩感到不悅，嘮叨邁達，因為她不像其他的人一樣幫着幹活兒，雖然莎莉本身也愈來愈不把她自個兒的時間花在工作上面，她轉而扶着欄杆，跟那個男孩子談天說地。

「妳最好叫他別再到這兒來了。」一天晚上查爾斯告訴她。

「你管得着？我也要過自己的生活啊！」

他非常不滿的對莎莉說道：「妳所謂的生活就是照料蔓藤！」

第二天她就失去了踪跡，她把自個兒的衣服放在紙皮箱子裡，和那個男孩子私奔了。日後從一個遙遠的城市寄來一張明信片，也沒附上通訊處，寫道：「快逃開吧，免得來不及了。」

對這件事，蘇搖搖頭道：「她走了之後我們得更賣力工作了。」

「這沒用的，」他母親自一個角落處說道，因失望而顯得無精打彩的：「什麼都幫不了忙了。」

「別那麼說，」查爾斯嚴厲的說道：「我們得照顧這葡萄藤。」

邁如挺着懷孕多時的肚子，突然說道：「管他什麼葡萄藤的。」

孩子出生時查爾斯找不到他母親來幫忙，只好合着蘇親自接生。辦完後查爾斯跑到走道



上去，喊那老婦人，告訴她好消息。最後發現她整個人緊靠着泥土，就如以前他父親一樣，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她拉起來，同時幻覺到有些什麼東西折斷的聲音，他吃驚不已，連忙把她抱入屋內，放在床上。即使後來她好了些，也不再讓她離開房子。他和蘇繼續承擔工作，事實上也好如此了。後來他母親也去世了，就葬在家族地，好繼續滋養葡萄籐。

於是家裡就剩下四個人了：查爾斯和邁姐和孩子——和蘇，而蘇也在他們眼前萎去。然而要不是爲了那孩子，查爾斯會很失望，甚或逃到別地去了。如今孩子就是他的未來，他的希望：他將會長的堅強又碩壯，繼續巴家照料葡萄籐的傳統。

「我們快要有個女孩子了。」他高興的向邁姐說道。

在火堆的另一旁，蘇把手舉到唇上，手指不住的在臉上顫動。他們還來不及阻止她就讓她給跑溜了。當查爾斯走到門廊的時候，聽到了她那急促，快速的腳步聲。但天已黑了，巨籐在咆哮着，他打了個顫抖，急忙回到屋裡去。

他們再沒見到蘇，邁姐只好把嬰孩放在屋內的圍欄裡，好到外頭來幫助查爾斯照料葡萄籐。她做得又快又好，在這裡生了孩子後，她竟奇怪的不再介意在溫室內生活，就如其他曾經在此幹活的人一樣。她和查爾斯都幹得很好，但他發現她開始變了。他有時會發現她在板道的盡頭，臉頰緊靠着外牆，就在這時候查爾斯發現了蘇的骨骸，吊在一個綠色的繭內，他連忙取了下來，匆匆的埋了，免得讓邁姐看到。泥土竟是活的，到處都是蠕動的捲鬚，他警覺地往後一跳。

「我們得走了，」他咬着下唇道：「我要帶着她和孩子一道離開這兒。」

然而一切都太遲了。結果找到她時，她正躺在木屋門口的地上，也沒回答他急促的叫喊。當他把她拉起來的時候，她微笑着，盲了，却還是那麼地親切。她靠到泥土的皮膚，生出斷脈的斑痕。他把她捧起奔到外面去，却在外面的路旁倒下。警察把他們帶到醫院去時，查爾斯打了個電話給邁姐的父親。

「費利門先生，當我們痊癒後，我和邁姐就要離開這兒了。」

「你會好轉的，」費利門談道，根本不理會他說的話：「我留在這兒照顧邁達。你最好回去照料那葡萄籐吧。」

既然無事可做，他就回去了。腦子裡却充滿了計劃，當邁姐好多後，他就帶着她和孩子，必要的話還要偷取一輛車子，然後駕到安全的地方去。

「她去世了，」她的父親流着眼淚，在旋轉門邊哭着說。

「那葡萄藤殺了她了。」巴斯金瘋狂的說道。

老頭子安慰他：「你看，收割的時候到了，你明白訪客是多麼的喜歡……」

「但我得……」

「爲了邁姐你得繼續努力。爲了這山谷，我們都要依靠你啊！」

沒等到他抗議老頭子就塞一把耙子到他手裡去。一個工人正安裝着自動旋轉門。

「你知道嗎？」費利門說：「我們要豎立一個『不准參觀』的牌子，好讓你有時間哀悼。」

「但根本……」巴斯金一面走向溫室一面說道：「沒時間哀悼。時間都要用來照料葡萄藤。」

他所有醒着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孩子就關在門廊前的圍欄內，惟有如此才方便看顧。昨晚發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他的過錯。他聽到什麼折斷的聲音和低沉的呻吟，就馬上跑過去看個究竟。當他正要轉身過去房子那邊看他的孩子時，一根長滿葉子的籐梗掉了下來，拉着他的肩膀，像是說道：「你聽着。」

他很不耐煩的掙扎出來，真是愈來愈恐怖了，他開始狂奔起來。

他不可能及時趕到房子去的，任誰也沒有那個能耐。孩子可能是爬了出來，也可能是被誰舉了出來，他正在泥沁裡耍玩着，巴斯金嘶喊着，喉頭也裂了，孩子來不及聽見或反應，籐根就從土裡橫掃了出來，把孩子從脖子捲起，拖進土裡去了。

他幻覺聽到了從天際來的呼嘯。

他「叭」的就倒在地上，瘋狂的抓挖着，連孩子的影子都沒有，也沒有帽子或搖嘎器，或骨骼。在痛苦和憤怒中，巴斯金挖得很深，把根也砍了，土地也翻了。而這泥土竟像有生命似的，與他搏鬥起來，他險些脫身不了。

他退到門廊去，猛喘着。他到房子裡去把紙張，木棍和碎布都拿出來了。沿着板道，走

到巨大的籐身，在其下堆起了燃料，把所有的煤油都傾了下去，又引起了火。

查爾斯·巴斯金向怪籐宣戰了！

他得往後跳動來躲開熱氣，咒罵着，想是一切很快就要過去了。但他却看見灑水器開關旋了開來，可能是被怪籐的觸鬚扳開的。當烟霧消失後，他發現到籐身只損毀了那麼一些，火滅後，它竟從內部灌漑自己，用汁液來沖洗傷口。

於是巴斯金又利用鍊鋸；但他鋸不了多少那怪籐却從它的枝枝桠桠掉下無數的捲鬚，這些捲鬚又生了根。新生的捲鬚把他的鍊鋸奪了過去，轉而攻擊他；他只好胡亂的砍了一陣，大失所望的逃離溫室。他又想把一大桶的鹼水注在土裡去，但他尚未靠近時溫室外的籐根又從土裡湧了出來，捲去了桶子，又去追趕巴斯金。他甚至想到要攻擊籐身，但溫室內長滿了蔓籐，寸步難行。這怪物把它自己用層層的圈圈和纖維鞭子包圍起來，他無論如何傷害不了它，恐怕反會先被它噬去了。

他情急之下想到了最後一個計劃：他若不能毀去這怪物，就只好破壞溫室，如此一來，降霜時它就會完蛋了。

他只打碎了三片玻璃，這憤怒的怪物就揮動着籐鬚來捕抓他。當第一輛卡車從地平綫上駛過來時，他只能軟弱的招架了。他們是從鎮上過來查看的。

「感謝老天，」他對他的第一個救命恩人說：「噢，感謝老天。」  
那人從綠叢中睇視他，問道：「是怎麼啦？」

「我們得把它殺掉。」巴斯金說道，自付着：現在他們可看到了，他一定會看到的。  
「我們未被殺害之前一定要把它幹掉。」

「他竟想傷害這籐，」那人對站在後面的人說：「看來我們剛好趕到。」  
巴斯金不禁倒抽了一口氣，還是迷惘得很：「剛好趕到？」

他們往後退，讓那怪籐完成它所做的事。接着他們當場抽籤，選出一個新的管理員。這位幸運兒託一位朋友回到鎮上，去通知他的妻子，然後走向前去，開了溫室的雙門，當他往前走的時候，怪籐就把捲鬚收回，把它們整齊的捲在身上。這位新的管理員只感到那麼一些的不自在，輕聲的向暗中說道：「你沒事吧？」

# 太空別墅

(譯者註：尼哥拉·索是當代最佳的南斯拉夫詩人。他生於一九〇四年。本詩「太空詩」裏。此詩中譯乃根據布魯沙與奧登的英譯譯成。原刊英國「文滙」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

Nikola Sop 著 \* Branko Brusar & W.H. Auden 英譯

## Cottages in Space

梅淑貞譯

(一)  
各人在藍天上旋轉；  
時而靠攏，時而分散，  
偶然相碰，隨風飄盪。

當他們接觸，便像搖動硬果殼般響，  
當窗口碰在一起，兩張隔窗的臉孔便貼上。

吻，親密的擁抱，都是一瞬間；  
然後說再見，  
待兜了一個世代的圈子，  
才再相見。

(二)  
從太空別墅窗口俯瞰  
令人屏住聲息的無底深淵。

打開你的門，從門檻  
旋轉經太空，  
下降至另一座別墅。

你不會留下脚印，也不會有痕跡。

去，去，  
靠近些，絆倒，搖搖擺擺：  
飛向鄰居的懷抱。

欣喜中互把對方扔入太空。

(三)

居住太空，  
一切仍在移動，  
角對角，  
互相撞碰。

沒有牆壁，  
我們要把紀念品，  
我們從地球帶來的心愛圖畫，  
掛在哪裏？

開啓衣箱時要小心翼翼，  
慢慢提起箱蓋，  
否則全部東西都會飛掉；  
我們世俗的小物件在這裏已屬過時。

現在需要的是其他本質的東西，  
不同重點的，  
無重的，非擁有的，和諧的，  
不會遺失的東西。

(四)

多麼高興啊，這第一次盛宴，  
各種事物，悄悄各就各位，  
逐漸習慣這新秩序。

但是賓客們仍未抵步。  
是不是在新環境迷了路，  
是不是仍站不住腳，起不了步，

是不是太空看起來仍像深淵？

從窗口注視，聆聽，  
飛成圓圈的東西。

(五)

一切都準備好，等待賓客抵步

幼線把盤子綁在桌上，  
食物綁在盤子上，  
才不會讓它飛掉，  
因為一切都輕飄飄，像長了翅膀，  
多風又湛藍，如羽毛。

可是那些賓客們，他們去了何處？  
他們的輕巧把他們帶去哪裏？

扶椅，繫在新的空間，團團圍住桌子，  
等着受邀的賓客扶住，  
不然輕飄飄會一把將他們搶走。

(六)

這裏的一切都失去重量，  
所以你要綁住否則會飛掉，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隻有翅膀的鳥，  
任由它在籠中展翅。

多麼奇妙啊，當他受感動時，  
舉杯所說的語言，  
我們仍記得那麼清楚的聲音。

他會哭，不過眼淚不會掉下，  
不會滑下雙頰。

反而閃爍發亮，  
像一串淚珠項鍊，以一根隱形的線串成，  
飄舞於空中。

(七)

我一直忘記一切都是無重量的。

我打開窗，突然間，  
我的一切東西像鳥般飛入太空，  
遠遠的，我跟着它們飛去。

我們發覺很難整理房中的東西  
在這個新的無重秩序裏。

還要等多久我們才習慣  
它們是另一種本質，另一個重心點，  
在和諧中不會失落的東西？

(八)

別再犯錯了，我的客人，  
舊的事物關係已不適用，  
擁有權已變得模糊。

當你習慣了這新的重心，你會很輕鬆，  
你將睡得安寧。  
在海灣與深淵上。  
你們都會長壽，我的第一批客人，在這新

空間裏，  
永遠懷念舊的現實。

致命的是地心吸力：  
它將物件落入人類手中  
變成了他們的擁有物。  
從地心吸力引致擁有權，佔有的慾望於焉  
產生。

但在此處，它們屬於所有人  
每樣東西很平靜不受限制地旋轉，  
看起來都像屬於每一個人；  
它不屬於狹隘的空間，  
也不列在物主的物件單上。

(九)

是的，擁有權是因地心吸力而起。  
地心吸力限制馴服了物件：關在籠裏，  
愉快的爲人服務，喜歡稱它們爲他自己的，  
不管在何處，屋裏屋外，或屋頂上。

到了夜晚，服侍了一天，  
它們睡在自己的陰影下：  
所作的夢全是烟霧。

噢，突然獲得解放，  
還回自我，  
自由，流動，輕鬆  
烟霧在上面。

(十)

這一陣，我的客人，你們聚集在此，和諧地搖擺，以新的重心，準備碰杯；不會碎也不會裂。

多麼令人興奮啊，看到傾瀉出的酒像一片彤雲般飄。

我們驚異地盯住這奇觀，忘了是那不知名的力量，使它飄浮。

(十一)

好啦，我的客人，我們已碰杯，祝各位健康。

不過請不要說話。請肅靜。我聽到某處有滴答滴答的聲音。

好像是某人的袋裏，有一隻俗世的錶在滴答。

某人在藏着隻手錶，

某人仍以過時的方法測量時間。

不管他是誰，這件玩意對他又有什麼用處？

無須再依賴它起床或工作，也不再隨它的意思而睡眠；當我們在太空裏停泊以後。

(十二)

讓我們來看看這件玩意。

據說，時間流入那個小盒子，那塊小小的圓臉玻璃，已預先記錄下鐘秒。

但不：時間不一定跟隨錶針而走；不，是裏面的彈簧扯動錶針。時間或是停頓或衝過手錶，或帶走，毀壞，復新。

那隻敲擊的鐘擺，或者，那隻塵世的壁櫥掛鐘內的杜鵑，又有何用？

(十三)

在壁櫥內一切都已變形。沒有人想到，我們從前稱為蟲洞的其實是新溪水的床。

在裏面磨損正秘密進行，不是一個陳舊內部所呵出的乾燥呼氣，像一座古老圖書館，進門時，看着蛀蟲在舊的灰色信箋所造成的破壞，翻向過去，呼吸屏住，恐怕一切會碎我粉末。

(十四)

不，這不是陳舊內部所呵出的乾燥呼氣，這是變形。

舊壁櫥爆裂，

因容納太多新的呼吸物件而滿溢；  
鎖匙因內部壓力  
而彈出。

壁櫥裏有一隻鐘，  
絕望地叫着舊的時光，  
當新的東西從它飛出，  
陌生的物體帶着迷惑的邊緣。

這個的作用，那個的名字，  
還得多多學習。

(十五)

你必須截停每樣東西問取它的名字，  
緊緊擁抱住聆聽  
它陌生的脈跳，  
或者，以孩童般的好奇，  
將它翻轉，撬開它，凝視裏面  
知道它隱藏的秘密，  
凡在裏面的，都負有新的任務，  
搖搖它就會聽到叮玲聲。

(十六)

看，我的意外來客，我看到什麼？  
你們當中有人想以俗世的姿態在這裏睡覺；  
他在點頭。  
他一定是那個  
袋中藏了隻塵世手錶的人。  
你看他，他一下子便睡着了：

某些午夜小時一定會互相爭奪他。

靜靜聽。他還在講廢話。多奇怪啊！  
這個遲來者怎會抵達太空？

在費頓\*的戰車上，妳向我低語，  
妳，就是那個在我右邊旋轉的少女。

(十七)

是，一定是那樣。  
那個不請自來的客人乘費頓的戰車而來，  
他一定是在某個角落找到的，  
雖然破碎，但仍有翅膀。

他坐上去一飛冲天，  
帶着他所有舊物，塵世的傢具。

失去重量，形態及所有物，  
他估計會旋轉，會平衡下來。

小聲點。看睡眠者開始旋轉：新的和諧感  
逐漸與他融洽相處。

噓，噓。靜悄悄地收拾起他的東西，  
連他一起放進戰車裏。

送他一頭撞入地球，入地府。

\*費頓：希臘神話史太陽神赫利奧斯的兒子，有一天未得父親許可駕駛馬車，因駕駛得不好，天地起了大火，結果被天神宙斯用電光打死。



# 米特拉談科幻小說

著名的孟加拉科學幻想小說家、論文家、詩人、劇作家及小說家布雷門德拉·米特拉 (Premendra Mitra) 說，科學幻想小說曾經被認為是一種滿足我們對奇迹的渴望的童話故事。米特拉說，對科學一知半解的作者胡思亂想，結果寫出一些不倫不類，荒唐絕妙的作品來。

米特拉說：「真正的科學幻想小說，早已擺脫西方和印度這種粗製濫造的寫作手法。科學幻想小說作者現在嘗試猜想科學前面的事物。他們掌握了對某種問題的知識，試圖預料問題的出現，和提出解決的辦法。他們預言人類將來可能面對的環境。」

米特拉補充說：「科學幻想小說已經對人類的進步作出了貢獻。Jules Verne 的『海底萬哩探險記』(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不但對未來潛水艇的構造提出概念，而且也提供了一些科學計算法。」

米特拉舉出另一個例子時說，在本世紀就要揭開之前，威爾斯 (H. G. Wells) 寫了一篇故事，描述現代陸軍坦克的原型。這個概念最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後來成爲今天的坦克主要部份的履帶輪 (caterpillar wheel)。結果，威爾斯的構想居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了事實。

米特拉說：「西方對印度的科學幻想小說寫作，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他談起了他早期的作品。他說：「我廿二歲那年，寫了一則短篇小說，叫做『螞蟻記』。那是我的第一篇科學幻想小說，我想那也是孟加拉的第一篇真正的科學幻想小說。這個故事敘述未來一千年出現的一個複雜的螞蟻文明，以及人類在這個文明中力求生存的悲慘鬥爭」。

在廿年代末期，米特拉是孟加拉一位多產的科學幻想小說家。到目前爲止，他已著作了四十多部兒童故事書，其中大部份可以稱爲科學幻想小說。他筆下的其中一位科學幻想小說主人翁卡納達特別受人

歡迎。米特拉說：「卡納達是講幻想故事的人。不過他的故事往往有科學根據。我嘗試把它們寫得盡量真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七、八年，米特拉就在著作裏想像到火箭炸彈。在他的小說「金星漫遊」(Sukrey Jara Gijechilo)裏，火箭擁進太空船，轟炸大炮所射不到的目標。

米特拉的「火山島」(Maydanaber Dwip)帶有死亡的陰影。此篇小說描寫一羣憤世的科學家如何在一個火山島上，利用地球的地熱能來製造一支令人害怕的機械人軍隊，試圖奴役全人類。幸好，這些科學家的不軌企圖最後失敗了，使人類倖免了一場浩劫。

在「海底五年」(Paraley Panch Bachhar)裏，米特拉敘述一個漸漸沉入大海的島上，兩族人之間的鬥爭。他的小說「第十二個曼奴」(Mamu Dwadash)則構想了人類在遙遠將來——世界給核子大戰洗劫之後——的處境。到時祇剩下三個小部落民族，然而他們也面對滅亡，因為他們中了輻射，失去了所有生育的機能。沒有小孩子誕生。作者以精湛的寫作技巧，處理了在這種啓示性形勢中的科學與哲理問題。

米特拉說道：「假如赫胥利的『美麗的新世界』可以被看作一部科學幻想小說——它其實就是一部優秀的科學幻想小說——的話，我的『第十二個曼奴』也可以沾沾這個榮銜的光罷！」

談及他在科學幻想小說創作上的同行，米特拉說，孟加拉有不少優秀的科學幻想小說新人。他提到了Adish Bardhan和Samarjit Kar。他對其他地方語文的科學幻想小說知道得不多。

米特拉的一些小說曾贏得「沙勒紀念獎」。他的詩集「從海上歸來」得到「沙希雅學術獎」和「拉賓德拉獎」。除此以外，他曾導演過幾部孟加拉語電影，率領印度代表團參加比利時的世界詩人節，以及應美國政府邀請，遊歷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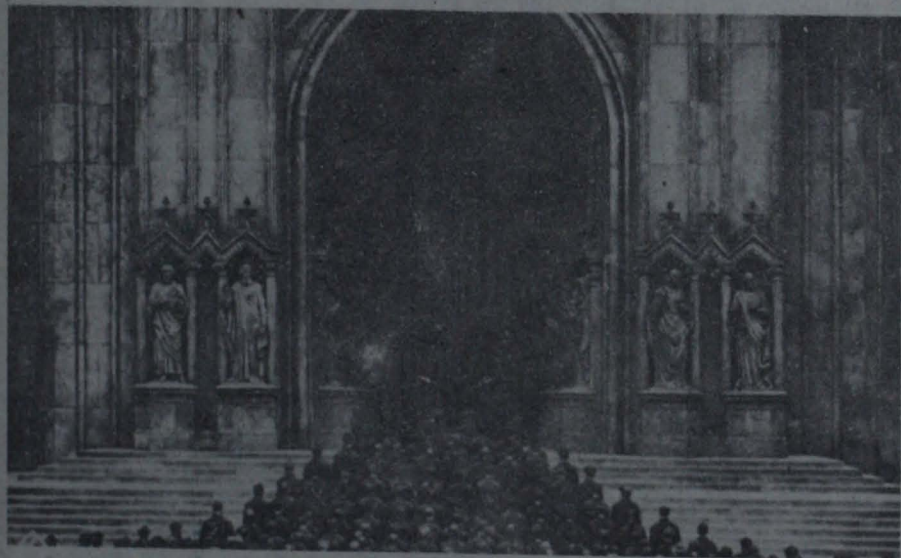
---

# 科 幻 片 譚

---

\*公羽介

---



\*「大都會」是「表現主義」的代表作

不論科幻小說或電影，皆非個人所偏好，而且個人對機械之物向有恐懼感，時常笨手笨腳，所以特別同情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裏之被機器，尤其是挨那台自動飲食機的苦楚，無地自容的一副尷尬慘狀，心有戚戚焉。另一位愛在觀眾面前大出自己的醜的「小丑王子」伍迪·艾倫，看來也同樣不會對科技之類有好感，因此才會假設一個人到醫院看病時，竟一不小心給送進了冷凍室，一冰一睡就是一百多年，醒在另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的世界裏，這個機器可以解決一切——甚至包括性慾的世界，讓他千瘡百孔的吃盡了苦頭，鬧盡了笑話。誰若不信，請看艾倫自編自導自演的『睡客』（*The Sleeper*）。

不然，活在現代，在半自傳體的『安妮·何』裏，也無法開好一輛汽車。去年讀到一篇他的新作『書中自有顏如玉』（原名忘了，本文刊於台灣『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景翔所譯），更爲妙絕，簡直開透天下書獃子（艾倫自己也是一個特大號的）的玩笑，文內出現的一個「時光機器」，只要有意者願去任一的書中烏有世界，機器絕對送佛送到西。起初，男主人翁一親包法利夫人（福樓拜同名小說的女主角）芳澤，幾不欲夢醒溫柔鄉，誰知隨後機器連連發生故障，使他漸陷水深火熱之況，先是不能自主的被迫把包法利夫人帶到現代來，製造了好些令他左右爲難哭笑不得的難題；最後一次，則更倒楣，一去不回，也不知將在那個洞天如何下場。本文想像力之豐富，嘆爲觀止。

科幻者，勉強下定義，或可解爲科學與幻想之混合物。電影與小說，基於表達媒體相異，電影除非大陣仗的利用電影技術，從器械，設備及景物等鉅細無遺的呈現並架構一個幻想但自足的社會背景，否則不易如小說般的稍爲三言兩語，便可由文字的歧義性及讀者的想像力等，將之勾繪出來。那麼，艾倫的科幻片也不過是小品了，他的片子裏幻想的成份遠遠超過科技的重要性。其實像艾倫這類的藝人，正

如早期的卓別林等巨匠，社會的背景怎麼更易，皆無法搶起一出場就在探射燈下的攝人光采。換句話說，一切的社會背景，不過是為主角的演出而設計鋪陳。當然更要心裏有數的是，歷來卓別林者流實在不多，今日的艾倫可能會是，梅爾·布祿士則可能性不高，無的放矢亂投笑彈，只有離「巨」更遠罷了。

也基於資金和技術，早期的科幻電影，不是淪為月球探險片，例如『月裏嫦娥』（*Woman in the Moon*）、『月球目的地』（*Destination Moon*）等片，就是後期的怪獸片（『狼面人』、『海怪出世』等），泰半難登大雅之堂。科幻片之中，真能稱得上劃時代的，恐怕非是史丹利·庫柏力克的『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無疑了。看過本片的，最難忘懷的主角之一該是那架超級電腦賀爾九千，從它的眼中，太空艙的太空人就像是子宮內孕育的孩子，它的故意製造意外謀害太空人，該是它忘記了機器人應有的地位？還是人類過份倚賴科技遺忘了人的身份？或是人類向來就忽視了器械的「本」性？在賀爾九千被解除使用能力時，漸弱的電腦喘息聲中，所引起的也不過是整片許多有待思考的部份問題而已。

本片改編自克拉奇的小說『最初和最後的人』，全片的整個段落，從猿人、人、電腦至超人的進化過程，不但預測和探討了人類潛在能力與人類未來所將面臨的各種問題，也同時旁及了外太空的超人智慧的存在問題。映象方面，工作人員的鼎力合作加上庫柏力克的驚人才華，已告訴了觀眾視覺藝術能夠克服理性的談話和概念文字的缺陷，而代之以情感的真實，刺激觀眾的反應。佳例之一，即是第一個段落，水畔的猿人慢動作的把骨頭往頭上的天空拋去，鏡頭一轉，接上正在太空中緩慢飛行的太空船，背景音樂是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完完全全發揮了映象才能散發迥盡的無語言宜的獨特魅力。

『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是庫柏力克緊接『太

空漫遊』之後，再拍的一部科幻片力作。本片取材於英國小說家安東尼·柏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同名小說，庫柏力克透過本片，敘述不久的將來，倫敦的一名惡棍由於胡作非為，被判入獄，獄中被強迫接受一種特別的精神治療，康復後，變成一位順民，卻也同時喪失了屬於他自己的某些特質，庫柏力克正面攻擊了缺乏思考，不求進步的保守主義，認為滿足現狀和保持現狀的人生態度，在物質文明愈佔上風的未來，又有可能加速片中夢魘的到來。

上述兩部片子，若與去年掀起科幻片風潮，且已成爲目前世界上最爲賣座的片子的『星際大戰』相提並論，後者則馬上淪爲孩童的棒棒糖。而與『太空漫遊』有同一特技效果設計師道格拉斯·傅波（Douglas Trumbull）的『第三類接觸』，特技成就固然驚人，全片最大的突破則該是一反科幻片地球人與外太空來物，彼此仇視與恐懼的心理，已達到一個融解點。片末出現的孩童般親切的異客，跟地球人作第三類接觸時，皆處在一片祥和的宗教氣氛裏，像在舉行一個神聖的慶典儀式。

其他的科幻片，像一九六八年由美國福斯出品，佛蘭克林·夏夫納執導的『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也別樹一格，借一則人類進入猿猴行星（實際上是地球）歷險的寓言，反諷了人類基於本身的狂妄，自取滅亡，委身作猿猴子民的悲哀。另外一部亦十分獨特的『誤墮塵網的人』，尼古拉斯·羅格導演、大衛·寶兒主演，片子不是極好，卻別具風味，張系國在隨筆集『天城之旅』中有篇提到科幻電影的文章，說這位天外來客具有遊子魂之意義，也是獨特的見解。

話今說古，回溯到默片時代，佛立茲·朗（Fritz Lang）的『大都會』（*Metropolis*），除了是「表現主義」輝煌時期的代表作，也應算是科幻片的始祖之一吧。這部拍於一九二六年的片子，在當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是太空的史詩「奧德賽」



「發條橘子」揭露現代物質文明的醜態



年拍攝時，花了將近兩百萬呔的膠卷，分別動用了臨時演員男的兩萬五千個（其中七千人剃光頭），女的一萬一千個，還有七百五十個兒童，聲勢浩大，至今仍教一些科幻片黯然失色。

說到內容，二〇〇一年時，一個瘋狂而專制的科學家，建造了一個地下科學城，鞭策着一大羣勞工爲其操作，後得一年青人引導起而造反，大鬧一場，不過最後的結局反而有些大而化之，拖個光明尾巴草草安排勞資雙方取得協調終告和解，但透過朗的生花妙筆，儘管經過時流的滌洗，另一部同屬表現主義的『加利葛里博士的密室』（*Cabinet of Dr. Caligari*，羅拔·韋尼 Robert Wiene 導演，拍於一九一九年）在今天看來也可能是歷史的意義更爲重要，『大』片的佈景及視覺感受，卻一樣的令人感覺神奇詭魅。最重要的自然是『大都』替科幻片開了一扇門，影響深遠。

與 Bevely Friend 的 *The Classroom in Orbit* (1974) 則是專為中學教師編寫的。此外近年又有一類書問世：簡史類大型精裝畫冊，但這些出版物強調的是科學小說美術而非科學小說文學。

在視聽方面，James Gunn 在美國堪薩斯大學製作了一套有關科學小說家的記錄短片集。視聽傳播是個仍待開發的領域，將來應見到可觀的發展。

大多數定期出版的讀友雜誌都有發表相當高水準（但有時參差不齊）的評論文字，但現在只有三份雜誌是把水準訂得臻於學術水準之高。其中最博識的一種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的 Darko Suvin 與 R.D. Mullen 合編的 *Science Fiction Studies*。另一種是美國 Ohio 州 Wooster 學院英文系出版的 *Extrapolation*，這份期刊也是 MLA 科學小說研討會的會訊。英國倫敦東北工藝學院的科學小說基金會編印的 *Foundation: The Review of Science Fiction* 則學術性評論與普通論析兼而有之。

這三種學報主要是在學術界、教師、作家與批評家之間流通。許多書館也有訂購。雖然它們在普通讀友界沒有多大吸引力，這些刊物的存在無疑可以繼續刺激對科學小說進行嚴肅的智性探討。

## 下期 預告

- \*張泛談詩樂
- \*洪泉的小說
- \*潘友來訪問宋子衡
- \*黑吉輯譯的三篇科幻書目



今日學術界對科學小說的研究必需大大依賴現有的許多詳細的目錄出版物。Everett Bleiler 的 *The Checklist of Fantastic Literature* (1948) 提供了早期相當齊備的目錄。後來問世可相提並論的目錄頗多，其中不少是專注於某個作家或某個題材。I.F. Clarke 的 *Tale of the Future* (1961 初版，1972 修訂) 這部附有註釋的目錄甚至回溯到十七世紀的作品，不幸在許多細節方面卻不見翔實。過去幾年間，一些小型出版社或專門書店編印了許多目錄與評論的廉價普及本小書，其中應特別提到的是美國的 *Mirage Press*，英國的 *Ferret Fantasy Ltd* 與澳洲的 *Norstrilia Press*。迹象顯示這些點滴問世但却至為有用的出版物今後仍將不斷出現。

在一般參考書方面，Robert Reginald 一九七〇年編印的 *Stella Nora* 彙錄了科學小說作家的生平與著作書目。Donald Tuck 的大部頭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只出版了第一卷，是作家錄的 A—L 部份。另一部類似的作品是 Brian Ash 的 *Who's Who in Science Fiction* (1976)。在諸家選集書目方面，Frederick Siemon 的 *Science Fiction Story Index* 收集了一九六八年或以前發表或出版的短篇作品的目錄。

此外尚有一些評論作品的目錄。一九七〇年 H.W. Hall 開始編印一套總題 *Science Fiction Book Review Index* 的索引叢書，到一九七五年且將它們合訂出版，另增刊一個總目。一九七二年 Thomas D. Clareson 出版其附有註釋的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而在同一年，Robert Briney 與 Edward Wood 甚至編印了一部附有註釋的目錄 *SF Bibliographies*。有許多有用的評論或書目方面的作品(通常是大學院校裡的學位論文)在普通書市上無從找到，但在諸如 *Science Fiction Foundation* 的學術機構圖書館中有度藏。

為某部分讀者編寫的入門書目前仍未斷市。前面已提到過 Brian Ash 的 *Faces of the Future*。L. Sprague de Camp 的 *Science Fiction Handbook* (一九七六年由作者與其妻修訂過) 和 Ben Bova 的 *Notes to a Science Fiction Writer* (1975) 則集中於為新作者們提供指南。L. David Allen 的 *Science Fiction Reader's Guide* 除讀書指導外也供給背景資料，而 Elizabeth Calkins 與 Barry McGhan 的 *Teaching Tomorrow* (1973)

一部是 Reginald Bretnor 較早期的 *Modern Science Fiction: It's Meaning and It's Future* (1953), 它提供了作家們形形色色的見解, 包括 Asimov 與 Boucher, de Camp 與 Philip Wylie。這位編者後來的評論專著有 *Science Fiction Today and Tomorrow* (1974) 與 *The Craft of Science Fiction* (1976)。一九七一年 Donald Wollheim 在 *The Universe Makers* 一書中, 根據他寫作與編輯科學小說多年的經驗, 提出了他獨樹一幟的見解。另一本雜誌論文修訂成的文集, 編輯 Robert W. Lowndes 的 *Three Faces of Science Fiction*, 也於一九七三年問世。這一年更值得一書的是 J.O. Bailey 的發展史終於被凌駕: Brian W. Aldiss 的 *Billion Year Spree* 出版了; 此書在對科學小說早期與中期的處理上頗闡發了許多警闢之見, 但在研討近期作家方面却不免失之草率, 這或許是受篇幅限制所致。此書可謂是介於學術角度與普及角度之間。

一九七五年 Brian Ash 出版了 *Faces of the Future*, 這部入門書主要是為具有理性人文觀點的讀書界而寫的, 同年 Brian W. Aldiss 與 Harry Harrison 合編了 *Hell's Cartographers*, 這本集子收錄了多位作家的自述文章, 看來它受歡迎的程度至今仍未稍減。James Gunn 的頗具權威性但嫌以偏蓋全的歷史 *Alternate Worlds* 也於同年問世, 它可說是 *Billion Year Spree* 不可少的姐妹作。一九七六年 David Kyle (此君所主持的 Gnome Press 一度會對科學小說單行本的出版貢獻不菲) 在 *A Pictorial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中提出了他個人的看法。

一九七〇年代中, 有更多高水準智識性與學術性的研究著作相繼出版。這類角度典型的例子是 Robert M. Philmus 所著的發展史概觀 *Into the Unknown* (1970)。Lois 與 Stephen Rose 夫婦的 *The Shattered Ring* (1970) 則以類似的角度探討了科學小說所表現的人類處境與人類精神志望的關係。Willis McNelly 的 *Science Fiction: The Academic Awakening* 則概述了學術界越見擴大的興趣。一九七四年, Martin Harry Greenberg, Patricia Warwick 等人開始編印一系列小說選集, 所收每篇作品均冠以一篇導言或批評文章。這些選集都是特別為教導某個題材或主題而編選的。David Ketterer 一九七四年出版的 *New Worlds for Old: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Science Fictio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除了提供概括的全面闡釋外, 也探討了某些特定的主題以及某些個別作家的作品。

行專題的批評研究，反映出了學術界對這個題材領域的持續的興趣；其中最傑出的當數 Mark Hillegas 的 *The Future as Nightmare: H.G. Wells and the Anti-Utopians* (1969)。晚近可以觀察到的一個趨勢是集中研究某個作家——或作嚴格批評，或作較不客觀的印象評述。

這個特殊形式最早的發展概觀是 J.O. Bailey 的 *Pilgrims through Space and Time*，此書直至最近仍被許多人視為是定義之作。一九五三年，Reginald Bretnor 編印一部從題材類分的文集 *Modern Science Fiction*，內收諸如 Issac Asimov 與 John W. Campbell 等人的文章，首次標榜出當時屬於「現代」的作家們的觀點。Damon Knight 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評論文集 *In Search of Wonder* 在問世時也頗具影響力。

在一九五六年之前，重要的評論專書都是科學小說界圈內人所作。一九五七年英國通俗天文學家 Patrick Moore 出版 *Science and Fiction* 時，這種趨勢才中斷。這本書對這個特殊形式的發展作了簡明的概述，同時也討論了有關各類題材。三年後另一位英國作家的著作在評論領域內豎立了一個新的水準標記。Kingsley Amis 的影響深遠的 *New Maps of Hell* 於一九六〇年問世。此書是根據作者於早一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學講義修訂而成，它所取的歷史景觀頗廣，且特別強調科學小說的社會作用——諷刺與警世。此書在科學小說界以外引起廣泛的評論界的注意，其重要性由此可見，雖則它內容的素質已為後來的著作所凌駕。在一九六〇年代，James Bliss 提供了他的銳利的批評意見，先後以筆名 William Atheling Jr. 出版了 *The Issue at Hand* (1964) 與 *More Issues at Hand* (1970)。這兩部文集是編彙雜誌評論文章而成，均以其建設性（甚至經常是嚴格）的觀點見稱。一九六八年，W.H.G. Armytage 的 *Yesterday's Tomorrows* 出版，這是最富學術性的發展史概觀之一，甚至回溯到神話以及普通文學作品中對未來的處理。

較 Armytage 的著作學術性較少的評論專書在一九六〇年以至一九七〇年代仍見繼續問世，包括 Sam Moskowitz 兩部論析個別作家的文集 *Explorers of the Infinite* (1963) 與 *Seekers of Tomorrow* (1966)，都是收集雜誌論文而成。Lloyd Arthur Eshbach 一九六四年編印的 *Of Worlds Beyond* 則選錄了 John W. Campbell, Robert A. Heinlein, John Taine, Jack Williamson 等人的文章，這類作家論文選集的較可注意的

# 科學小說的

## 評論與研究

\* 佚 名著 \* 蕪賴嬌譯

科學小說最早的研究工作絕大多數是由未經學術訓練的熱心讀友所作，他們編印了許多科學小說與幻想小說的書目以及雜誌索引，作為業餘出版物來流通。雖然這些大多數都是參差不齊或不甚可靠，它們的存在已足以誘發起對科學小說的嚴肅看待，同時為隨着而來的較專門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礎。那些比較詳細和考究的資料先是由半專業出版社印行，大規模的出版公司到較後時才對批評與史料發生興趣。儘管後來專業出版界的競爭越來越大，許多熱心讀友仍舊或個別或集體的在讀友雜誌或以單行本形式發表和出版索引，表目或其他資料，其中新英格蘭科學小說協會對雜誌引得的彙編致力尤勤。

在早期研究科學小說的專書中，有數種是較注重於研究這個特殊形式的先驅者，其中包括 Philip B. Grove 的 *The Imaginary Voyage in Prose Fiction* ( 1941 )，Marjorie Nicholson 的 *Voyages to the Moon* ( 1948 ) 與 Roger L. Green 的 *Into Other Worlds* ( 1957 )。I.F. Clarke 的 *Voices Prophesying War* ( 1966 ) 是迄今所見討論未來戰爭主題最具權威性的著作，此書也回溯到上個世紀的情形。有幾部著作對烏托邦文學進



風

訊

□編輯室

\*科學與幻想文學作品，是文學視野的另一個拓展。這個美麗或不美麗的新世界。在今後的文學主流中，勢必放射出更奪目的異彩。我們不嫌更費心神而出版這個專號，與其說肯定科學小說為嚴肅文學部類（實際上，世界上具有真知灼見的科幻作者何其多，他們早已以作品本身來證明這嚴肅文學部類的文學性與存在價值了，何須我們來肯定或否定？），毋寧說我們祇是本着蕉風編輯室一路來的宗旨做事：努力使讀者的接觸面更廣實更豐富。我們不願看到，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社會與世界，仍有人把自己侷限在閉塞的象牙塔內，拒絕探觸一切新的視界；這些人談文論藝動輒以「現實」「不現實」、「健康」「不健康」來概括，而科幻文學作品，也就難免被目為聳人聽聞的旁門左道了。

\*科幻文學顯然以「未來」與「幻想」來「載道」，一方面像傳統文學作品一樣揭露人性與反映社會，另一方面也提醒衆生，人類是不是一直在向前衝跑，而不知該停下來，想一想到底我們是要往何處去？

\*「往何處去」是不是個太早提出來的問題？我們處在一個科技與文藝上都屬於發展中的地方，建設目標是文藝的「現代化」與發展的「工業化」。正如科幻作者 Brian Aldiss 所說：“In your judgment, should there be a difference in SF published in a developed country as compared with an undeveloped country?”不過，祇要我們不是停滯不前，祇要我們是在向前走（沒有人願意落後與倒退），前瞻總是有益無害的。何況，今日人類所面對的種種浩劫與危機，已非地方性或區域性而是世界全民所面臨的難題了。

\*蕉風月刊由本期起改由柯式印刷，算是邁入另一個「時代」。本期的科幻文學專號由於篇幅所限，一些作品被迫（我們已略增篇幅了）留待下期發表，敬請作者與譯者原諒。同時我們更要求出版日期的延遲而向讀者鄭重道歉。

科幻文學作品  
專號



Folon / la vue / Viewing / Augen / serigraphie 1970

風月刊 313期 一九七九年三月號

ANAN CHAO FOON KDN 0135/79 \$1.00 senaskah

d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